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最後的任務

艾文・佛萊明原著
章福卿譯



第七號情報員的故事

最後的任務

艾文・佛萊明原著
章福卿譯



皇冠叢書第九七種

最後的任務

章福卿譯

本社出版

第七號情報員小說

金鎗人

最後的任務

松林客棧

復仇火箭



第七號

情報員的故事

最後的任務

艾文・佛萊明原著
章福卿譯
出　版：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電話：五三五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信箱）
印刷：國泰印書館
（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三巷一號）
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六七九號
定價：新臺幣拾元

第七號情報員

最後的任務

艾文・佛萊明 著　章福卿 譯

文艾·佛萊明以『第七號情報員』
為背景的小說，哄動全球，
據以改拍的電影
更是到處受到狂熱的歡迎。
本文原載 PLAYBOY 雜誌四、五、六月份
連載甫畢，作者於八月初與世長辭，
可說是他所最後發表的一部小說。
據近期『時代雜誌』統計，
本書單行本，已進入十大暢銷書之列。

『第七號情報員』——最後的任務

——IAN FLAMING著・章福卿譯

那個花名叫做『慄葉』的藝妓跪在麗德的身旁，輕彎柳腰，在麗德的右頰上聖潔地吻了一下。

『妳騙人，』麗德嚴重地說。『妳剛才說好了的：如果我贏了，妳最起碼要同我眞的親一下嘴！』

有一嘴烏黑長亮的牙齒、經常掛着一種愛憐的表情、和化粧得有似油漆粉刷的『鴇兒』，把這兩句話譯成日語後，小姊妹淘一聽都格格格格地笑起來，吵鬧着替慄葉打氣。慄葉羞得無地自容，趕緊把一雙柔荑遮掩住她的俏臉，但是她在手指縫中偷偷地覷着麗德的臉，似乎在瞄準她的目標，突然間她縱身向前在麗德嘴唇上滿滿地一吻，迅即脫離。這表示什麼？難道可算作自荐枕蓆？麗德想起他們要給他介紹一位『枕旁藝妓』。據行家說，這種藝妓的地位低下，因爲她們對於騷人墨客所愛好的琴棋書畫一無所知。但是她們有她們的好處，她們不像那些高雅的姐妹們那樣標榜淸白，而肯輕易地答允對客人作比較費力的服務。自然，這種服務須付以高價，並須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爲之。然而，對一個祇有低級趣味的『外人』而言，他既不懂高深的三十一音節日本短歌，更無論以對對子來表達他對富士山的崇高情操，也自然祇有在這種服務中來領略日本的妙處了。

被香吻引起的一陣掌聲迅即有禮貌地低弱下去。隔着一張朱漆小儿，坐在麗德正對面的一個日本人，有一副威嚴無比的面貌，他伸手抖落寬大的玄色浴衣袖子，挪動一下壯健如牛的身軀，取過放在煙灰碟旁的鄧希爾牌香煙咬嘴，把它銜在鑲有金牙齒的嘴裏，想起有話要說，又把它放回小儿上。日本秘密警察的頭子田中老虎忽然在皺紋滿佈的黃臉上裂嘴而笑：『你敢不敢跟我猜拳？我保證你贏不了我，麗德兄！』這種古怪的笑容麗德在過去的一月涓處中已經摸熟，那根本不是笑，充其量也祇能稱『皮笑肉不笑』而已。

麗德放縱地笑起來。『好罷，老虎，不過先得再倒點撒該（註：日本淸酒）來！不要再用這種狗皮倒灶的小酒杯了。我已經喝了五壺（註：非原裝的大玻璃瓶，乃飲用時盛酒的小瓷瓶）這種東西了。我認爲五瓶的效果才不過抵上一杯雙份馬蹄泥（註：杜松子與苦艾的混合酒）。要用西方的智慧來戰勝東方的玄妙，我至少再來一杯雙份馬蹄泥。你們是不是可以在那個放着明朝瓷器的橱櫃裏找一找看有沒有一個大一點的東西來當酒杯？』

『麗德兄，明朝是中國的朝代。你的酒量雖豪，但和你對瓷器方面的知識卻太不成比例。而且，你低估撒該也是不智的。我們日本人關於撒該有一個說法，大致的意思是：「人喝掉第一壺撒該，第二壺撒該喝掉第一壺，第三壺撒該喝掉人。」』田中老虎轉向慄葉，邊笑邊談，麗德判斷一定是在笑他的作風粗野和酒量驚人。跪在一旁的鴇兒吩咐了一聲，慄葉就鞠了一躬，急速曳步離去。老虎回過頭來。『麗德兄，你已經估了不少面子。日本人中祇有玩相撲的才有像你這樣海量，而且喝了面不改色。她說以你的酒量喝八壺是絕無問題的。』老虎壓低嗓子，神秘地加一句：『不過她也建議你不要貪酒，否則晚上你就非慄葉的對手了，嘻嘻。』

『請你告訴「夫人」（註：即鴇兒）我倒對她有胃口。老酒喝醉最好有深得其中三昧的成熟女人相陪才不致良宵虛度。』

這記豆腐吃得眞是厲害，鴇兒不禁嬌嗔起來，立刻用日本話嘰嘰咕咕說了

一大串。老虎聽了面有得色，趕緊譯出來。『麗德兄，這個女人嘴巴眞厲害，一點不饒人。她在你的名字上開玩笑，請你聽了不要生氣。她說她已經嫁了個和尙，她的棉被沒有「麗」大到可以再容納一個沒有道「德」的外國人。』

花酒已經吃了兩個鐘頭，麗德感覺下巴已經被敷衍的笑容折磨得酸痲不堪，藝妓的一套隔靴搔癢功夫和三絃的沉悶調子根本提不起他的勁；反而，他要拚命裝出其樂陶陶的樣子，眞是苦事。他知道他的虛僞做作逃不過老虎的銳利眼睛，這也可說是老虎對他客人的一種虐待狂了。杭廸生早就同他說過吃花酒有如一個外國人置身在日本幼稚園中，在如同園長的鴇兒嚴密注視下，使出混身解數來招待一班言語不通的小朋友。但是他也說過老虎請你上酒家吃飯就是給你一個大面子，你應受寵若驚而全力以赴。這頓飯吃得愉快，以後即無往不利；反之，以後就到處碰壁，根本談不到展開工作了。所以，你得好自爲之，有厚望焉。

爲此，他受了鴇兒的挖苦也仍舊興高采烈地鼓掌如儀。他對老虎說：『告訴這個老売子，她的腦筋眞快，』一面自慓葉的纖手中接過燙熱的撒該兩飲而盡，再來一壺又兩飲而盡。慓葉祇好又起身到後面取酒去了。麗德果敢性地把右拳放在小几上，作出一個誇張的挑戰神氣。『老虎，來罷！』

原來這是世界上三尺童子都會玩的剪刀剪紙頭、紙頭包石頭、石頭打剪刀的簡單玩意兒。握緊拳頭是石頭，伸展兩個指頭是剪刀，攤開手掌是紙頭。兩名對手先用握緊的拳頭同時在空中揚兩下，然後在下落的第三下中展示各人所選擇的法寶。如自己猜度對方會出剪刀，那就出石頭來剋它；如是石頭，就出紙頭，以此類推。通常是用三賽兩勝，五賽三勝等方式來決定勝負誰屬。

田中老虎把拳頭擱在小几上麗德拳頭的對面。兩陣對圓，雙方都在對手的眼神中探索，紙門之中一片靜寂，儼然是大戰之前的氣氛，此時才能聽到庭園中小溪的潺潺水聲。也許是這一片窒息性的靜寂，也許是田中老虎那張吃得下人的武士道面孔，從輕鬆的聲色徵逐突然蛻變爲兩雄相爭的決鬪場面，使麗德感覺他混身的皮膚霎那間起了一陣鷄皮疙瘩。他意識到這已不是一場小孩的遊戲。老虎在比賽之前就預言必勝，那輸了豈非有失面子？失多少面子？多到足以使幾星期中辛苦耕耘出來的一點友誼付之東流？面對他的是日本一個極有權力的人，以東方人的重視面子和尤其是日本人的小氣而言，他能在睪睢環視下輕易地在一名外國人的手下失掉他建立已久的尊嚴嗎？不久之前，杭廸生還再三叮囑他無論在他看來是如何不合時代和微不足道，他也得千萬尊重並保持東方的固有傳統。他祇提供麗德這一個原則，至於到底輕重何在，那豈是三句兩週得以解釋和體味出來的？眼前這個拳就是不容

易猜的一個最佳例子。他應該打勝這一仗以表示自己的能力呢？還是應該打輸這一仗以維持老虎的面子？而且以猜拳而言，存心打輸和存心打勝在難易上實無半點差別。再說，這樁童子之戲究竟是否如自己想像中那麼重要，其後果將對自己此次遠涉東瀛的重大任務產生決定性影響？麗德頗有進退維谷之感。

似有先見之明，田中老虎隨即爲他解除這項困難。他粗聲嘶笑幾聲，然後一本正經地說：『麗德兄，按照我們這裏的不成文規矩，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做東，你是我的貴賓，我應該讓你贏才合乎禮貌。因此，假使我碰得不巧而佔了你的上風，那是很失禮的事。我特地在此先向你告罪，務請海涵。』

麗德愉快地笑笑。『老虎閣下，我的想法是：若是不想擊敗對方，這種遊戲還有什麼玩頭？所以，你若是故意輸給我的話，我將引爲莫大的侮辱。如果你不見怪的話，我倒認爲你剛才說的話好像是一種激將法，頗有類似相撲家賽前駡陣的地方。我希望你用日本話告訴可愛的小姐們，我麗德現在別的不想，祇想在這個幼稚的遊戲中把閣下的尊鼻按倒在塵土中磨擦，藉此表示大不列顚，尤其是蘇格蘭的一部份，的確勝過日本，也好象徵我們的女皇勝過你們的天皇。』這幾句話說得豪氣十足，頗能逞一時之快，很難說不是撒該的後勁在作祟，可是麗德說完之後卻不免有點後悔起來。他們兩人間以東西文化的歧異作爲出發點來互開玩笑，說起來倒也已不是新鮮的事了。原來田中老虎還是牛津大學的畢業生，自認對於西方的民主政治有深切的瞭解，對於一般的事物也每以西洋通自居。麗德似乎在老虎的眼神中看到閃電似地一亮，這使他再度想起杭廸生的警告：『聽清楚了，你這個混賬蘇格蘭鬼兒子。看起來你還搞得不壞，但是你千萬不要得意忘形。以日本人而言，田中這傢伙算是一個開明的人，但是你可也得自己識相呀。你再仔細看看他那張鬼臉。上面不是淸楚地刻着滿州和韃靼？他在上你們那所牛津鬼大學之前玩柔道已經玩到了黑腰帶的高段。大戰前他在日本駐倫敦的大使館中任職海軍副武官，你們這批鬼兒子就因爲他有一個牛津的學位而認爲他不是間諜，沒有問題，眞是愚不可及。還有他在大戰中所積的功勛也是不容忘記的。還有，他最後在做高橋海軍中將的隨從參謀時曾自動參加神風攻擊隊的訓練。他的訓練還沒有結束，美國人就用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上空把太陽旗吃癟。如果你記不住這麼多，你祇要簡單地問問自己：日本人有九千萬，這個「公安調查局」的頭爲什麼不叫別人，一定要叫他來做？老兄，這該够了罷？』

麗德一踏上日本國土就開始他那艱苦的坐姿練習。這也是出於杭廸生的忠告。『不管你和這班人打交道打得好或打得不好，你總要化不少時間把你的尊臀擱在地上，而不是舒服的沙發上。學他們那種坐法，

你的關節遲早會斷裂。所以我是學印第安人那樣近乎蹲在地上，兩腿交叉的坐法，但即使這樣坐，兩脚觸地的兩側還是痛得要命。不過，熟能生巧，即使上吊也不見得練不會。爲了面子着想，這一點苦功是必須下的。』麗德多少已學會了這一門功課，可是兩個鐘頭下來，他感覺兩膝中好似有烈火在燒，如再不撥動一下，說不定會變成終身殘廢，那就慘了。他心生一計，對老虎說：『要跟像你這麽厲害的高手比拳，我非得坐得比較隨便一點，那末我的腦筋就可專心一志對付你了。』他艱難地站起來，伸展一下，重又坐下，這一次他把一腿平放在小几下面，另一腿曲膝成弓形，並把左肘靠在膝上。這個姿勢使他如失重負，就拿起酒杯，跪侍一旁的慓葉趕忙給他斟酒，他一飲而盡，把酒杯遞給女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把右拳重重敲落在小几上，使小几上放着的一些杯盞餚菓忙不迭地跳躍個不休。他充滿戰意地望向田中老虎。『來！』

老虎鞠躬爲禮。麗德還禮如儀。女人們屏息靜待。

老虎盯着麗德的眼睛，想從中找出麗德的拳路。可是麗德決定完全不用腦筋，摒棄任何拳路。他要用心血來潮，隨與所至的方法來行拳，勝負悉聽天命。

老虎問道：『來三盤，每盤三拳，三賽兩勝？』

『好。』



兩隻拳頭緩慢地自桌面升至空中，一致急速地空揮兩下，然後射向對方。老虎出的是石頭，麗德出的是紙頭，紙勝石，一記。又是緩慢的上升，急速的揮動，眞相的顯現。老虎仍是石頭，麗德改出剪刀，石勝剪，各一。

老虎停下來，以拳支額，閉起眼睛籌思對策，嘴上在說：『嘿，我抓住你了，麗德兄，你逃不了的。』

『算你厲害，』麗德說，心中無法不盤算是否老虎將堅持出石頭呢，還是他在暗示自己出剪刀讓他來砸？剪刀，石頭，紙頭三個標記在他腦海中盤旋不休，像一個開動馬達的果汁機一樣。

兩隻拳頭再度舉起。一，二，出！

老虎還是石頭。麗德回到紙頭。麗德贏了第一盤。

第二盤費的時間較長。兩個人都是出定一樣東西，所以祗看到兩隻手臂在揮舞，似乎是雙方都在運用心理戰術。但是至少麗德不是，因爲他還是採用他那出亂拳碰運氣不成爲戰術的戰術。第二盤老虎贏。各一平手。

最後一盤了！兩人相互諦視。麗德臉上掛着一個溫和得近乎嘲弄性的微笑。老虎的眼睛裏閃爍着一絲紅光。麗德看得很清楚，不禁自問：『輸是聰明的，是不是？』但是他先石後紙，砸了老虎的剪刀，又包

了他的石頭，兩下子就解決了這第三盤。

老虎深深一躬。麗德還禮時鞠躬鞠得更低，心中在忖該怎麼樣講兩句動聽的詞句來冲淡自己的戰果。『我要設法把猜這種拳列入你們即將主辦的世運比賽項目內。我大可代表英國出賽。』

田中老虎自抑地呵呵笑了兩聲。『你的拳路極妙，請問你的秘訣何在？』

麗德實在無可奉告。可是他靈機一動，臨時編出一個絕妙的答案來。他謙虛地說：『我判斷你是一個磐石精鋼的人，一定不喜歡多用紙頭作為武器。我就根據這一點來出拳。』

『果然妙，果然妙。言之有理，深為欽佩。』老虎居然相信麗德的信口胡謅，又鞠躬為禮，麗德舉杯敬老虎，深深一躬，然後仰頭乾掉杯中的酒。大家從緊張中解除出來，姑娘們拍手嬌笑，鴇兒也眞知趣，忙叫慄葉再給麗德一個香吻，她就照做。日本娘兒的皮膚眞是柔軟，眞所謂柔若無骨！麗德正在心中對如何排遣今宵作種種計劃時，忽聽得老虎說：『麗德兄，我有事情要和你談，你是否可以賞光到舍下喝一杯水酒？』

麗德立刻驅走一肚皮的遐思。據杭廸生說，日本人請你到自己家中去玩是非常看得起你的表示。看起來這同他剛才行拳得勝可能有點關係。這之後有更大的造化在等待他也未可知。麗德恭敬地一躬。『不勝榮幸之至，老虎。』

一個鐘頭之後，他們就坐在老虎家中啜飲着撒該。橫濱港的燈光把海平線染成一片深橙色，港灣和海水的淡淡的氣味從園子中通過洞開的紙門進入屋內。日本人的房屋，不論是屬於王公巨卿還是販夫走卒，和大自然的分隔都僅祇一線。還有三間房間，包括書房和臥室，紙門也都被拉開無遺，從走廊上望進去一目瞭然，什麼都無所遁形。

他們進來的時候，老虎把所有紙門一一打開。他解釋他這樣做的緣故：『在西方，如果你有秘密要商談，你就把所有的門窗都關閉起來。但在日本却是相反的，我們把所有的門窗都打開，以保證隔牆有耳絕無存在的可能。今晚我預備同你談的事是絕對機密的。酒熱不熱？你喜歡的香煙還有沒有？那末請你留心聽我要說的話，並且發誓不將你聽到的東西洩漏給任何人知道。』田中老虎說到這裏發出一陣代表他性格的，毫無快樂意味的傻笑。『如果你背信的話，我將別無選擇餘地，祇好把你從地球上抹除。』

＊　＊　＊

僅在一個月之前，是『劍鋒酒店』每年度歇業一月的前夕。次日九月一日開始，一批不夠時髦的會員如果還逗留在倫敦的話，就祇好到『白家』或『天門』去打發這一個月的時間了。『白家』他們認為太嘈雜和流氣，而『天門』呢，却又擠滿了一些鄉下來的

紳士，成天津津有味地談着打鷓鴣，也是令人生厭。根據『劍鋒』職員的說法，這一個月的歇業是必需的，不唯職工需要休假，屋頂和炉灶也藉此有一個修理的機會。

M坐在弓形窗前觀看聖詹士街的街景，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他已經作好安排來打發這一個月。兩個星期他預備到忒斯特去垂釣，還有兩個星期他就在辦公室吃三明治和咖啡算了。『劍鋒』他不常光顧，祇有在招待重要的來賓時才去。對於做俱樂部的會員，他並無多大興趣。如果他有選擇自由的話，他寧願加入『前輩』。『前輩』可說是世界上軍中俱樂部中最出色的一家，但是那裏他認識的人太多，而且裏面的話題也十九不離本行。還有很多從前跟他同船過的海軍軍官會上前來跟他打招呼，問他退役後在搞什麼。『在環球進出口公司，和幾個老百姓朋友一起弄點小生意做做。』這句謊言，說了已有幾百遍，自己聽了也感覺味同嚼蠟。雖然人家可以打聽證實眞有這回事，但是人多口雜，出皮漏的可能性未必見得完全沒有。

包達飛捧了一大盒雪茄來敬M的朋友馬樂霓爵士。爵士揚起疑問的眉毛。『原來你們公司還從哈瓦那進口雪茄。』他的手停留在盒子上空半晌，最後選了一支『羅密歐和茱麗葉。』他輕輕地把它揑一遍，放在鼻子下面嗅起來。他轉向M：『那末環球向卡斯楚送點什麼去呢？』

M對這種幽默一點也不欣賞。包達飛是M當最後一任司令時的士官長。他這種老油條難道還看不出他的老長官不吃這一套嗎？他就適時地插一句進來：『馬爵士，不瞞你說，這是牙買加來的最上品貨色。現在他們終於把最外面的一層煙葉做對了，做得差不多可以冒充哈瓦那的貨色。』說着他就把刻花玻璃蓋蓋上，帶着笑容走了。

馬爵士從桌上拿起雪茄鑽子，精確地在煙屁股上戳一個小孔。他點上煙，開始時祇輕輕地抽着，直到把煙頭燒旺。然後他先吸一口白蘭地，再繼而喝一口咖啡。他懷着感情和嘲笑的心情諦視M曲折的眉毛。他說：『好，老兄，告訴我，這次是什麼問題？』

M心不在焉。他今天好像連把他的煙斗抽好都有困難。他噴了兩口煙，迷惘地問道：『什麼問題？』

馬樂霓爵士是英國最好的神經學專家。就在去年，他那篇而今享譽醫界的著作『有機性自卑情緒之心理與生理上的相互影響及關係』使他獲得最高榮譽的諾貝爾醫學奬。他又是英國情報局的神經精神病顧問。雖然情報局極少有機會來麻煩他，可是要找到他便一定不是簡單的問題。有的問題祇牽涉到『人』，可是自從大戰以來，還有很多問題和整個國家休戚相關，而這類問題也是馬爵士所最感興趣的了。

M又掉頭去觀看聖詹士街的街景。

馬爵士望着M的側影說：『老兄，像每個人一樣，你的行爲也有其特徵。其中之一就是你偶而會請我到『劍鋒』來吃中飯，把我塞得滿滿地像一隻北京塡鴨，然後呢，你就透露一點極驚人的機密給我聽，結尾時十次有九次九要叫我幫忙。我還記得上一次你要我使用高度催眠的方法使一個外國外交人員在他不知不覺中吐露你所需要的情報。你說這是各種辦法無效後不得已而出此的。但是我告訴你我仍怨難應命。兩星期後，我從報上獲悉這一名外交人員竟從十樓的窗口被地心吸力拉到地上而報銷。驗屍官所發佈的官方報告說他由於不愼、自盡、或被推而墮樓斃命。今天吃你這一頓飯你又給我安排了什麼節目呢？』馬樂霓爵士充滿同情地問道。『M，一吐爲快，快一點！』

M冷冷地朝爵士看看。『是關於七號。我越來越爲他傷腦筋了。』

『關於他的狀況，我已經寫了兩張報告，你也已經看過了。有什麼新的發展？』

『沒有。還是老樣子。他仍舊在繼續他的慢性自殺；上班遲到，工作吊兒郞當，錯誤百出，拚命吃酒、賭博。本來是我的得力助手，現在快要變成社會蠹蟲。想想他從前的成績眞是難以相信。』

馬爵士不以爲然地搖搖頭。『你說難以相信，一點也不見得。我看你根本沒有看過我的報告，最低限度你沒有仔細看。我自始至終就說他是受刺激過度。』說着他傾身向前，用手中的雪茄指指M的胸部。『你是一個硬漢，M。做你這份差事當然非硬不可。但是有很多問題，譬如人的問題就是，光硬是無補於事的。你現在提起第七號正是最好的例子。他是你的手下，既剛强又勇敢，可以說和你在他那個年紀時不相上下。他又是一個光棍，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獵艷能手。忽然有一天，他眞的墮入愛河，雖然也許是那個女的需要他的幫助。不過這也可證明任何鐵漢畢竟是有其弱點的。所以，他眞的跟那女的結婚，但是僅在婚禮舉行後幾個鐘頭，新娘被一名超人一等的匪徒鎗殺。這匪徒叫什麼名字？』

『叫卜老福，』M說。『「卜卦的人老是有福氣」，這個名字不難記。』

『好，卜老福。他的目標原是你的七號，但是他大難不死，祗在額角上受點輕傷，他的新娘卻不幸送命。不過，從此以後他就開始走樣。你們的醫官認爲他的腦子受到傷害，就叫他來看我。他什麼毛病都沒有，至少生理上如此。我看他祗是受了刺激。他向我坦白承認他已失卻工作熱忱。他說辦公不辦公，甚至連活不活，他都感覺無所謂。這種話我從別的病人處聽得多了，就是所謂心理崩潰，能漸漸加劇也能突然惡化。以你的手下而言，他是在生活上受到一次晴天霹靂式的打擊，至少這是一種他在以往生活中毫無類似經驗的打擊——失去所愛而以此自責，深切認爲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像你我沒有這種痛苦經驗的人，很難想像如果我們受到同樣的打擊，我們將作何種反應。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種精神上的負擔是極度沉重的，而你那位部下就生活在這種負擔下。這是我的看法，在我的報告中我也已經加以說明。我同時認爲他的職務，其所包含的危險狀態和緊急性質等等或可幫他棄除這個負擔。因爲唯有如此才能使一個人體會到：祗要一息尙存，生活的禍害是無休無止的，而也唯有逆來順受，才能使他安然度過這種粗看起來無限和不可能忍受的災難。做人，這是難免的。最近這幾個月中，你有沒有用任何艱鉅的任務來考驗他？』

『我給過他兩個任務，』M乏味地回答。『兩次他都出皮漏。一次他幾乎自己送命，另一次他把別人也拖進了危險的境地。這是我引以爲憂的另一點。從前，他不犯錯誤的；現在，忽然間，他變成一隻害羣之馬了。』

『這是精神病患的另一徵象。那你預備把他怎麼辦？』

『叫他滾，』M粗暴地說。『譬如他已在任務中給亂鎗打死，或者祗好稱他已得了一種不治之症。不管他已往的成績是怎麼好，不管你們這班心理學家是怎麼怎麼講，我不能再用這種腦筋退化的人。當然，我會給他一個良好的安排：退休金，榮譽退役，給他設法安揷到大銀行的安全室裏做事等等。』M自衞地望向碧空，他知道自己無法面對這位神經學權威的透視性眼光。他又補充自己的理由：『這你總淸楚的，馬兄？局裏人太多了，尤其是外勤。我不能把七號隨便調一個單位去害別人。』

『那你將失去一個能力高强的人了？』

『能力高强是過去的事，現在可談不上。』

馬樂霓爵士向後一靠，沉思地抽着他的雪茄。以前他給麗德看過十來次病，他對這個人很有好感。他深知以麗德的精神狀態和尙存的潛力而言，他可以吃得住這種在普通人早已完蛋的打擊，而且能够恢復正常。祗要給他一個生死攸關的境況，他自會奮起求生，而將他的潛力再度發揮出來，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就是這個道理。大戰一爆發，原先登門求治的一大批病人都霍然而癒，因爲隨你生什麼神經病精神病，比起希特勒的病來總好似小巫之見大巫，大家殺敵保國要緊，那裏還有空去生什麼病？他打好主意，向M提議：『M，再給他一次機會罷！我相信他好得了，一切由我負責。』

『怎麼樣的機會，你說？』

『說起來，M，我對你們這一行所知不多，而我也不想多知道，因爲我自己這一行的秘密已經是够多的了。不過，你是否有一個眞正困難的任務，讓我打個譬喻，呃，一個難若登天的任務，交給他去辦？

這個任務倒不一定需要危險的因素，譬如去進行一樁暗殺，或者去偷竊俄國人的密碼什麼的。但是這件任務必須非常重要，而且看起來根本無路可通的才好。你把這一個任務交給他的時候，如果你高興，請他吃一頓臭排頭，甚至賞他的屁股一脚，我倒並不反對。但是這個差使必須是『非同小可』的差使，必須能够逼迫他使展出混身解數來才能有所進展的差使。這樣的話他才會把他個人的困難忘到九霄雲外。他這個人愛國心很强。你這件任務又必須對我們的國運有關，甚至成敗與否可能會影響世界大戰。要使一個人振疲起衰莫過於生死和榮譽兩項因素的總和。你是否能找出這一件又必須是十萬火急的任務？這是我替他開的三味藥，你如果能配齊給他服用，保管你一服見效。總而言之，再給他一次機會，好？』

＊　＊　＊

M偏着頭站在大玻璃窗前空茫地望着公園。他並不回過頭來就說：『坐下。』不叫名字，也不叫號碼！

麗德在M對面的老位子上坐下。巨大的紅皮辦公桌上一無所有。空着的高背椅前面什麼卷宗也沒有。進出的公文籃裏都空空如也。突然，他開始非常難過起來，他對不起M，對不起組織，更對不起自己。空椅空桌正是最後的控訴。它們似乎在說：『我們用不着你了。你再來幹嘛？我們很高興在這些年來跟你相交；可是，現在，再會罷！』

M走過來沉重地在他的高背椅上坐下，望着一桌之隔的麗德。他那被時光彫塑出深刻皺紋，飽經滄桑的臉像已往一樣沒有流露出絲毫表情。

M說：『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叫你來？』

『也許我可以猜得到，先生。請你准我辭職。』

M非常生氣：『你在說什麼東西？洞洞組沒有事情做又不是你的錯。什麼工作都有緊的時候，有鬆的時候。有的時候幾個月都沒有一件任務，誰也不能怪誰。』

『可是最後兩個任務都給我搞糟了，而且這幾個月來我的體格檢查看來也太不理想。』

『胡說。你沒有問題，你生活上有點不如意，做工作沒有一向好是可以原諒的。至於最後那兩個任務，任何人都保不了險不犯錯。不過，你現在既然在洞洞組比較空，我想給你換一個單位。』

起先幾句話麗德聽得很受用，可是最後兩句又害他心跳起來。老頭子心腸好，不過是採用一種比較圓滑的方式來把他處理掉而已。他咬一下牙關說：『先生，如果對你並無不同的話，我還是想請辭。洞洞的號碼我已握有很久；再則，我對內勤工作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就是做也不見得做得好。』

M勃然大怒。麗德從未見他的長官生這麼大的氣。老頭子舉起右拳砰的一聲打在桌上。『你在跟誰講

話？誰在管這個地方？混賬！我叫你來是準備給你升級和叫你去辦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可是你一再提出要辭職。你這是什麼意思？眞是莫明其妙！』

麗德如墮入五里霧中。一陣奇異的興奮在他混身血管中貫流。這是怎麼一會事？他說：『我眞不該使你生氣，先生。我是對我最近的不良表現感覺慚愧而已。』

『你的表現是好是壞由我來決定！』M再次拳擊桌子，但是沒有第一次用力。『現在你聽好，我給你行動上的升級，同時調到外交組。你要用一個四數字的代號，年薪增加一千磅。外交組搞點什麼你不必加以顧問。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是：除了你，這個組織還有兩個人。爲了方便起見，你仍可以使用你現在的辦公室和秘書。明白沒有？』

『明白了，先生。』

『你將在一星期內啓程前往日本。參謀長會親自處理一應必需手續。這個任務極爲機密，連我的秘書也一點不知道。你看，』M揮一下手，『有關本案的卷宗都沒有。於此可見它的重要性了。』

『但是，先生，你爲什麼挑上我去辦這樣重要的任務呢？』麗德的心又跳起來。命運的轉變眞是既突兀又激烈。十分鐘之前，他才被視爲廢人。事業，生命都瀕臨絕境。但是現在，他忽又青雲直上，變成天之驕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理由很簡單：因爲這個任務困難到沒有成功的希望。這樣說也許還不够明確。再說淸楚一點，這是一個根本沒有一點成功可能的任務。但是我看你很有處理困難任務的特別才能，也許你能從不可能中找出一個可能，那就是組織的萬幸了。不過，這件事情倒不必運用武力，』M掛上一個冷凍的笑容，『你引以自豪的射擊神技這一次可用不上。這一次是要以智取勝而不是使用任何其他方法。如果你倖而成功，我們的對俄情報就無異增加一倍。不過，我仍認爲成功實在祇是一個夢想。』

『你可以再告訴我一點嗎，先生？』

『自然，因爲沒有文字記錄可以供你參考，是低階層的東西，和日本情報機構有關，你可以從J組得到所需的資料。參謀長會下令J組組長郝宓登上校儘量答覆你的問題。但是你不可以告訴他你此行的目的何在。明白嗎？』

『明白，先生。』

『唔，有一點。你對於密碼是否知道一點？』

『知道一點皮毛而已，先生。我已往都在躲開這一門東西。我想我還是少知爲妙，萬一給其他方面抓住的話……』

『對。可是，日本人却在這一門上非常在行。他們的腦筋似乎非常適合於整理亂七八糟的字母和數字。大戰後，經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番指點，他們在

偵破密碼上更建立起高效率的機構。最近一年來，他們一直在偵守和判讀俄國人發自海參威和東方省各地有關外交，海空軍，及一般性的電訊。』

『眞是了不起，先生。』

『對CIA(註：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了不起。』

『CIA(註：美國中央情報局)，先生，不是同我們密切合作，互換情報的嗎？』

『原則上是對的，但是不包括太平洋區域在內。他們把太平洋作爲他們的禁臠。艾倫•杜勒斯當局長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得到有關我們英國一切情報的摘要，但是現在新來的麥康却連這個也不肯給了。他人是不錯的，我和他相處得也不壞，他曾坦白告訴我關於這個改變他祗是奉令行事而已——奉的是國防會議的命令。他們擔心我們的防諜措施不够健全。這我倒不怪他們。我也同樣擔心他們的防諜措施不够健全。他們有兩名高級密碼員幾年前逃奔到俄國去，不用說帶走了很多我們給他們的情報資料。我們西方國家民主體制的最大缺點便是新聞界可以公開報導這種事情，甚至可以任意誇張。相反的，有俄國人投奔到我們這裏來的話，他們的『潑辣胡道』報(註：PRAVDA即眞理報)一定不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給大家看。祇是KGB裏有人倒楣就是了。但是他們的組織，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來處理這種案件，而不愁有什麽自最高蘇維埃退休的委員去調閱他們的卷宗，去教他們怎麽搞情報工作。』

設法把話題拉回來，麗德插嘴道：『先生，關於你剛才說的日本人一直在偵守的蘇俄電訊，我是去做什麽？』

M把兩手平放在桌上。這是他要作重要談話的預備姿勢，麗德趕忙聚精會神，預備把每一個字印上心版。

『東京有一個人叫田中老虎，是日本人的情報首腦。我記不起來日本人的情報機構叫什麽，日本發音我實在沒有辦法。他眞是一個脚色。他第一次來英國是到牛津，第二次來是做工作。後來他加入了他們的戰時特務組織「憲兵隊」，又受訓做神風攻擊隊員。要不是原子彈提早日本的投降，他恐怕早已命歸陰曹。這個傢伙就是日本電訊偵察的最高負責人。你此去的任務就是爲我，爲組織，爲三軍參謀長，爲整個大不列顚去從這個傢伙手中把這些電訊弄到手，怎麽弄法？我不知道，完全要看你自己。我說這個任務的難就難在這個傢伙等於已經和CIA簽過合同。他對我們英國的情報組織似乎不太放在眼裏。』M的嘴角向下扭曲。『他對我們所知不多，一部份是他從前來這裏做工作的時候刺探到的，還有一部份是美國佬告訴他的。而且，美國佬告訴他的一部份對我們不見得有利。我們從一九五〇年起就沒有在日本設站，大家沒有業務上的往來。因此我們在日本等於是一個眞空，日本人把所有寶貴的資料都派司到美國人手中。你到日本將在澳大利亞人手下工作。據說澳大利亞人的活還不錯。J組也這麽說。這就是大概的情況。如果有人可以幹成這件事，那除非你了。你是否願意試試看？』

M的顏色好像突然間緩和了不少，看上去甚至相當友善，這倒是罕見的現象。麗德的命運受此人支配如此之久，但他對他仍所知極微，聽了M的話後，他對面前這位老先生的敬愛之心油然而生。不過，他的本能告訴他這一個任務的幕後一定還有他不能瞭解的企圖和錯綜複雜的情況。M這樣做是不是要把他從深淵中拉出來，給他最後一次機會？這件工作果然如M所說的那麽困難，沒有希望和不可能？爲什麽M不挑選一名會日語的人？麗德從未去過日本以東。對日本人的一套茶道、花道，他完全陌生。不過，他意識到這件工作是眞實的，不是說了玩的。他說：『蒙先生提拔和栽培，我願意去。』

M點一下頭，『好。』他俯身向前，在對講電話上按下一個按鈕。『參謀長，洞洞拐（〇〇七）你規定他用什麽新號碼？好，我叫他立刻來看你。』

他靠回椅背，又難得地笑一笑。『你還是用你的老碼子。四隻拐（七七七七）。現在你到參謀長那裏去聽他講解。』

麗德說：『是，先生。呃，謝，謝，先生。』他立起來，敬了禮，轉身出去。

戴納上校是情報局的參謀長，也是麗德在組織中的好朋友。他從堆滿文件的辦公桌上抬起頭來，看見來者是麗德，就綻開一個愉悅的笑容。『老麗，坐嘛。這樁生意你接下來了？我想你會接的，可是這樁生意不是容易做的呢。你自己感覺有沒有希望？』

『我還說不出什麽感覺，』麗德高興地說。『這個叫田中的傢伙聽起來可不是容易對付的，而我對於外交又沒有什麽超卓的才能，老戴，說眞的，M爲什麽挑我去做這件事？我自認已經被打入冷宮，最後那兩個任務實在不像話，罪有應得。說良心話，我已經準備退休去養來亨鷄。大家老朋友了，你總該把眞相告訴我吧？』

答覆這一個問題，戴納早已胸有成竹。他毫不費力地答道：『籃球你總也打過的吧？誰能保險記記球都傳遞得恰到好處，記記投籃都能命中紅心？這一件工作，M考慮過好多人，但最後他決定還是叫你去，比較還有一絲成功的希望。他的判斷準不準是要過後方知的了。但是，你難道一點也不想換換口味，從洞洞組這種武場中調出來做點別的什麽，一方面也可以有機會升級？』

『絕對不想，』麗德熱切地否定道。『這件任務辦完，我要請求發還我的老號碼。這個暫時不談。你告訴我這樁生意從何着手？那個澳洲單位是怎麽一回事？我們要那個日本人的奇珍異寶，又拿什麽去跟

他換？東西如果拿到，又用什麼途徑送回來？到手的話，數量一定不會少的。』

『澳洲人有權要我們全部H組的貨品。他高興的話，也有權自己派人去香港參與我們的工作。對於中國大陸上的情況，他可能已經摸得很清楚，但是他的東西可沒有像我們在澳門的『藍色輪盤』所搞的那麼高級。哈宓登在這一點上可以給你作更詳細的說明。這個澳洲人的名字叫杭廸生，J組和另外幾個日本通都說他有兩下子。我會給你一張澳洲護照，算是杭廸生的副手。這樣你就取得外交官資格，使你在和日本人的接觸上比較有面子。哈宓登說面子問題在東方國家裏是很重要的。東西如果弄到，杭廸生會設法用墨爾砵路線送過來。我會派一名通訊員去專門做這份事。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這樣做豈不是在CIA的口中搶飯吃？他們知道了會怎麼樣？我想他們一定會知道的。』

『日本又不是他們的。不過，他們會不會知道完全要看田中這傢伙抱的什麼態度。如果他合作的話，他會建立把東西送進澳洲大使館的路線，而以後的安全問題就得由他一個人去擔心了。最重要的還是開頭，希望不要你一到日本他就去通知CIA。他眞這樣做的話，那我們祇好對不起澳洲人，由他們去擦屁股了。我們和澳洲人這一點交情是有的，他們的工作效率相當的高。反過來說，CIA的手脚也有不乾不淨的地方。我這裏有整個卷宗，裏面詳載他們在全世界各地對我們不上路的地方，其中很多次構成非常危險的情況。如果事情吹了，他們一定要追根究底，我可以把這整本卷宗丟給麥康看，看他有什麼話說！當然，這一切最好都能加以避免，否則大家搞得不好意思。你要抱『如履薄冰』的工作態度才好。』

『聽起來這樁生意牽涉了高度的政治因素，完全不是我行內的事。我們要的東西果如M說的那麼重要？』

『絕對重要。你弄到手的話，全國都要感激你。那時你還要辦養鷄場的話，我負責送你一個，哈哈。』

『一言爲定。請你搖一個電話給哈宓登。我現在去看他，叫他講一點神秘的東方給我聽。』

* * *

一星期後，麗德在盛粧艷服的美麗日本小姐銀鈴似的歡迎聲中踏上了停在倫敦機場的日航四噴氣DC—8。他的座位靠窗，他舒服地埋身在沙發中，靜聽着有關飛行細節，救生衣使用法，以及預計到達巴黎奥利機場的時間。嘔吐袋做得很精緻，上面印着幾節竹子。裝訂印刷俱稱上乘的旅行指南裏對飛機中許多洋溢着日本風味的事物都提供了文字上的說明。空中小姐笑吟吟地走到麗德前面，一鞠躬，遞給他一把精美

的紙扇，一隻小柳條籃裏面盛着一塊小小的熱手巾，和一份華麗的菜單，上面註明機上有售種類繁多的香煙，香水和珍珠。然後這架名叫吉野號的大客機就以五萬磅的推力起飛，踏上了取道北極前往東京的第一程。

等到飛機穩定在三萬呎的高度平飛時，麗德就開始叫他一連串白蘭地加薑汁酒的第一杯。這是他心愛的飲料，他藉此可以度過那漫長的旅程包括英吉利海峽，北海上空靠近瑞典的一部份，北極海，貝福海，白令海，和北太平洋。他一面喝酒，一面在思量着此行的吉兇。他決定：爲了任務的困難，如果日本人要剝他的皮，他也決不抵抗。到達阿拉斯加的安格勒奇機場時，他補充決定：如果日本人要給他按上一層新的皮——黃色的皮，他也不反對。

* * *

一隻巨碩的右手揑着一枝點四五手鎗，突然把它敲打在左手心上，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澳大利亞人紅裏透紫的方面孔上，青筋在兩邊太陽穴旁鼓起來。他咬牙切齒，低聲而憤恨地說：『我是大頭鬼，你是大頭鬼，他是大頭鬼，我們是大頭鬼，你們是大頭鬼，他們也是大頭鬼！』他探手到矮桌下面，猶豫一下，把手縮回來，抓起桌上盛着撤該的酒杯，把酒咕嚕一下灌進喉嚨。

麗德溫和地規勸道：『別喝得那麼兇。你心中不舒服？剛才你唸唸有詞說了半天的大頭鬼究竟是什麼意思？』

女皇陛下澳大利亞使節團的杭廸生置身在銀座區一條小街上一家擁擠窄小的酒館中，尋釁地向四週掃視一圈，他那通常和悅的臉現在充溢着憤恨和殘酷的表情，『你這個痲木不靈的蘇格蘭鬼兒子，我們被人家按上了竊聽器都不知道！田中這個大頭鬼給我們按上了竊聽器。喏，就在這張鬼桌子下面！有沒有看到桌子腿上釘着的電線？這根電線一直通到那邊的酒排。靠在酒排旁的那個傢伙，穿一套藏青西服打一條黑領帶看起來一本正經的那個傢伙，看到沒有？那就是老虎的人。我多看一眼就知道。十年來他們一直在釘我的梢，時斷時續。老虎把他們打扮得一副CIA人的派頭。以後你看到這種一派紳士型的裝束，又是抽着「溫士頓」牌子香煙的人，你就得睜大眼睛。他們都是老虎的人。』他咕嚕一聲，『我眞想過去請這個鬼兒子開路。』

麗德說：『如果我們被按上了竊聽器，田中先生明天聽到你這番話倒很有意思。』

『有什麼關係？』杭廸生聳聳肩膀。『這個老鬼兒子早就知道我對他的想法。如果他要把我的想法正式錄上音帶，我還有更精采的話要說給他聽。希望他聽得倒胃口，以後再也不要在我和朋友談話時揷一腿。』他朝麗德看看，一臉厭煩的表情。『其實，他要

想刺探的是你。他聽到我這麼說，我也不在乎。喂，老虎！你聽清楚了：雖然你聽了也不見得會改，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你這樣做是對我老杭的絕大侮辱。我認爲，一般講，這樣做一個屁也不值。完全是不要面皮，不講江湖義氣，說話比放屁還臭的流氓地痞作風。我希望你明天吃早飯時候能聽到這幾句非常公平的評語。你聽到後，你吞下肚的海藻一定會在你肚裏作梗，給你好好難過一下。』最後幾句他說得那麼響，旁桌的日本人都回頭看他，以爲他在發酒瘋。

麗德聽得笑起來。他從昨天到達羽田機場開始就幾乎一直在聽杭廸生川流不息的大聲咒駡。那天麗德幾乎化了一個鐘頭才把一共一隻手提箱從海關領出來。出了海關又被一大羣手持『國際洗染業會議』紙旗的年輕日本人擠來推去，弄得他又累又氣，不禁脫口而出一句『三字經。』

他背後洪鐘似地也響起這三個字，而且接着還有許多別的字。『一到東方就使用這三個字來打招呼眞是對極了。你從今天開始一直到離開這個鬼地方爲止最用得到的便是這本三字經，否則一定會給活活氣死！』

麗德轉過身來。一個穿着一套縐裏縐氣灰西裝的魁梧漢子向他伸出一隻巨靈之掌。『我就是杭廸生。幸會幸會。機上祇有你這麼一個英國佬，我想你一定就是麗德。來，東西給我提。我在外面有一部車子。我們越快離開這個瘋人院越妙。』

杭廸生看起來活像一個進入中年業已退休的過氣拳擊冠軍。他的薄薄西裝在肩臂部份裹着的是硬棒棒的肌肉，在腰腹部份却是一圈肥軟的脂肪。他有一張崎嶇不平，富有同情心的臉，一對藍色沒有表情的眼瞳，和一個已經斷掉的鼻樑。他的汗似乎一直在流個不停（麗德心中好生奇怪怎麼一個人會流這麼多的汗）。他利用麗德交給他的手提箱當作武器，在前開道，不時從褲袋裏掏出一塊縐成一團的毛巾手帕在臉頸上抹一圈。麗德不費力地跟在杭廸生身後一直走到一部停在不准停車地方的豐田小型車旁。司機看到他們前來趕緊鑽出車廂向他們鞠躬。杭廸生用流利日語給司機一大堆指示，然後跟着麗德在後座坐好。他對麗德說：『先帶你去你的旅館——大藏飯店。是最新的西方式旅館。有一個美國遊客住在東方皇家飯店，給人謀殺了。我們不希望你這麼快就完蛋，所以還是換一家的好。然後我們該好好喝一杯。吃過晚飯沒有？』

『據我記得，我吃過六頓。日本航空公司眞會照顧旅客的肚子。』

『你爲什麼選擇這條北極航線？飛機好不好？』

『他們說這隻飛機是仙鶴，看起來文弱，但是效率很高。我這樣走不過是故作神秘而已。』車子是以瘋狂的高速開着，麗德指指東京郊區的瓦礫堆：『一

點看不出這是世界上最引人入勝的一個都市。我們爲什麼靠左走？』

『誰知道？』杭廸生沉思地說。『日本鬼兒子做什麼事情都彆扭。也許他們看錯了說明書。這裏的電燈開關是向上扳，不是向下扳。自來水龍頭朝左是開，朝右才是關。門上的把手也是如此。還有怪的，賽馬是順時鐘方向，而不像我們文明人是反時鐘方向。東京這鬼地方的天氣實在寶氣，不是太冷，就是太熱，要就是下大雨。地震每天最少來一次，害處倒也沒有什麼大害處，就是使你感覺有點吃醉酒的樣子。可怕的還是颱風。你碰到颱風最好去找一個建築堅固的酒排，把自己灌醉最好。你要習慣這裏的一套至少要化十年時間。在這裏過西方式的生活實在貴。我是找了一個便宜的地方住，日子還算過得去。這裏的花樣可不少，生活絕不死板。但是你非要學會日本話不可，還要學會什麼時候該鞠躬，什麼時候該脫鞋等等。你要和日本鬼兒子處得好，在工作上有所進展，就必須快學。政府裏的官員看看穿西服，打領帶，其實骨子裏還是武士道的那一套。我笑他們掛羊頭賣狗肉；他們笑我不明白他們祖傳文化的精神和特質。但是，我該鞠躬的時候就鞠躬，這一點也不能馬虎。你會摸透這些訣竅的。』

司機一下看一下看那照後鏡。杭廸生用日語放起連珠炮來。司機笑笑作一個解釋。『意料中事，』杭廸生說。『有人跟踪我們。這是老虎的典型作風：我告訴了他你住在大藏，他一定要查證過才放心。這個你不必去管它，當它假的。今天晚上如果有人偷偷走到你床邊，是女人的話就算你運氣好，不管男女你都不必緊張，同他客氣一點談談，他會鞠躬引退的。』

旅途勞頓加上三杯下肚，麗德這一覺睡得很甜，也沒有人來打擾他。第二天他就近觀光一番，同時印了一些名片。名片上的官銜是『澳大利亞大使館文化處二等秘書』

『他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情報部門，』杭廸生說。『他們也知道我就是這部門的頭，你祇是我的臨時副手。那末何不乾脆在名片上寫個一淸二楚？』

這一晚他們到杭廸生最喜歡去的『梅落地』酒排喝酒。侍者恭敬有禮地把他們帶到位在角落裏似是杭廸生的老位子上。現在，杭廸生探手桌下，用力一拉，把電線拉出來，就讓斷掉的電線懸掛在桌邊。『這個黑鬼兒子梅落地我有空非得給他看一點我的厲害不可，』他擺出一副好勇鬬狠的樣子。『想想看，這個黑鬼兒子忘八蛋，我幫過他這麼大的忙！從前這家酒排還帶一間飯店，菜不錯。在東京的英國人和外國記者都喜歡到這裏泡。現在飯店沒有了。有一次，那個大司務鬼兒子一脚踩在一頭貓的尾巴上，把手上端着的一鍋湯打翻。他火一大，把那頭貓從地上拉起來就丟到燒着的爐子裏去。當然，壞事傳千里，一下子大家

都知道了。於是乎一班喜歡狗貓的人，和那些嘴上仁義道德心中男盜女娼的鬼兒子都集合起來預備告他，要他關門。我雖然自己一向看不起那班上帝長上帝短，把雞毛蒜皮事情也看得天一樣大的鬼兒子，可是我適時運用了我的影響力，到底救了他，沒讓人家砸了他的招牌。可是，這一來，人家都消極抵制他，除了我，誰也不上他那裏吃飯。他祗好把飯店收起來，保持了酒排，酒排的生意仍舊好得很。我幫了他這個忙，這個鬼兒子竟這樣報答我，我非要他好看不可！』杭廸生對着繞掛着電線的桌子腿狠狠踢一脚。『以田中老虎而言，剛才給他錄到的一點已經够他聽的了。這個鬼兒子我也要給他弄個明白。混賬傢伙怎麼到今天還頭腦不清楚？我和我的朋友難道還會去暗殺他的天皇，到他們的議會裏去扔炸彈？』杭廸生向四週怒目而視，一副吃人的樣子。『今天算了，老麗。跟你談正經事。我已經替你安排好明天早上十一點鐘去看這隻死老虎。你來去都有我接送。招牌叫「亞洲民俗學會」詳細我不講了，到時候你自會知道，現在一講滋味會打折扣。還有，你此來究竟目的何在我實在不知道。墨爾鉌來了大批絕對機密的電報，註明要由你親自譯碼。這倒好省掉我們不少事，眞是多謝。我的老板，桑達春大使，他人很好，他說他不想知道你負的什麼任務，說最好連和你碰頭都免了，如果你無所謂的話。這個傢伙很聰明，他說他不必濕手來抓你的乾麵粉。我呢，我也不想知道你來搞什麼玩意。這樣的話，祗有你的咖啡裏是滲了炒焦了的黃豆粉，別人不必來嚐味道。不過，我猜你到日本來是要在不給CIA知道的情況下向老虎要一件寶貝。猜對了？既然如此，這件事情可不簡單。老虎這個人談起生意來一是一，二是二，你絕不要想在他身上沾到半點便宜。表面上，他受過西方教育，樣子做得很民主；骨子裏，還是十足軍閥作風。美國人佔領了日本，在日本這麼多年，你想總該大大地影響和改造了日本吧？不錯，影響和改造是事實，但祗是表面而已。生下來是日本人，一生一世都是日本人，骨子裏改不了的。中國人，俄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也都一樣。這些都是偉大的民族，你要叫他們裝出笑容來遷就你是辦得到的，你要叫他們換骨頭就比登天還難。比起骨頭來，皮肉上一點哭笑值幾分錢？而且，你不要以爲時間長就可辦到。這些民族都有幾千年的歷史和文化。你想十年功夫能改出點什麼鬼名堂來？所以講，老麗，老虎和他的上級，不管議會也好，首相也好，天皇也好，將從兩種角度來考慮你的要求：一是眼前的利益，一是久遠的打算。假使我是你的話，同老虎這種第一流的脚色談生意，我不同他們談眼前，我祗同他們談天長地久。老虎的目光絕不會以日、月、年來作時間單位。我想他至少以年代、世紀來度量一件事情的成敗得失。你該瞭解我的意思吧？』

杭廸生說得興起時用左手揮了一個大圈子，看來他酒已經喝到飄飄然的階段了。他們已經每人喝了八壺撒該。杭廸生還喝得多點，他在大藏等麗德的時候就在酒排裏喝了好幾份淸威士忌。麗德那時在起草一份比較平常的電報，預備打給墨爾鉌的顧蒂娜報告他的抵達日本和現住的地址。麗德對杭廸生的酷愛杯中物並不反對；他感覺唯其如此，杭廸生談起話來才更有層次，不受拘束和更有道理。

麗德問道：『這個田中老虎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算你的朋友還是仇敵？』

『都是。可能還是朋友的成份居多。不像他那些CIA朋友，我還比較能使他開懷。他和我在一起也比較不存顧忌。這是因爲我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們兩人都是「寡人有疾，寡人好酒；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不過，他有一個毛病，就是弄到後來他總是喜歡把人家討回來。事實上，他手頭上已經有三個女人靠他按月寄去的生活費過活。要不是我關心他的福利，何止三個？所以在這一件事上他欠了我的情。在日本，「情」和「面子」的重要性是半斤八兩之比。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一定要想法子還，否則你心裏不會好過。還呢，你也祇能多還，絕不能少還。舉個例子來說明：假使人家送你一隻蝦，你至少要還一隻蟹，甚至一條魚。起先是你欠他的情，等你還過以後，因爲你還過頭，就變成他欠你的情了。這樣，你在道德上，社會上，尤其是在精神上，都沒有向人低頭的地方，而可以坦然做你的人了。田中老虎欠我的情很重，是不容易還的。偶而，他塞點芝蔴綠豆的情報給我算是多少還掉一點。這一次你來，他非但不反對，而且還這麼快就接見你，也是爲了還我的情，但是離開還淸和還過頭路還差得遠咧。要不然，沒有這一層情在的話，你要見他，他非得給你「仕切直シイ」意思是搭一點架子給你看，這架子一搭少說也得搭上幾個星期。你是來求他的，你要他怎麼樣？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不是我向你邀功，你一來就佔了我的便宜。以後呢，老虎對你要求至少不會先存了推却之心，並且就他能力所及他甚至會儘量照辦，以便儘早還淸我這筆人情債，同時還反過來使我欠了他的情。但是事情並不如此簡單。「情」之上還有「恩」所有日本人都須對他們的上司，天皇，祖宗，和神祇報恩。報恩之道在明辨是非，努力去做對的事，力戒錯的事。但是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也許你認爲難以分別。可是，身爲日本人，却有一個簡單的原則可以奉爲圭臬，你不必自作決定，祇要去做你直屬上司認爲是對的事就好了。這樣一級一級上去，一直到天皇爲止。以人的立場說，天皇是人權的極限。怎樣對付祖宗和神祇，他絕對有行動上的自由，而毋庸比他低階層的人代爲操心。這也說明了爲什麼當今天皇可以捕捉蝴蝶或解剖青蛙（註：日皇爲一生物學家

。）而沒有人表示奇怪的緣故。其實，我們的大企業像卜內門洋行和亮牌汽油，甚至我們的組織，原則上都是如此。祗有一點不同：他們的梯子最高一級是董事長或者參謀長，而不必像我們那樣爲了在諸如阿司匹靈是否應每瓶減價一角的小事上將會祖父和萬能的上帝也拉進問題裏來。

『這樣做豈不是不够「德謨克拉西」？』

『當然囉，你這個蘇格蘭鬼兒子眞笨！日本人是另外一種人，記得不記得？他們一切文明的現象，我意思指我們西方人五十年來最多一百年來所認可的那種文明，都是假的，都是搬演給人家看的。隨便找一個俄國人，你剝掉他那層皮，他就是一個韃靼。隨便找一個日本人，你剝掉他那層皮，他就是一名武士。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故事，正像美國的開發西部，英國的亞塞王和圓桌武士，十章有九章是稗官野史，其中有幾分眞事誰也說不上來。你現在來，看到日本人打棒球，打保齡球，你就認爲他們突然文明起來啦？爲表示我現在祗有酒意而沒有喝醉，我還有道理要跟你說，聯合國現在要出頭幫助從前那些殖民地人民了，眞是偉大，眞能拉攏人心！但是十年內要做出成績來？還是去做夢比較乾脆！至少一千年！把他們的吹管（註：一種黑人的原始武器）換成機鎗就行了？笑話！要不了多久，他們爲了要實現眞的「平等」來對抗殖民主義，又有人會哭着要原子彈了。老麗，不出十年，這種事一定會發生，我開保票給你。到那時候，我祗好去挖一個深深的洞，帶幾瓶酒坐在裏面聽天由命算了！』

麗德笑出聲來：『這也不見得太「德謨克拉西。」』

『我要學海明威老兄的一句名言：「我要代表政府的精粹跟你的德謨克拉西通姦，」』杭廸生乾掉他一又八分之一加侖撒該的最後一杯。『我主張在這批精粹中實行選舉，以每個人的眞正價值作爲標準。如果你反對我的話……』

『怪哉，老杭。我們怎麼會談起政治來的？算了算了。去吃點東西怎麼樣？你剛才吹的那一套我認爲倒有點像山地人在說話……』

『山地人？你懂得什麼山地人山天人？你知不知道在我家鄉他們已發動要給山地人平等的投票權？你這個蘇格蘭來的綉花枕頭懂得個屁！』

麗德心平氣和地問道：『什麼叫綉花枕頭？』

『就是你們叫雌婆雄或娘娘腔的漢子。不談了，』杭廸生站起來，用淸楚明白的日語對酒排後面那個人說了一長串，『老麗，在我鎗斃你之前我先要帶你去一個地方吃點這裏有名的鰻魚，這個地方也有好酒。然後，我們一起去「快活宮」，從快活宮裏出來我再鎗斃你好了。』

麗德並不感激他的展期行刑。『你這個胡說八道的瘋三。不過，鰻魚我倒聽得進。燒得對我胃口的話，鰻魚和快活宮的賬統統歸我付。這裏的撒該和那裏的老酒由你付。別慌，老杭。酒排裏那傢伙好像在打你的樣？』

『我是來打杭廸生先生的樣，估估他值多少錢一斤。我對他無寃無仇……』杭廸生邊哼邊掏出一刀千圓日幣，點數起來。『等一下。』他擺出英國首相的架勢，一步是一步地走到酒排，對櫃枱後一個穿着粉紅色外套的大塊頭黑人說：『梅落地，你不要面皮！』說了就帶了麗德堂皇地離開了酒排。

＊　＊　＊

杭廸生翌晨十時來接麗德。很明顯地，他宿醉猶在，眼睛裏佈滿了紅絲。他一直走到酒排間給自己叫了雙份白蘭地加薑汁酒。麗德溫和地說：『你用日本威士忌打底，再灌這麼多撒該下去，怎麼得了？日本人做的威士忌打底不見得好罷。』

『你說的祗有兩分對，阿兄。我這個是典型的兩日醉。嘴巴裏的味道好比老鷹屁股。等一下從這裏回家，我還是去嘔一下的好。但是，日本威士忌東西並不壞。我是吃慣最便宜的白標ＳＵＮＴＯＲＹ牌，祗要十五先令一瓶。還有兩隻比較好的牌子，可是我總認爲越便宜越好，何必去吃貴的？有一次到酒廠去碰到一個老行家。他說能够照得好照相的地方才能釀得好威士忌。你聽說過沒有？說是酒精碰着明亮的光線才能產生好的效果。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在大吹特吹？還是你在吹？我祗記得反正我們中有一個人在吹。』

『你祗是大發議論，還叫我什麼綉花枕頭。不過，我看得出你並無惡意，所以我也懶得同你計較。』

『眞是糟糕！』杭廸生愧疚地搔搔頭。『我有沒有打人？』

『那個倒楣的女人，屁股上給你重重地拍一下，給你打倒地上。』

『唔，這！』杭廸生鬆一口氣。『這是一種愛情的表示。我問你：女人的屁股還有什麼用？據我所知，這些女人都是有笑有叫。我那個也是一樣，對不對？你那個怎麼樣？她看起來非常熱心。』

『她是熱心。』

『好極了。』杭廸生把餘瀝喝盡，立起來。『走罷，老麗。不要讓老虎等，讓他等沒有好處，有一次他等了我一下以後一個星期不同我講話。』

燠熱、汗粘、灰黯，是夏末東京典型的一天。空氣中瀰漫着因爲拆除舊屋和改建新厦的灰塵。車子朝橫濱的方向開了半個鐘頭，在一座死灰色的建築物面前停住，門旁有一塊招牌，寫着『亞洲民俗學會』，川流不息的人們進進出出，使這座房屋憑添不少空虛的重要性，可是誰也沒有理會杭廸生和麗德這兩個外國人。一進門的廳廊裏陳列着五光十色的書刊和風景明信片，很有點博物館的味道。杭廸生帶着麗德走向

掛着一塊『協調部』牌子的入口，兩邊是長廊和洞開的房間，房間裏擺滿寫字桌，很多青年人在工作。牆上掛着大地圖，上面釘着無數五顏六色的大頭針，地圖下面都是書架，陳列着厚薄不等的日西書籍。有一扇標着『國際關係』的門引向另一長廊，這長廊中的門都是關着的，門上有日英兩種文字的名字牌子。從長廊底向右轉彎通過『視覺表示處』的入口，沿着一排密閉的門，可以一直走到『資料處』，從半開的門縫中可以看到內部像一所圖書館，很多人在埋首工作。到這裏他們才第一次被擋駕，被要求提出證明文件，又被默默地鞠躬請進。杭廸生一邊走一邊輕聲地解釋：『僞裝就在這裏分界。這之前眞是「亞洲民俗學會」從這裏開始就是老虎本部的外圍單位了，大部份是管理文件，檔案，和一般資料的地方。沒有證明文件的人就在這裏被擋駕。』在立着最後一排書架的墻後可以看到一扇隱藏着的小門。門上釘着一塊牌子，上面用紅漆塗着『危險』兩個大字，又說明資料處的擴建工程正在裏面進行中，站在門旁可以清楚地聽到鑽孔聲，鋸木聲，和砰砰彭彭的敲擊聲。杭廸生毫不考慮地推門入內。麗德跟進去一看，徒見四壁空空，蠟打得賊亮的地板上並無一件建築用的工具，不由得好生驚奇。杭廸生呵呵笑起來，指指按裝在門背後的一個扁鐵箱。『錄音機，』他說。『全電晶體立體身歷聲的玩意兒，發出來的聲音可不是跟眞的完全一樣？還有這個，』他轉身指指面前這一片空無一物的地板，『日本人叫「黃鶯地板」，是他們的老祖宗發明來防備不速之客的。在二十世紀的今天，還是管用。我們來試試看。』他們朝前走，地板立刻發出刺耳的嘈聲。對牆的小門上馬上出現一個橫孔，後面有一對炯炯的眼睛。門開了，一個穿便衣的結實漢子向他們一鞠躬。這個房間小得好似一隻大箱子，裏面祇有一桌一椅，桌上放着一冊小說。杭廸生將來意說明，話中好幾次提到田中先生。大漢又一鞠躬。杭廸生掉頭對麗德說：『我陪你到此爲此。以後全瞧你自己了。你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老虎會派人送你回去的。回見。』

『回見，』麗德揮一下手，跨入斗室，門在他背後自動關上。桌上設有一排按鈕，大漢把其中一個按下。麗德聽到一種極輕微的嗚嗚聲，感覺自己似乎在下降。原來這間斗室是一座電梯。原來這是田中這傢伙的戲法之一而已！這不過是戲法的開端，下一幕是什麼？

電梯開了好一會才停。大漢將門打開，麗德一跨出門就獃住了。這是地下鐵道的月台嘛！有地洞，有紅綠燈，有鑲嵌瓷磚的牆壁，有弧形的屋頂，還有小賣部，陳列着各種香煙和報紙。一個男子從小賣部裏出來，用不蹩脚的英語跟他講：『中校，請跟我來。』然後把他一路帶領到一個有『出口』標記的穹頂處。照理

從這裏進去不遠就應該是通往上面街道的梯階；然而不是，裏面兩邊都是辦公室，中間是一條寬濶的走道。麗德被帶進第一間，看樣子是正式辦公室的外間兼接待室。有一名男性的辦事員停止正在打着的字，立起來一鞠躬，推開隔門進去，馬上又出來，手拉住門，又向他一鞠躬。『請進，中校。』

麗德一進門，就聽到背後輕輕的閉門聲。杭廸生向他描寫過的一個魁梧身材從漂亮的紅地氈上踱過來，伸出一隻堅硬乾燥的手。『早，中校。幸會幸會。』寬大的嘴巴顯示笑容和金牙；長睫毛後的眼睛閃出光芒。『請坐請坐。我的辦公室你看可好？和你老板的比起來想必大異其趣吧？這條新的地下鐵道恐怕還需十年才能完成。東京的空間已經擠得不留餘地，我就動腦筋利用這個空着不用的車站。這裏又靜，又祕密，又涼快。可惜我們不能在此地長住，一通車就非搬不可。』

麗德在田中對面的椅子上坐下。『這個腦筋動得眞高明。我們頭頂上的民俗學會也使我深爲佩服。世界上眞有這麼多人對民俗發生這麼大興趣？』

田中老虎聳聳肩。『管它這麼多。所有文獻是免費贈送的，我也懶得去問會長到底送給了誰。我想多數總是美國人，還有德國人，和少數瑞士人。什麼東西印出來都有人一本正經去看，這個你倒不必擔心。當然，這樣的僞裝很費錢；還好，錢倒不必由和我有關的內務省支付。我們的單位是一毛一分也得打打算盤。你們那裏想必也是一樣。』

麗德心想他既是情報首長，自己組織對議院公開的情報預算他自必知道，就大方地透露：『一年不超過一千萬鎊要在全世界做工作會好到那裏去？』

金牙齒又露出來閃着光：『所以你們關閉了世界這一地區的活動，好省一點鈔票。』

『不錯。這一地區我們就請CIA代理。他們工作效率高，也肯幫忙。』

『杜勒斯換了麥康，沒有什麼變化？』老狐狸！『沒有大變化，不過老美現在漸漸把太平洋視作他們的後花園了。』

『那你們想來後花園採花又不想給他們知道？』老虎咧嘴而笑，越來越像一隻笑面虎了。

麗德被迫縱聲而笑。這個老滑頭不愧是特工頭子，的確有一手。他跟着麗德笑起來，目的完全在保持談話的氣氛。麗德在笑聲中想出答詞：『我們有一個人，柯克上校，和還有好些別人，在這個後花園中早已來採過不少鮮花。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是兩個大國家，都在這後花園中。你總不致認爲我們在這個區域的興趣是不該有的罷。』

『中校，上次大戰中我們去打珍珠港而不去打澳大利亞實在是你們的運氣。如果我們的戰略是佔領澳紐兩國，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補給線太長，你們

沒法防守，美國人也沒法防守，我們可以不費什麼大力氣就把這兩國拿下來。事實上，我想我們正該如此，因爲這兩國地大物博，人口稀少，正合我們日本人移民之用。如果如此，你們日不落帝國的一半土地早就揷上我們的太陽旗了。』他把一大盒香煙推到麗德面前。『抽不抽煙？新生牌。還可以抽抽。』

麗德帶來的毛倫特級煙快要抽完，反正遲早要抽本地貨，現在要動腦筋，就現在開始吧。田中這種話題實非他所長，就借機點起一支煙來。日本煙燃燒起來很快，吃起來有點美國煙的味道，吸到口腔和肚子裏尖利得像九十度的酒精一樣。他輕緩地吐出一口煙，微笑說：『田中先生，我們好像在開日英高層會議，而且談的都是失却時效的歷史問題。我呢，祇配向你提出一些遠爲低層的東西，不關過去而有關將來。』

『中校，這個我瞭解，』田中老虎對麗德規避他提出的原則性論題大爲不悅。『我們日本人有一個說法，「大家談明年，魔鬼笑嘻嘻。」將來是無法預測的。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對敝國的印象如何？你的生活是否愉快？』

『我想和杭廸生在一起，到那裏都是愉快的。』

『是的。他是今日有酒今日醉，那管明朝死與活的人。生活應該如此，我和他處得很好，我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麗德戲噱地：『民俗方面？』

『一點不錯。』

『老杭非常喜歡你，可是我和他相交還不深，祇感覺他似乎很寂寞，聰明加上寂寞是不幸的。假如他找一位日本小姐定居下來豈非要好一點？你不能爲他介紹一位嗎？』把話題拉到私人的問題上來使麗德感覺心頭的緊張怯除不少。談私人的問題至少要比談國家大事好，談國家大事容易爲了虛僞的民族自尊心而引起言詞上的針鋒相對，各不相讓。但是，醜媳婦免不了要見公婆，私事談完談正經時又要傷腦筋了。不過，現在且管他娘！

老虎似已洞察麗德的難題，他說：『不用提了。我已經前後爲他介紹過不少日本小姐；可是結果呢，不是不要就是不了了之。但是，中校，我們兩個今天共聚一室不是爲了討論杭廸生的終身大事呀。請問我能在那方面爲閣下效勞？請問閣下是不是也想來採花？』

麗德笑笑：『正是。我想來採的一朵好花叫做「魔法44」。』

『唔，「魔法44」，的確是好花。你們的政府有眼光，挑上這朵花。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因爲這朵花對你們的用處太大。就在今天早晨，我還收到被這朵花吸引來的一隻小蟲。』田中老虎打開抽屜，取出一隻卷宗。麗德看見綠色的封皮上敲着一個黑框，裏面是數字和日文『極秘』的圖章。他從田中處證實他的猜測——這兩個日文字相當於英文的『絕對機密』。田中

從卷宗裏抽出兩張黃色的紙張，一張滿是日文，另一張大概有五十行打字的英文。田中把英文的那張推到麗德面前。他說：『你即將閱讀的這項資料，我要求你立誓不洩露給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認爲必要的話，田中先生。』

『我認爲非常必要，中校。』

『那我願意立誓。』麗德把紙頭取在手中，開始閱讀起來。以下就是原文：

受文者二級及以上各工作站由受文者親自譯碼閱後並親予毀滅毀滅完成後發回代碼屠維兩字以資證實本文開始參閱壹號申東（註：卽九月一日）對最高蘇維埃談話茲證實我方擁有貳億噸威力武器並定中加哥（註：卽九月二十日）於諾伐亞湛利雅（註：位於北極海之俄屬島嶼）高空試爆該地區當可預期降落大量輻射塵並肇致北極北太平洋曁阿拉斯加各地區之抗議針對此點莫斯科當列舉美方近期在一號再三抗議無效下所作之各次核爆作爲答覆前述武器僅需壹顆藉洲際導彈投送至倫敦可導致起自紐卡塞迄卡列索止以南區域所有生命財產之澈底毀滅若第貳彈投於亞伯向則不列顚含愛爾蘭勢將不存上項事實卽將爲壹號充分利用作爲外交武器以迫使美方自英國撤除其所有基地以及英方終止其核武裝備甚或可導致英美軍事同盟之解體蓋美方目前雅不願爲業非強國之英方危害及其本土明言之華盛頓業已公開將英國比利時及義大利視同壹列茍上述外交武器獲得預期效果則將被重複運用於歐洲及太平洋地區以個別擊破方式恐嚇脅迫各國自行要求美方撤除美軍基地以達到與美方和平共存之最終目標在此過程中壹號及所有我方機構當特別強調我方之和平意圖你站自亦當壹體遵行再者在初步外交攻勢展開前所有在英我方僑民將予撤退並不予解釋原因何在以製造預期之緊張局面嗣後在其他地區之作法同此你站暫時毋須採取任何預備措施僅須在心理上秘密準備將來可能涉及你站之行動包括撤退人員暨焚毀公文上項行動當在收到代碼閃電兩字時爲之該代碼將使用第肆拾肆號路線致你親收全文完發文者簽名中央

麗德把文件推開，好像幅射塵會從紙上跳躍到他身上一樣。他噓出一口長氣，點了一支新生，把煙深深地吸到肚裏。

『所謂第一號是指黑魯需夫？』

『對。二級及以上各站是指領事館和大使館而言。很有意思，是不是？』

『你們保有這項資料不給我們是錯的。我們兩國不是訂了友好條約和貿易協定？你難道不認爲對我們保持這項資料的秘密是不光榮的？』

『少校，光榮這個詞兒在我們日本人看來是非常嚴重的。爲此而破壞我們和美國友人之間的諾言豈非更不光榮？他們再三向我本人，和我的政府保證過任何對其他友人有關的重要情報由他們負責派司出去，以避免使情報傳遞路線複雜化。他們如果沒有照所說的去做我也沒有證據呀！』

『你當然也知道，田中先生，改寫情報資料是隱藏情報來源的一個常用方法，但這樣一做，情報的價值等級就大爲降低，使人家以爲它不過是無數「靈通

及可靠方面」來的一項消息罷了。拿剛才這一份資料來講，我們看到原文，知道它是直接從敵人方面發出來的指令，我們自當對它另眼相看而給它一種特別的估價。當然，華盛頓會把這份資料派司給倫敦，但一定是把原文的第一和第二人稱全部改爲第三人稱，而大大地降低了資料的可靠性和緊急性。也許，這樣做可以掩飾俄方的恫嚇而符合美方的利益；但是，站在英國的立場上，我們必須爭取每一個鐘頭的時間來籌謀對策。譬如講，我們可以事先作好一切準備，一發現俄國人有撤退的跡象，我們就把他們關進集中營。』

『我瞭解你的意思，中校，不過，這一份資料不是可以從另一途徑送達倫敦？』田中老虎一臉詭譎的表情。

麗德慎重地俯身向前。『請不要忘記我已經立誓保守秘密。還有什麽另一途徑？』

田中老虎的臉倏地鬆弛下來。他很誠懇地說：『中校，我在英國的時候，你們英國人都對我不錯，使我有一段值得回憶的日子，可是我一直沒有好好報答你們。』（麗德想這大概就是老杭說過的所謂『情』了。）『我一直想以青年的一腔熱血爲祖國換得光榮，可是我錯了，我們吞食了戰敗的苦果。要贖免這一個罪愆不是一件小事，正是日本青年的一項最大責任。我對政治無所知，因此應採取何種一個途徑來贖卻前罪也不是我這種人所能告訴你。但是，以我田中個人而言，我對貴國所負良深。剛才，我將一項國家機密洩露給你。這是由於老杭和我之間的珍貴友誼，也是由於閣下的正直儀表和奉行職責的誠實態度所促成。這一張紙對貴國的重要性我當然非常清楚。你是否記得它的內容？』

『記得。』

『你爲了榮譽，不會告訴任何人？』

『不會。』

田中老虎站起來，伸出手。『再見，中校。希望我們能够常常見面。』他那强靭的臉再度出現春風，但是其中可沒有詭譎的氣息了。『中校，我認爲名譽是行爲的一種形態。竹子固然隨輕風而倒，但是强大的柏樹何嘗不隨颱風而搖？這兩句話的意思是：有時候，一個人因爲責任所繫難免失信於人。你可以坐我爲你準備的車子回旅館去。請你代我問候老杭，還麻煩你告訴他那件通訊器材是公家的，市價一千日圓，自然該記在他的賬上。』

麗德握住那隻旣堅硬又乾燥的手，打從心底說：『謝謝你，田中先生。』他從秘密電梯中出來時腦中祇有一個念頭。老杭和墨爾鉢間，黑爾鉢和倫敦間的通訊效率究竟快不快？有多快？

勝利似已微露曙光。

* * *

如今已是一月之後，雙方的友誼可以從相互的稱

呼中看出來。田中先生已經變成『老虎』，而中校也經變成『麗德兄』了。

這幾星期中，以麗德的任務而言，似乎沒有什麽可觀的進展。但是以麗德，杭廸生，和田中三人間的友誼而言，卻有長足的進步。在辦公時間以外，這三個人似乎是分不開的，三朝兩頭在一起吃喝玩樂。雖然如此，麗德很能感覺出老虎在揣摸他的個性和估他的斤量。杭廸生也有同感：『我的感覺是你在進步中。把你領進後花園裏再抽你的後腿這種不顧面子的事情老虎是不會做的。我看你這件事一定已經在幕後進行，至於細節如何，我是一點也猜不出來。我想球一定在老虎上司的手中，而老虎是站在你這邊的。用這裏的土話講，老虎的面子相當大，一般大官都得聽他幾分，所以要作任何重大的決定，他偏向何方是絕對不容忽視的。他在和你初次會晤時就給你那麽吃重的禮物也是聞所未聞的。於此可見他自認所欠英國的情是何等的重了。但是，反過來也是一樣，從那一天開始你就欠他的情，越積越多，越積越重，你自然也得準備一件寶貝來還他，使雙方所欠的情形接近平衡才好。我以前所舉的送蝦還魚的譬喻，你是否還記得？能辦得到？』

『還沒有把握，』麗德心存猶豫。如果他向田中要的『魔鬼44』可以算作一隻蝦，那末他如何能將設想在先的澳門『藍色輪盤』去跟他換？那豈不是等於拿一條不足一寸的丁香魚去換一隻尺餘長的大龍蝦？不用說別的，單說初見時看到那份資料，份量就已經够重。兩億噸的核彈試爆果然如期舉行，各國的激烈反應也正不出俄方所料。然而，西方的反應卻是出奇的快。在英人激動中可能不利蘇俄僑民的藉口下，蘇格蘭場派出大批警察守衛在蘇俄各外交及貿易機構門外，並通知一般蘇俄僑民不得離開居所二十哩之外以防不測。爲了報復，莫斯科對俄境英僑也採取同樣行動，但這是意料中事。美國總統也發表了任期中最强烈的一次談話，嚴重警告莫斯科如在俄境外任何地點投下原子彈將換得美方之全力報復。此項談話固然使一般美國平民產生大禍臨頭的感覺，但對俄而言，效果卻很確實，莫斯科僅歟弱地表示如美國轟炸俄國及其盟邦，俄國也要饗美國以核子彈而已。

核爆幾天之後老虎再度在地下密室約晤麗德。『以下的話你當然不必向他人提起，』老虎又掛起那詭譎的笑容。『上次我讓你知道的那件事「中央」將延期採取行動。』

『謝謝你供給的情報，』麗德說；『你一定很清楚三星期前你做的好事大大緩和了國際間的緊張，尤其對於敝國有利。如果敝國人民知道這完全是由於你的功勞，他們一定對你極爲感謝。說起來，我今後是否再有機會來蒙受你這種慷慨的賜予？』麗德已經學會東方人這套繞圈子說語的技術，雖然要達到杭廸生

那樣的水準還有一段距離。老杭講話極盡花妙圓滑之能事，而且其中還穿揷不少『三字經』一類的詞彙，頗能投合老虎的胃口。

『麗德兄，說老實話，你要的這朶花「魔法44」，是一種稀有的名貴植物，因此它的價值也高於尋常。貴國預備付出什麽代價來獲得它呢？』

『我們在做中國大陸的工作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報網，叫做澳門「藍色輪盤」。由此所得的全部成果可以全部奉送。』

老虎的方面大耳忽然黯淡下來，但是他的眼睛中仍射出詭譎的光芒。『麗德兄，我先爲我將要說的話告罪。你們那「藍色輪盤」成立之初，我的人就已經滲透進去。你說的全部成果我享用已久，你如果不信我可以找檔案給你看。不過，我們已經把它易名爲「桔色路徑」，東西是還不錯，可惜我這裏已經有了。你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同我們交換嗎？』

麗德不禁苦笑起來。J組和M本人引以爲榮的情報網，『藍色輪盤』，在這上面，下了多少功夫，化了多少金錢，冒了多大危險，而結果居然竟有一半的成果無料送給日本！老天，他這一次出門可眞開了眼界。這個消息帶回組織的話無異把一頭野貓投進鴿籠，非天下大亂不可。他柔聲說：『我們貨品有的是。你既然認爲你的花値錢，那就請你出價如何？』

『那末你相信你們有半斤八兩的東西可以交換？有同樣値錢的東西可以有助於敝國的國防？』

『毫無疑問，』麗德理直氣壯地。『如果你有空的話，我倒有一個建議：你是否可以去倫敦玩一下，順便在我們的貨架上看看有什麽東西合你用的？我深信我的老板對你的訪問將一定引以爲榮。』

『這樣說來，你沒有談判的全權？』

『老虎，這是不可能的。由於保密的關係，連我也不知道我們到底全部有多少貨品。我僅能把你所說的意旨傳達給我的老板。還有，任何其他我個人能力所及的事，我無不樂於遵命去辦。』

田中老虎默不出聲，似乎在研究和玩味麗德的話究竟對他有無用處。他邀請麗德去藝妓館吃酒作爲這次會晤的結束。麗德告辭先走，懷着難言的心情去草擬給墨爾缽和倫敦的報告。

＊　＊　＊

現在，在藝妓館猜拳喝酒一通之後，他坐在老虎家裏的虎皮椅上，面對他的牆上掛着巨幅的東方水墨畫，上面的山君神態逼眞，地上鋪的是泰國來的地氈，上面綉的吊睛白額虎更威猛無比。他把煙屁股在一隻彫飾着張大虎口的煙灰缸裏撳熄。老虎說他生在虎年，所以他陳設書房是以虎爲主題。根據老虎好心的推算，麗德是生在可憐的鼠年。

麗德喝了一大口撒該。『老虎，我深不願麻煩你把我從地球上抹除。如果你這一次認爲强大的柏樹可

以抗得住颱風，那我也就非把自己變成三緘其口的金人不可。說一不二！』

老虎把椅子拖近一點兩人之間的桌子，倒了大半杯SUNTORY，再滲一點沙達水進去。外面東橫公路上的汽車聲越過隣近的屋子微弱地傳入他們耳中。九月底的天氣還是相當暖和。還差十分就到子夜。老虎的聲音意外地溫柔：『這樣的話，麗德兄，我們可以談談。尤其是，我今晚要談的事完全與貴國的利益沒有關係；否則的話，以上次的資料爲例，我還是不能十分信任閣下，哈哈。我的故事要開始了，是相當有趣的故事。』他從椅子上起身換坐在榻榻米上，典型的日式坐法，顯然老一輩的日本人是非這樣坐不感舒服的。他用一種教授講課的語調開始他的敍述。

『明治以來，你知道明治就是大約在一百年前改造日本成功，即歷史上所謂「明治維新」的那位天皇，一直有外國人到日本來，而且定居在這裏。這種人大半是些狂人，教士，和學者。生長在歐洲的美國人叫霍恨的（註：Lafcadio Hearn 一八五〇——一九〇四，作者、記者、後歸化日本），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大致說來，這裏的人除了對他們不免有一點可以原諒的好奇心外都能容忍他們的存在。這好比一個日本人到你貴鄉蘇格蘭去定居，跟你講蘇格蘭土話，對你們數十代祖宗傳下來的風俗禮儀不免要問長問短，你也會感覺這個日本人非痴即狂，是同樣的道理。從佔領以來，絕大多數的外來人仕，可想而知的，是來自美國。美國人似乎特別對東方式的生活發生興趣，原因是很多人業已厭倦於他們自己的淺薄文化。在這種文化的薰陶中，一個人祇知道吃多量而烹調粗劣的食物，把自己餵得像隻肥猪，然後因爲體重的增加造成行動的不便，出門必須坐汽車，或者乾脆坐在家裏看低級的電視影片，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日見其退步。而且，由於一般人相信金錢萬能，崇拜它的魔力，將它的多寡作爲評定個人價値的準繩，從而誘使人不擇手段追求金錢，或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即使犯法也心安理得，眞是可嘆。』

『言之有理，』麗德岔嘴說。『但貴國政府不正也在鼓勵它的人民走同樣的路子？』

田中老虎有點激動起來，隨又鄙夷不屑地：『我希望這是一時的現象。這一個時期我無以名之，祇好稱它做「可口可樂潮」。爲了戰敗，我們必須忍受棒球、熱狗、遊樂場、口香糖，大得不像話的乳房，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牛鳴馬嘶的熱門音樂，拉鋸擦背的新奇舞蹈。人民無法鞭打失敗的政府以洩恨，祗好借民主爲名，對政府以前認爲崇高的東西，諸如代表武士道精神的神風攻擊隊，祖先的祭祀，神道的崇拜，通過各種極端形式來加以反對。這種人懵懂無知，實在可悲。『——老虎幾乎咬牙切齒地——『幸而

，這些人在整個日本歷史中看來，祇能算是朝生夕死的一羣，他們對歷史所能產生的影響，和螻蟻蒼蠅相比，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罷了。』他停頓一下。『現在回到我原來的話題。美籍的居民大致富有同情心，當然，這祇是指對低層的日本人而言。他們欣賞日本女人的溫柔順服，即使是虛情假意的也好。他們欣賞我們舊社會殘存的一些生活型式，想拋棄美國社會的混亂而投入日本社會的簡樸。美國簡短的歷史不容許它的人民在精神上獲得多方面的享受，因此他們也醉心於日本人的花道，茶道，對祖先的崇敬，對歷史的禮拜，雖然他們對這些事物的內在涵義也許一無所知。』

『你不是言之過甚了嗎？老虎。我個人就有很多美國朋友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淺薄。可能你在說的都是些低級的美國大兵，他們的老子也許還是愛爾蘭、德國、捷克或波蘭的公民。他們本來應該在他們自己的祖國耕田、開鑛、或打漁；而現在，祇因爲多幾個錢可以化，就六親不認，竟把星條旗作爲代表各人祖國的共同國旗了。這些人到日本來，娶妻生子，定居下來；但是要有什麼情況發生，他們還不是拔脚就走？好多在德國定居的英國人在這次大戰中的表現就是最好的例子。當然這和你剛才所提的霍恨先生是截然兩回事。』

田中老虎聞言深深一躬，頭幾乎要觸到地上。『麗德兄，請原諒我的放肆，你說得對。我扯得太離譜了。我不是拉你來向你傾吐被人家佔領的牢騷，或是發洩我對戰敗所懷的積恨。你說得對。我自己也有很多美國友人，有教養，有成就，也定居在日本。他們在藝術、科學、和文學上都有高深的造詣，被日本社會引以爲榮。』

『因爲敝國從來也沒有給人家佔領過，所以將一種文化强加之於另一種文化上在我們是未有的經驗。因此，處在同樣的情況中，我將產生何種反應，我感覺難以想像，可能和你是大同小異的罷。好，還是請你言歸正傳。』炭火在爐子中緩緩地燒着，維持着壺水的溫度。麗德從壺中拿起微燙的撒該，倒入酒杯，一飲而盡。田中老虎搖擺幾次臀部和雙脚，活絡一下血脈，重新打開話盒。

『如我剛才所說，大都份來日本定居的外國人祇是些與世無爭的怪人。但是有一個怪人，今年正月來的，却是澈底的與衆不同。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徒。麗德兄，你不要笑，就是說他混世魔王，妖魔化身，也不見得過份。』

『老虎，我碰到過的壞人也爲數非少。大致講，他們多少有點瘋狂。你說的這一個人是否也屬於這一類？』

『全恰相反。此人之工於心計和熟諳日本人民的心理足資證明他是一個傑出的天才。日本的學者和科

學家一致認爲他是一名科學研究工作者，又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世無其四的收藏家。』

『他收藏什麼東西？』

『他收藏的是「死亡」。』

＊　＊　＊

麗德聽了田中這個戲劇性的答覆不禁要發笑。『收藏死亡？你意思他以殺人爲樂？』

『倒不是。麗德兄，並不這麼簡單。他是唆使或誘使人家自殺。』老虎停住口，皺起眉頭。『不，這樣說還是不够確實。還是說他提供一個「自盡勝地」免費供人充分利用。從開闢這樣一個勝地到現在一共僅半年的時間中，已經有六百個人在他那裏走到生命的終點。』

『那你爲什麼不逮捕他，鎗斃他？』

『麗德兄，能够這樣做就好了。我還是從頭講起的好。今年正月，有一對合法入境的外國人夫妻兩個，男的叫夏滌漢博士，他老婆的閨名叫艾蜜。兩人都持有瑞士護照。那男的自稱是一名園藝家及植物學家，又說他自己對亞熱帶植物有獨到的研究。他有巴黎園藝學會，苟氏花園，以及其他類似團體的推薦書，雖然措詞都是語焉不詳的。他一到日本就和日本的同類組織以及農業部接觸，表示他預備化至少一百萬英鎊在我們國內建立一個植物園，從世界各地把所有名花異卉，稀有植物全部運到這個園中栽植。爲了要儘速使他的園子成型，這些植物他都儘可能挑大的買，運費自然也全歸他付。如果你對園藝略有所知的話，你就知道這該化多少金錢和多少人工才能辦到。』

『抱歉得很，我對園藝是全部外行。』麗德搖搖頭。『可是，我想這大概和德克薩斯的石油富豪出資從弗羅里達把全部長成的大王椰運回家是異曲同工的罷？』

『一點不錯。他這個園子不對一般民衆開放，祇無條件供給已有地位的日本專家們利用。日本政府爲答謝他這個美意，批准他可以居留日本十年。像這種情形是絕無僅有的。在這段時期中，由於手續關係，移民局請求我們幫他們調查一下這位先生的背景。我在瑞士沒有人，祇好轉請CIA代辦一下。CIA後來給我的答覆說他的出生地是瑞典，在瑞士似乎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問題是沒有的。雖然他在瑞士祇有位在洛桑的一幢一樓公寓式房子，但是他在瑞士聯合銀行的存款是一等的。據我所知，這表示至少要好幾百萬千把萬才可够格稱爲一等。因爲金錢是瑞士唯一判斷好人壞人的標尺，所以瑞士人說他沒有問題別人也無法提出異議。但是，至少他自命爲植物學家一點無法加以證實。巴黎園藝學會和苟氏花園在這一點上的答覆祇稱他是一名業餘的植物愛好者，曾熱心地捐出大筆錢款資助他們組織植物探險團，所有採集回來的樹木花草現都種植在他們園內。所以，總結起來，

誰都會說他是一個有趣而無害的人，而照他嗜好說起來對我們日本還多少有點益處。對不對？』

『聽起來的確如此。』

『這位博士排場濶綽地在日本環遊一週，看中了我們南部九州地方一座傾圮的府第，位在距離福岡不遠的一處偏僻的海岸邊。在古代的時候，這一帶原有不少王府巨宅，俯視着著名的日俄之戰所在地——竹島海峽。這些府宅多半已告敗壞不堪。我現在說的這一所情況比較好，直到上次戰爭爲止，裏面一直住着一個古怪的家庭，是日本的紡織界巨擘。巨宅花園的外面還建有一道相接的高牆，而這道高牆却正中夏濂漢博士的下懷。有錢事好辦，他雇用了成羣結隊的建築工人和裝璜師來替他將房屋弄成煥然一新。他向世界各地訂購的花木也已陸續運到，由農業部行文海關全部准予進口，被移植在他園內適當的處所和土壤內。此地我要補充的，他選擇這一塊方圓五百英畝的土地還有一項特別的理由，就是：這一塊土地全巧在火山帶上，有很多在日本並不稀罕的溫泉和噴煙口，提高了週圍空氣的溫度，使熱帶草木能够迅速生長。這位夏博士和他那母夜叉一樣奇醜無比的老婆很快就搬進了這所宅子，開始就近招募願意爲他們服務的人手。』說到這裏老虎面有憂色。『福岡的警察局長很早就有報告來，認爲此對夫妻行迹奇特，恐非善良，擬加以密切注意。我起先還認爲他神經過敏，祇一笑置之。不幸，警察局長的想法在他對夏博士所雇用人手的背景調查上獲得有力的證明。他們有淸一色的背景：前黑龍會的人。』

『黑龍會是什麼組織？願聞其詳。』

『黑龍會這個組織在戰前就被正式解散，』田中老虎喝一大口威士忌，舐舐嘴唇說。『但是，當它在全盛時期時，它是日本最强大的一個秘密黨會，一般老百姓對它莫不談虎色變。成立之初，這個組織的組成份子絕大多數是明治維新後無以爲生的那批殘餘「壯士」。可是後來，裏面什麼不良份子都有，像恐怖份子，匪徒，法西斯黨徒，遭開革的海陸軍人，貪汚發財的文武官吏，品性惡劣的特工人員以及其他階層的渣滓都擠身進去，狼狽爲奸。再後來，由於私慾和非法利益的慫恿，連表面上受人尊敬的工商鉅子和內閣中的部長等都暗中入了黨。怪的是，當然現在看起來就不覺其可怪，夏博士放棄物質文明能帶給他的快樂，而搬到這種偏僻的地方去住。原來這個地區從前非但是黑龍會的大本營和發源地，而且還是其他極端主義者的溫床。從前黑龍會的首腦頭山滿就來自福岡，無政府主義者廣田，法西斯主義者議員中野都是。福岡一直是黑色人物的搖籃，從前固然如此，而今何嘗不然？此種黑色份子要全部絕滅是不可能的。即以貴國爲例，聲名狼藉的黑衫黨最近不是又告崛起？夏博士並不十分困難地招到二十來個孔武有力的危險份子

，穿上他爲他們準備的制服，分別做他的僕人和園丁。福岡的警察局長有一次鍾門拜訪，客氣地向他指出這個事實，即他雇用的人都是些危險份子，富有若他，似乎也應考慮到自身的安全。夏博士不接受他的忠告，他認爲他雇用的這些人或有不光榮的過去，但現在都已改過自新，能爲他勤勉工作；再者，他希望這些人能好好保護他那些來之非易的植物，不要讓好奇無知之徒隨便攀折。這個理由說得很冠冕堂皇，而表面上壓人的財勢也似乎更容易令人信服。警察局長向他鞠躬告辭，對他宅內的陳飾華貴，氣派萬千，尤其在貧瘠的福岡，不免留下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

『那麼，夏博士手下的這幫人有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這倒沒有。他們祇是爲他個人工作的人，充其量也祇好算是他的衞士罷了。問題要比你所想的複雜得多。就像我開頭說的，他開闢了一處「自盡勝地」，或者，通俗一點，叫它「死亡樂園」好了。』金質的虎牙又在笑容中顯露出來，老虎似乎對自己所起的這個名字頗感沾沾自喜。『麗德兄，從你的表情看來，你大概認爲我非醉即瘋。請你繼續聽下去。這個夏博士，你知道他在他那園子中種點什麼花木來着？全是有毒的植物，溪沼和河流中呢，全是有毒的魚類。他還不知道從那裏搞來種類繁多的毒蛇、蠍子，和毒蜘蛛，讓牠們在園中自由爬行覓食。他和他那母夜叉不怕這些東西。無論何時從屋中出來，那男的總是穿着全副十七世紀武士用的盔甲，那女的穿着另外一種特製的保護衣。其他人都穿高到膝部的長統橡皮靴，還帶上消毒口罩，防止傳染。』

『夏濂漢博士的地方可眞是經過精心設計的遊樂勝地。老虎，你說得對。』

『還沒完咧。你是否聽說過南美洲出產一種叫做「砒爛泥牙（PIRANHA）」的魚？他們可以在一小時內把一匹馬吃到祇剩骨頭爲止。這種魚的學名叫做Serrasalmo，有一種分種叫NATTERERI的，最是厲害。他在池沼溪流裏不放我們土產的金魚而放這種魚，他居心何在是不問可知的了。』

『請原諒我的笨拙，老虎，我實在想不出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　＊　＊

現在已是凌晨三時。東橫公路已經一片寂靜。麗德毫不感覺疲倦。他全神貫注在老虎給他講的這個人身上——這個瑞士來的夏濂漢博士，自稱是植物園藝學家，却以搜集死亡爲他的主要興趣。老虎既把這件事情列爲一種不足爲外人道也的非凡機密，那今晚講給他聽絕非茶餘酒後聊天助興之擧。其故安在？麗德猜想圖窮自會七見，且不要急，聽他講下去就是。

老虎用手心擦一下臉。『今天朝日新聞出的晚報

你有沒有看？有一樁自殺案件。』

『沒有。』

『有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兩次參加大學入學考試失敗。他住所附近的一家百貨公司正在進行擴建工程，打樁機不停地在打樁，他走到工地上去，在工人們冷不防中，排開衆人，跳上地基，在打樁機的樁頭以雷霆萬鈞之勢急遽降落的幾秒鐘前，把自己的頭顱迅速地放置在預定的着落點上。』

『慘極了，爲什麽？』

『因爲他使他的父母和祖宗坍臺丟臉。爲了贖罪，他就走上自殺的路。自殺可以說是日本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面，』老虎停頓一下，『也可以說是最崇高的一面，完全要看你從那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這個孩子和他的父母將獲得鄰里的一致讚美，因爲他做了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

『把自己的頭壓成楊梅果子醬？有什麽面子可言！』

『這和在你死後女皇追頒你一隻維多利亞十字章有相似的意義。』

『但是十字章的領贈是因爲我生前的犬馬功勞，而不是因爲我的死亡。死亡不是功勞。』

『我們日本人的想法就大異其趣，』老虎尖刻地說。『根據一般你認爲是老派人的想法，任何耻辱必須湔雪，而結束你自己的生命便是表示自己有雪恥誠意的最佳方法。』

『這個青年考不取大學，他爲什麽不去試試比較容易的專科學校或職業學校？我們英國人最多自己罵一聲「去它的！」然後着手去尋找另一條可行之道。自己不會找，父母也會幫我們找。我們絕不會用自殺來解決問題，因爲，非常簡單，自殺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祇要不自絕，留得青山在，天一定無絕人之路的。對我們，相反的，自殺是一種懦怯的行爲，是一種沒有勇氣接受人生挑戰的表示。誰要這樣做了，誰就給自己帶來耻辱，並且喪盡了父母的面子和祖先的榮譽。』

『這種觀念的確和我們南轅北轍，全恰相反。今天晚上，那個孩子的父母一定在大事慶祝，並且會使得他們鄰居羨慕不止。「名譽重於生命」在我們是不移之理。』

麗德聳聳肩。『我是想，假使這個孩子有這麽大的勇氣自殺，他的死亡無異是國家和社會的損失。大概在整部日本歷史中都彌漫着這種訴諸於自盡的病態興奮。一個人如果如此輕視自己的生命，那他還會珍視人家的嗎？前兩天，我在東京鬧區看到一件連環車禍，也有死的，也有傷的，整個現場躺滿了人，血肉狼藉，慘不忍睹。警察來了，他們不先設法去救援傷者，卻忙着量地皮，畫粉筆線，照照相，大概是預備送呈交通法庭作爲將來開庭審理的依據。這也不是我

這個英國人所能瞭解的。』

『這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老虎冷淡地說。『我們這裏人口過多，可以合法墮胎。這種車禍來得正好，在解決人口問題上不無小補。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雖然自殺是以暴斃來解決個人的問題，但是日本人的自殺是一種非常冷靜的行爲，並無你說的病態興奮的成份在內。我們有一個關於四十七名浪人（註：即衞士。）婦孺皆知的民間故事，我可以講給你聽作爲例子。由於他們的未盡職守，他們的主君淺野遭人暗殺。他們立誓復仇，而且也辦到了。然後他們集合在一個叫做赤穗的地方，四十七人一人也不少，集體切腹謝罪。每年這一個日子，火車非得加班來運送向他們頂禮致敬的香客。別的且不談，你能說這樣的自殺是一種病態興奮？』

『假使你們以這種觀念做基礎來教育兒童，那你就無法不讓他們產生「自殺者景行也」的想法。你說可對？』

『正是，』老虎引以爲榮地應道。『每年有兩萬五千名日本人以自殺結束他們的生命。而且，人們還在自殺的地點和方法上爭奇鬭勝，如果不能壓倒人家，也至少須趕上潮流。不久以前，一個學生竟在林場中嚐試把自己的頭鋸掉而獲得成功，因此贏得全國的喝采。墮入情網的愛侶爲了恐懼愛情的可能變化手牽手到日本第一名勝的日光縱身跳入華嚴瀑布『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討厭水而愛好火的人可以選擇大島的三原火山口。當局爲了阻遏這種流行的消極風氣，特地成立一個自殺預防中心，但是收效極微。日本的鐵道像蛛網一樣密佈全國，厭世者祇要在黑暗中躺在軌道上，其他什麽他都不用管。像這種情形，有效的預防怎麽可能？』

『聽你講你好像很贊許這種行徑。但你講了半天到底和這個夏家花園有什麽關係？』

『關係太大了。雖然夏博士討厭不相干的人侵入他那慘澹經營的植物園，可是日本人卻非常中意到他那裏去結束生命，因爲到他那裏去可以有全套享受。先坐我們有名的夢想快車到京都，從那裏渡過充斥史蹟勝地的內海——琵琶湖；在彼岸別府搭火車到福岡，然後步行也好，坐計程車也好，沿着風景優美的海岸線便可以到達「死亡樂園」那懾人魂魄的高牆了。爬上去，或賄賂送食物的人把你走私進去，然後走你畢生最後的一段路。你也許獨自一人，也許有你情侶相伴，不妨在這最後一段的黃泉路上回憶一下已逝的悲辛和歡笑，瞻望一下到達極樂世界後的快樂遠景，然後準備迎接死神的光臨。死亡雖然十分肯定，怎麽樣死法卻是不可測度的。也許，當你在寂靜的小徑上走着時，一條響尾蛇突然咬上你的小腿。也許，當你走累後坐在大樹下小憩時，從惡花毒葉中流出來的毒露慢慢地滴聚在你身上。也許，爲了饑餓或爲了好奇，你去採一些草莓或摘幾隻桔子吃。如果你希望速戰

速決，你可任意選擇一個火山噴煙孔跳下去。這種噴煙孔的溫度約在攝氏千度左右，你進去時最多給你時間喊叫一聲。或者，樂水的智者可以縱身入溪，作畢生的最後幾划，吃了這麼多年的「撒西米（註：生魚）」，將自己活生生地餵魚似乎也可算功過兩抵。

『眞正的參觀者和植物學家固然可以將派司出示給擋在大門前路中的警察看而獲准入內，但是有志自盡的人還是可以運用人類的最高智慧，克服種種困難；像東柏林的德國人投奔自由一樣，進入這座禁園。有鑒於此，仁慈的夏博士立了很多畫有骷髏頭和交叉死人骨頭的木牌，警告行人不得前進。但這些木牌毋寧說是招攬生意的廣告牌還比較貼切一點。他還搞了很多大氣球，高懸在他屋子的上空，促請過往行人注意小心，但這些氣球的作用不正像大海中的燈塔在指點行人的迷津？來罷，死亡樂園在此，要死的請由此進！』

『老虎，有一點我不瞭解，』這是麗德第一點疑問。『你好像頗以日本人的看重名譽和勇於捨生自傲。那有了這麼一個好去處，豈不是得其所哉，讓它存在好了？』

『我不反對自殺，』老虎不滿地。『但是我反對在外國人設計佈置的地方自殺，這有損於我們日本人的面子。再者，這也是首相的密諭，叫我設法加以阻止。』

『那你爲什麼不運用大刀濶斧的手腕，拘捕他，放一把火把園子燒掉？』這是麗德第二個疑問。

『用什麼理由去拘捕他？他沒有做犯法的事，而且表面上看，他還對日本的自然科學研究不無貢獻。日本人到他園子裏去自殺怎麼可以怪他，祇好怪日本人自己。無端的拘捕一個有地位有鈔票的外國人一定會引起國際間尤其是瑞士政府的不良反應。他有的是錢，怕請不到享譽國際的大律師？』

『那你已經採取了些什麼步驟？』

『我會經推動不同的調查團體去拜訪他。他們都受到禮貌的接待，和洗耳恭聽他的牢騷。他爲他的珍花異木都被自私的自殺者任意攀折破壞而痛心疾首。他說他願意和有關機關全力合作阻止閒人入內。祇要不把他和日本同道所珍愛的園子關閉，他化多少錢都甘願。他說他正在成立一個研究室，由他聘請專家主持，從植物中提取毒液再加以煉製濃縮。他預備把這種濃縮的毒汁無條件分送給適當的日本醫藥單位。你知道稀釋以後，這種毒汁是非常有用的東西。但是，這等於一種變相的賄賂，使這些調查團體反過來支持他。』

麗德忽感睡意來襲。時間已四點鐘了。東方已現出魚肚色，把近旁的的房屋輪廓淡淡地顯現出來。他把最後半杯撒該倒入口中，感覺舌頭上似乎已長了一層厚苔，已經辨不出酒味，喝得太多了。他不想再聽

這種聊齋式的故事，床和枕頭才是他現在渴需的東西。

然而老虎一點也沒有倦意。他臉上深深的皺紋中仍透發着勃勃的精力和鬪志，像一隻出檻的猛虎，正預備作噬人的一搏。他又搖擺幾下屁股和兩脚。『一個月之前，麗德兄，首相鑒於這個園子是否值得保留的問題已經演變到在報上公開爭論的階段，就手令內相，內相又召見我叫我查明眞相。我派了一名得力的部下去福岡，命他不必做別的，祇要觀察和報告就好。一星期後，我們在死亡樂園附近的海灘上找到他，兩眼已瞎，人事不知，下半身被燒灼得皮爛肉綻。經過急救後，他口中祇喃喃地唸着：「悲慘呀，紅蜻蜓在那墳墓上飛舞……」週而復始，直至於死。』

麗德感覺似在夢中。曉色將臨，小院中流水淙淙，他這個蘇格蘭人置身在日本大亨的寓所裏，四週是陌生的紙門和塌塌米，肚中裝滿不知是何時喝下的撒該，却在聆聽一個可信的人講着難信的話！『後來呢？』

田中老虎拉一下衣襟，正色相告：『還有什麼後來可談？我祇好向我的上峯請罪；我祇好等一個圓滿的解決辦法。一直等到你來，才算等出一個結果。』

『我?!』

『不錯。你得爲我去跑一趟。』

麗德打一個呵欠，他實在熬不住了。這樣胡搞下去恐怕是沒有底的。老虎大概給鬼迷了頭，那他有什麼辦法？他說：『老虎，時間不早，大家睡覺吧。今天我們已談得够多，沒有談完的明天再談怎麼樣？這個問題的確傷腦筋，讓我研究一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意見。』他兩手撐着扶手預備站起來。

『坐下，麗德兄，』老虎口氣堅決，幾乎是在下命令。『如果你還有點愛國心的話，你就明天動身。』他看一下手錶。『從東京總站搭十二點二十分的車南下，目的地是九州的福岡。你不必再回旅館去，也不必再見老杭。從現在起，你直接聽我的命令。明白不明白？』

麗德好像被野蜂叮了一下，倏地坐直。『怎麼一會事，老虎？』

田中老虎神情嚴肅。『你上次在我辦公室會經向我表示過，爲了交換「魔法44」你可以替我辦到任何我個人要你辦的事情。』

『我沒有說替你辦到，我說願意盡力去辦就是。』

『這就够了。君子言必有信。我聽你這麼講，我就去求見首相。他囑我着手進行，但須將此事列爲國家機密，除了他和我兩個外，祇有你知道了。』

『好了好了，老虎，』麗德不耐地。『長話短說，你究竟要我替你做什麼？』

但是，像老虎這種脚色，談話要簡要繁，安得由人

家做主？『龐德兄，也從現在開始，我們是一家人了，我講話不客氣的地方，務必請你包涵才好。連我在內，我們在朝的日本官員對戰後的貴國人民似乎都缺乏好評。你們對大英帝國的日趨衰微非但無動於衷，而且還亟亟於自動來砸掉這塊一度光彩奪目的金字招牌。好，』他伸起一手，『我們暫時不談這個政策問題好了。但是你們有很多莫明其妙的表現，像在蘇伊士運河上演的這一齣戲，使人看了實在洩氣。如果這齣戲不能算是歷史上最惡劣的一幕，也至少可說是最可憐的一節了。你們的政府已經三番四次使人感覺它已經沒有統治能力，而把統治的實權過戶給工會。工會的政策，不消說，是工作越少越好，鈔票越多越妙。英國人一向標榜「誠實是最好的政策。」但是，這樣做是誠實嗎？少做多拿能對得住自己的良心，還是有助於使祖國強大？一向受人讚美的英國民族，好似一頭頑強健壯的公牛，一直被困於來自政府和工會的病菌，使牠蛻變成一隻既病且瘦的老牛，奄奄一息，躺在牛棚裏等死。同樣的病菌又害得大家，包括你們的國防部長在內，醉心於找尋快樂，祗知道吃穿嫖賭，那知道國運在走下坡？至多，在喝下午茶的時候，大家發發牢騷，怨嘆天公不做美，時常下雨下霧；或者甜蜜地追憶自己童年時，那是老頭子或爺爺的時代，大不列顛帝國是何等的强大和受人尊敬，但是現在呢？唉！或者索性說長道短，談談宮幃秘聞或貴族和大臣的風流艷事，將一個沉悶的下午輕鬆地打發過去。』

龐德放聲大笑。『老虎，眞給你形容得淋漓盡緻！你該把它寫下來寄給泰姆士報的讀者投書欄，署名就用「八十歲老牛郎」好了。說實在的，你和英國已經隔閡得太久，應該抽空再去一次，好好看一看才對，我們搞得還不壞呀。』

『龐德兄，你這樣說就是自認不行。「搞得還不壞呀」使我想起有的孩子拿到一張成績一場糊塗的報告單，在把它塞到他爸爸手中去以前，口中就喃喃自辯，「還不壞，還不壞。」還不壞實在的意思就是「大高而不妙。」如果我們不想諱疾忌醫，如果你們不怕忠言逆耳，凡是你們眞正的朋友都會說你們現在搞得實在太壞。現在你來向我求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報資料，希望它像靈芝仙草一樣能救治病人於垂危。從前，你們可需要這樣做？你們肯不顧面子，乞求人家的施捨？這且不談，我們又為什麼要給你們？這樣做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對你們又有什麼好處？這好比把嗅鹽塞給一個過去輝煌神氣而今酗酒潦倒的拳擊選手，讓他在比賽中難逃一倒前嗅用一下，聊盡人事而已。』

『口上積點德，老虎，』龐德涵養再好也感覺聽不下去，民族的自尊在他血管中洶湧澎湃，他爆發起來。『不要光說人家，忘了自己！批判人家怎麼可以用你自己躲在老鼠洞裏定出來的標準？你們不過是一班給人家打濕的軍閥，現在養胖一點了，又蠢蠢欲動，想一腳踢開你們的美國主人，重新建立一個武士道共榮圈。你們這種當人面九十度鞠躬，背了人一肚皮陰謀的笑裏藏刀，口蜜腹劍的作風可以騙別人可別想來騙我！告訴你，老兄，我們英國經過兩次大戰，國力已經的確大不如前；我們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的確使一部份國民比已往好吃懶做；我們讓殖民地也許獨立得太快；然而爬上額非爾士高峯，在各種運動上獲得光榮記錄；然迭次得到諾貝爾獎金的，仍是我們英國人。我們的政治家也許使人失望，但是你們的政治家何嘗使人民百分之一百的滿意？所有政治家的理想都是很高的，我們難道因為尚未達到這些理想而單單諉罪於政治家？總而言之，英國的老百姓至少仍是不錯的，雖然我們人口的總數祗有區區五千萬。』

田中老虎挨了一頓罵反而笑容可掬。『龐德兄，說得好。不出我所料，有名的英國堅忍主義終於招架不住我淩厲無比的舌劍唇槍而發火了。我沒有惡意，祗是作一個有趣的測驗而已。我和首相也說過類似的話，你猜他怎麼回答？他說，好，田中先生，你進行好了。考驗一下那個龐德中校。他成功的話，表示英國還有能幹的人，那末讓他們拿走這件寶貝，我也感覺安心了。如果他失敗，那你就婉言拒絕算了。』

龐德不耐地聳聳肩，他還想在老虎的殺伐中力圖掙扎。他勉強地招架一下：『好罷，老虎。講出來聽聽看到底是什麼無聊的考驗。又是什麼武士道的戲法罷？』

『多少是，』田中老虎冷冷地道出他的企圖，『你將進入這個死亡樂園，在裏面斬除這條蛟龍。』



街上寥無人影，露水已經下降，黑色的豐田牌小型車疾馳而過。

田中老虎穿着隨便，祇帶了一隻小小的盥洗包，完全是一副郊遊派頭。他說他要帶麗德去見識一下風情特殊並且能使人心曠神怡的日本澡室。他們要去的那個地方非常幽靜，在那裏來開始改變麗德的身份是非常合適的。

各種證據都顯示那個夏滌漢博士是一個死神的代理商。他痛恨世人，還是他這樣做樂在其中？田中老虎既不知道，也不願爲了解答這個謎而去傷腦筋；但是他決意，一方面固然也是奉首相之命，把這個惡魔剷除。然而，爲了他具有外國國籍，田中無法叫自己的同胞去執行這件任務。麗德的適時到臨正好解決了這個難題。第一，幹這種秘密工作，麗德經驗豐富，技術超羣，是一位能手。第二，劊子手和受刑者都是外國人，如果鬧出皮漏，日本政府可以隨便編一個外國間諜在日鬪法的故事來對外搪塞。他們可以拘捕麗德，加以審訊、判刑，然後偷偷把他送回英國。若麗德不幸給夏博士或他的手下弄死呢，他們也可藉口麗德有英國政府情報員的身份要求夏博士自動離境以緩和英方的憤怒。田中老謀深算，知道自己下的這盤棋是絕不會輸的。但是他在說服麗德接受這件工作上却費了不少口

舌。麗德認爲雖然這類工作他幹之有素，但這位夏博士和他個人無寃無仇，和他祖國更無牽涉，那他何忍去把他殺害？老虎鼓其如簧之舌，說這個惡魔已經誘使五百名日人走向自絕之路，任何有良心有熱血的人都不應任他繼續胡作妄爲下去，何況你麗德兄是一個俠義之士，路見不平，豈可不拔刀相助？至於說到爲國家，那就更其應該，因爲憑此日本政府決意把『魔法44』拱手送給英國利用，大大地增强了英國的安全，你麗德兄等於間接拯救了全英人民，那豈不偉大？豈不該做？麗德說話是不錯，但像他這副外國人長相，五里之外人家就已經看淸楚他，這件工作恐怕事實上大有困難。老虎叫他放心，一切已經安排就緒。首先，他們要去澡堂好好洗一個澡，麗德可在那裏接受初步改造，小睡一下，然後老虎會陪他搭車南下。不管怎麼樣，初步改造中至少有一部份是適意非凡的；老虎的臉上又浮起一個詭譎的笑容，他再三向他的客人保證。

澡堂的外觀有似一家日本客棧，由一條曲折的小徑通往門口。小徑上鋪着石頭，兩旁植有矮松。雖然才淸晨五時，可是在那低矮的門廊下，三個穿着艷麗和服的女人却已精神抖擻，春風滿面地在躬身迎接他們，使裏面的昏黃燈光和一塵不染的地板看起來不那麼單調乏味而憑添不少生趣。大家一再鞠躬和還禮之後，麗德跟着老虎脫掉鞋子，但是因爲拖鞋太小，他祇好穿了襪子進去。老虎把他這個小小的失禮解釋給三個女人聽，引起她們一陣輕笑。然後，遵老虎之言，麗德跟着其中一個穿過發亮的走廊，進入一個祇有紙門爲隔的房間。原來裏面是一間袖珍型的臥室連帶一間土耳其浴室。有一個年輕的小姐，她那白晳的皮膚祇有極小部份被一副過小的白色奶罩和一條白色三角褲遮住，走到麗德面前，深深一躬，道一聲對不起，就動手來解他褲上的鈕扣。麗德趕忙把那雙纖手握住，用半懇求半命令的語氣對那送他來正在關門引退的女人說：『請田中先生。』救兵來了，田中身上祇穿了一條內褲，問道：『幹什麼？』

麗德說：『老虎，這位小姐這麼漂亮，我和她一定合得來。但是，你是否可以給我說明一下：今天是我吃她呢還是她吃我？』

老虎充滿耐性地：『麗德兄，我看你頗有學習一下「服從命令，不問問題」的必要。在以後這短短幾天中間，你我之間的關係也是基於此一原則。你有沒有看到那邊的木桶，下面有炭火在燒？這位小姐替你把衣服脫光後會請君入甕，把你慢慢地煮。大概祇要十分鐘的時間你就會大汗淋漓，那時她會叫你出來，把你從頭洗到脚，還會用一支象牙做的小匙替你挖耳朶。這之後，她會把一種强力的深色顏料，這是我給她的，倒在那邊盛着熱水的瓷磚浴缸裏。你將在浴缸裏靜躺，儘量放鬆自己，自己把頭髮和臉洗一下。她會

把你擦乾，並且把你的頭髮剪短，弄成和日本人那樣。然後，你將躺在這張小床上，她替你按摩，隨你高興而儘量延長這項令人連骨節骨髓裏都感覺適意的手術。你會怡然入睡，等你一覺醒來，她就會端上你們吃慣的鹹肉，煎蛋，和咖啡。至於你要同她先親嘴後刮臉，還是反過來，先刮臉後親嘴，那悉聽尊便。就這樣了。』老虎簡短地問了那少女一句，她風騷地掠一下頭髮，回答了他的問題。老虎轉向麗德：『她說她名叫眞子一番。眞子意思「眞理」，一番就是一號。這裏的服務生爲了方便都編了號碼。好了，請你不要再打攪我，我也要去逍遙一下。除了不必染色外，我將經過的程序是和你完全一樣的。不過，洗這種澡，我早已是識途老馬；在你，却是第一次，因此你從中獲得的刺激和樂趣將勝我百倍。你和我在一起絕無上當的可能，所以請你在這個新奇而有益的經驗中儘量嚐試和體味每一點可以獲得的甜蜜和快感，就好像這也是你畢生的最後一次一樣。好，回頭見，麗德兄，春宵苦短，但如你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就是一個能及時行樂的智者。等你從我所說的快樂中醒來的時候，』老虎邊說邊走，把手惡意地一揮，『你已搖身變爲一個截然不同的新人，老夫當拭目以待，哈哈！』

麗德聽了這一席話茅塞頓開。所以，當眞子爲他忙碌地解衣除褲時，他就不客氣地輕輕捧起她的俏臉，俯身吻向那一對香軟的，有似鮮花初放的櫻唇。

過後，他微醺猶在，倦怠地，舒適地躺在木桶裏流着汗，回憶起在倫敦時M的召見，說起這一次任務用不到硬傢伙，純然是外交性質，他不禁嘟一下嘴，心想我麗德大概是前生註定非動刀鎗不可的，縱使是純外交任務也會最終演變到天覇拜山，眞是天數！

眞子站在巨鏡前撥弄着秀髮和眼睫毛，聽到麗德叫道：『眞子，我要出來了！』她嫣然一笑，鞠一個躬，慢條斯理地把自己的奶罩解掉，朝木桶走去。

麗德忽然想起：老虎說的要變成一個新人究竟作何解釋？他握住眞子來攙扶他的纖手，從桶中跨身出來，自不轉睛地看着她那對挺秀的乳房因爲用力而綳緊起來。

＊　＊　＊

跟着田中老虎在東京車站的人堆裏擠進擠出的那個傢伙的確是個新人。麗德的臉和手都是淺褐色；頭髮已經剪短，分得整整齊齊地，擦足了油；眉毛已經加以精工修剪，給人一個上蹺而不是下垂的印象。他的行頭也已經翻過，穿得和百分之八十的日籍旅客一樣；上身是件普通的長袖白襯衫，鈕扣一直扣到袖口；打一條蹩脚貨的絲質黑領帶，在領帶的正中有一支金色的夾針；下身是條現成的黑西褲，用一根便宜的塑膠皮帶鬆鬆地把褲子吊在肚臍下面；脚上穿的藏青

色尼龍襪和黑色塑膠拖鞋的尺碼倒正好，大概是費了一番苦心才配到的。他的肩上還掛着一隻用舊的日航旅行包，裏面放一件洗換用的白襯衫，一兩套內衣褲，一些不值錢的洗盥用品，和新生牌香煙及隨煙奉送的火柴等等。他的褲子袋裏有一把梳子和一隻塑膠皮夾，裏面有總計五千日圓的小額鈔票，還有一隻手錶和一把矮結棍型的小刀，根據日本法律，刀鋒不得超過兩寸。他帶了一些衞生紙來代替手帕，因爲據老虎解釋：『你們西方人這個習慣，把鼻涕醒在潔白的蔴紗手帕裏，再當它寶貝似地放回衣袋，眞是莫明奇妙！請問，麗德兄，你們對身上其他各種排洩物會不會作同樣的處理？當然囉！所以，在日本就學日本人的樣，這種不潔的東西把它馬上處理掉，身上清清爽爽，多好？』

麗德回憶着剛才離開澡堂前的一幕，委實想不起他那套化裝用的衣着是什麽時候給送來他房裏的。眞子可高興透了，一面幫他穿衣服，一面笑迷迷地三番四次評論道：『現在可像一位日本先生了。』有人在篤篤敲門，眞子依戀不捨地抱住麗德作最後一吻，然後走去開門。原來是老虎進來拿麗德穿來時的衣着。

『所有你的東西，這裏的和在旅館裏的，都將送交給老杭保管。等我們啓程以後，老杭會通知你的老板你我兩人離開東京是到操作魔法44的單位去，距離東京大概有一天的路程，要幾天後才能回來。老杭也相信我們的確是如此，當然他暫時還不必知道眞相。我自己局裏的人祇知道我到福岡去公幹，但是不知道有你在一起。我們先搭快車到愛知縣的蒲郡，然後乘水上機飛越伊勢海到鳥羽。我們要在那裏度過一宿。從這條路線到福岡要多化不少時間，目的是我藉此結伴同行的機會可以教導你一切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使你到時可以儘量避免去犯不必要的錯誤。』

漂亮的銀桔兩色快車進站滑停。老虎立刻擠身上去，麗德在車門旁讓了兩三個女人後才上車。他一坐下，老虎就教訓他道：『這是第一課，麗德兄！不要把女人放在眼裏。這裏是日本，女人沒有地位的。你可以推她們，把她們踩在脚下，但是絕對不要讓她們。你祇要對一種人表示禮貌就够了，那就是很老的老頭子。知道嗎？』

『是，老爺，』麗德挖苦地。

『不要開這種西方式的玩笑！你我現在是師徒關係，此行任務艱鉅，馬虎不得。』

『老虎，你的教法是否失之過嚴？』

『嚴的還沒有來哩，麗德兄，』老虎自滿地笑笑。『這個暫時不談。我們到餐車去吃點喝點什麽。昨天晚上聖篤利喝得太多，今天非來點還魂酒不行。』

在餐車裏，麗德專心一意地對付着他那付使用起來還未在行的尖頭筷子，食而不知其味的章魚片，和一大碗白飯。老虎說，在日本當然要學日本人的吃法

，而章魚正是當地的一種美味，怎麽可以嫌牠不合口味？他邊嚼邊望着窗外曲折的海岸線，在青葱的田野後隱現。正當他望得出神時，忽然感覺背後給人猛力一撞。日本人在推碰撞擠的功夫上眞可列爲世界冠軍，不過他正好坐在通道的拐角上，給人擠撞自怨不得人。雖然如此，這一下似乎撞得太兇一點，他不免憤濍地回頭看看到底是那一種人走起路來似入無人之境。他瞥見一個結實的背影正消失到下面一節車裏，他的耳朵後面套着白色的帶子，顯示他也帶着一般日本人喜歡使用的口罩，他還戴一頂實相極爲難看的皮帽子。吃好飯回到座位上時，麗德發現他那隻塑膠皮夾不見了。老虎一臉驚奇，自衞地說：『這在日本是很少有的事。算了，到了鳥羽我給你再弄一隻。我們不必打草驚蛇，去報告列車長。這樣做，除了引起人家注意我們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結果。列車長到了下一站無非去報告鐵路刑警，刑警無非問問題，叫我們塡失單，因而暴露了身份。但是那扒手呢，他祇要去掉帽子和口罩，他們到那裏去找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發生，我表示遺憾，希望你別在意。』

『當然當然，我一點也不在乎。』

他們在蒲郡下車。蒲郡是位處海邊的一個小村落，在海中還有一個小島，據老虎說上面有一座著名的神社。從蒲郡到鳥羽是坐的水上飛機，麗德在這一個鐘頭中凌空瀏覽了不少伊勢海中的宜人景色。下機後，麗德在人叢中發現一個體型結實的側影。是不是就是那個賊？可是這一個人戴着一副玳瑁邊眼鏡，而且人堆中還有不少差不多體型的人。麗德想想難以確定，就不去想它了。鳥羽和其他日本的小地方一樣，街道都很狹窄，店門口都遮着帶着謹愼感的小布幔掛着紙燈籠，和植着矮松。迎接他們的人似乎都知道他們的到來，對待他們都很恭敬。麗德感覺一天的忙碌已經使他相當疲憊，再要勉强自己含笑鞠躬似乎快要力不從心。他被引導到一間精緻到極點的臥室去休息，看看那意料之中的精緻茶具和包在米紙裏的甜點，意會到今天再也沒有人會用繁文縟節來煩擾他，不禁吐出一口愜意的長氣。他在向海的紙門邊坐下，出神地望着站在水中的一尊巨大人像。老虎已經告訴過他，那是三木本先生。出生鳥羽，原是一名貧窮漁夫，後來因發明人工養珠的方法而變成富翁。他想想又想到自己的事。老虎這個計劃眞是荒乎其唐，他很後悔自己居然會答允他去執行這種計劃，但是現在悔之已晚，祇好硬着頭皮走一步看一步了。想到曹操，曹操就到。老虎忽然推門進來，（想不到今天還沒有完。可惡的老虎！麗德想。）叫他把掛在壁橱裏和被褥放在一起的浴衣換上。

『你必須專心於你即將去執行的任務，麗德兄，』老虎的語調倒很溫和。『不過，話要說回來，你的進步很快。爲犒賞起見，我已經叫了大量的撒該。下酒

是本地名產龍蝦。』

麗德的興緻略微提起一點。把衣服脫剩內褲，穿上深棕色的浴衣。『穿錯了，』老虎叫道。『先右襟後左襟！死人才是先左襟後右襟。』

麗德用標準日本式姿勢和老虎隔桌坐好，深深一躬。『你發的這種獎品我極樂意領受。』

撤該來了。老虎眞週到，還要了兩隻大杯子。美麗的女侍跪在塌塌米上替他們兩個斟酒。麗德拿起他的一杯一飲而盡。老虎說：『你這種喝酒的派頭倒很配合你將來的身份。』

『什麼身份？』

『福岡的一名煤礦工。吃這行飯的人很多都有你這麼高。雖然你的手不够粗糙，但這可以被解釋爲你太笨，不會用鶴嘴鋤。到時候，祇合推煤車。你要混充一個旣聾且啞的傢伙。你的指甲縫裏該塡一些煤灰進去，』老虎從袖口裏掏出一張汚舊不堪，四隻角像狗耳朵那樣的硬紙片，上面寫着幾個日本字。他把卡片遞給麗德：『這上面寫明你是個旣聾且啞的可憐虫。人家看了可能討厭你，揮揮手叫你走，也可能可憐你，丟兩個小錢給你。不管何種情形下你都應該鞠躬引退，儘量表現你有深度的自卑感。』

『多謝指教。這種賞錢是否該繳庫歸公呢？』

『不必，』老虎的臉木然一無表情。『此行開支全部由首相支付，實報實銷，和我局裏的預算毫無關係。』

麗德又一鞠躬。『不勝榮幸之至。』他直起腰。『好了，現在你這個老滑頭是不是可以再叫點酒來，吹點神風攻擊隊的牛給我解解厭？可憐我麗德，堂堂大丈夫也，再過不久就要變成一隻不敢放半個屁的縮頭烏龜。對外，我自當儘量發揮我的表演天才，磕頭作揖，低聲下氣。但是，當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的口令就是「早操，其他，爹娘。」否則，不要說福岡，你就是拉我去別府，我也情願學貴國人樣，把我的頭放在打樁機下面！』

女侍把一人一份生鵪鶉蛋，紫菜片，和白飯放在精漆的木質器皿裏端上來放在兩人面前。接着而來的是一人一隻大龍蝦，放在橢圓形的細瓷大盆裏，中間是粉紅色切成片的肉，頭尾都留下來作爲這一道菜的裝飾。麗德拿起筷子，準備動手大快朶頤。但是他馬上發現原來龍蝦是生的，更使他吃驚不止的是龍蝦的頭居然還會動，帶着往來搖擺的觸鬚，由下面亂抓亂爬的脚把它搬離了盆子。『老虎！』麗德滿臉驚疑，『這傢伙還活潑得很！』

老虎不耐煩地答道：『麗德兄，請你不要大驚小怪好不好？這是一道日本名菜，我希望你能放心享用。瞧你慌成這個樣子豈像是女皇陛下的一個特工人員？如果你的老板也在此，我相信他一定會大感失望吧。』

麗德鞠躬謝罪，故意把頭俯得很低，過了良久才抬起來。『務請包涵！』他說。『我認錯就是。我本來以爲產於貴國的龍蝦是不願意被人類活剝生吞的。爲了對你的指導表示感謝，我在此敬酒一杯。』

『豈敢豈敢，』老虎笑容滿面。『你如此虛心向學，我能够有所效勞，殊感榮幸。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你就能對敝國人的生活方式感覺習慣的。』

『說良心話，』麗德借題發揮。『對貴國人的生活方式，我自信要不了多久就至少能領會，甚至於可以接受和欣賞。但對貴國人的死亡方式，我也許一輩子也摸不到要領。』他把酒喝完後把杯子交給跪在一旁的女侍。他需要再多灌一點進肚子來增加吃紫菜和其他海藻的勇氣。

* * *

他們抵達九州別府正是日落時分。老虎說過這個時刻去觀賞有名的『別府十獄』最是理想；而且，明天一早他們就得啓程前往福岡，根本抽不出時間去遊山玩水。麗德聽到福岡這個地名心裏就一沉。最後目的地已近在眼前，喝酒遊樂行將告一段落矣。

別府十獄說起來是火山地帶一種特有的景緻。整個地區的空氣中瀰漫着硫磺的臭味，地上散佈着噴爆岩漿的洞穴，而且一獄比一獄可怖。沸騰中的岩漿顏色也各不相同。大紅、寶藍、橙黃，在夕暉中顯得格外鮮艷，相映成趣。警告遊客，畫着骷髏頭和一對骨頭的牌子到處都是。在第十獄的旁邊，有一塊牌子上面分別用日文和英文說明岩漿準每二十分鐘爆發一次。麗德跟着老虎擠在一小堆遊客中看到，四週濺滿着泥漿的一片岩石地中有一個死靜的小穴，近旁不遠處竪立着幾支炭精燈，把光線投向洞口。可眞靈光，過了五分鐘，地下發出一陣隆隆聲，一條灰色，沸騰的岩漿，像一根柱子一樣，射向天空，在約摸兩丈高的地方倏然下落，跌回到穴中。麗德轉身離開的時候發現另有一塊用鐵絲網圍起來的地方，中間有一隻漆着血紅色的輪形開關，用鐵鏈和鏈鎖鎖着。鐵絲網上面也有警告牌子，上面畫着的骷髏和骨頭特別怕人。麗德要求老虎解釋一下。

『這上面說這隻輪子是控制這個火山洞的開關。它用來調節岩漿爆發的頻率，如果轉到底的話，甚至可引起整個洞穴的爆發，它的威力相當於一千噸黃色炸藥。這個無非胡說八道，來騙騙遊客的。我們回城裏去罷，麗德兄！今天是我們兩個這次旅行中相聚的最後一晚，』老虎匆匆地說，『我要請你吃點特別的東西，鰰魚，是我特別用無線電向漁船定的！（註：中國的河豚也是鰰魚的一種）』

『這又是什麼害人的怪物？』麗德聽到新奇的食物有如驚弓之鳥。

『鰰魚是日本產的一種會自己吹脹的魚。在水中牠看起來像一隻褐色的貓頭鷹，一捉出水牠就把自己

吹得圓圓地像一隻球。你可以把牠晒乾了，把蠟燭揷在裏面做燈籠。這種魚的肉鮮美極了，而且多吃補氣，因此是相撲家們的主要食物。但是這種魚的肝臟和性腺含有劇毒，乃自殺者及謀殺者之恩物也！』

『拿這種恩物來給我吃，眞是不敢領教。如果你無意做謀殺者的話，我可沒有胃口做自殺者。』

『請別怕，麗德兄。正因爲這種魚含有毒性，弄魚的大司務都是精於此道的人，而且還得向衞生機構領得證明，以昭鄭重。』

老虎早已在一家客棧定好房間。兩個就去把行李放好，一起到浴室裏洗一個熱熱的硫磺浴，在大衆池裏泡個通體舒暢，然後離開客棧，沿着長街向海邊走去。麗德早已愛上日本人的洗澡習慣，把自己洗乾淨了再跳進池裏泡，而不是像一般西方人那樣把自己泡在一池被自己的氣味所染汚的水裏。老虎不客氣地說外國人都帶有惡味，最好的一種也不過像糖醋排骨而已。

飯店的門口掛着一條大鰐魚作爲招牌。裏面倒不錯，居然擺着西式桌椅，有些日本顧客在目不旁顧地吃着。飯店中人預知他們要來，早已把桌子擺好。麗德說：『老虎，請先給我五壺酒，否則我可沒有勇氣自殺。』要酒還不容易？五壺撒該立刻一字兒擺上。麗德更不打話，一壺一壺倒在大杯裏，一杯一杯往嘴中灌，一下就完事並表示滿意。『好，老虎，現在上那隻鬼鰐魚好了。把我毒死的話，你就是替我們那位業餘熱帶植物學家做了件大大的好事。』

飯店裏的人愼重其事地端上一隻脚踏車輪那麼大的美麗瓷盆，盆中放着一層復一層的透明魚片，排得像一朶花一樣。麗德跟着老虎拿起筷子。他對自己的用筷技術已達高段而頗感自負，他能够用筷子夾起一隻剝光鷄蛋。

魚吃起來沒有什麼味道，連魚味道也吃不出來。可是老虎却吃得津津有味，每吃一口都要把嘴唇橫篩豎篩。麗德看在眼裏就很湊趣地拚命稱讚好吃。繼着而來的是一盆一盆魚身別的部份，一直吃到魚的划水。凡此，麗德一概用撒該把它們冲下肚。

吃得差不多了，麗德燃起一支煙，向後靠一靠。『老虎，我的教育可說已告一段落。據你說，明天我將離巢獨飛。一百分滿分的話，你預備給我打幾分？』

老虎瞇起眼睛朝他看一會，然後發表他的講評：『麗德兄，你大致不錯。你祗有一個缺點，那就是你喜歡在東方的事物上表現你的西方幽默，幸而我對西方有深刻認識，而且我的度量很大，所以對你的言論一點也不見怪，換了別人說不定早就絕裾而去了。但是，我也承認我很樂於和你相交，我們的友誼旣愉快又有趣，我願意給你打一個七十五分。你是否滿意？』

他們站起來預備離開時，有一個人從麗德身邊擠

過走向門口。這個人身材結實，戴着口罩和一頂賣相難看的皮帽，這不是火車上扒掉他錢包的那個傢伙是誰？

好呀，好呀，麗德想。如果在到福岡的最後一程上再碰到他，那非找他算賬不可。如果不是，那祗能算是無巧不成事，也就罷了。不過，麗德心中不解的是：田中老虎這麼精明的人怎麼獨缺一對善觀四方的銳眼？

* * *

早晨六時，福岡警局派了一部車子來接他們，前座坐着兩名巡官。車子沿着海岸線朝北開了一段時間後，麗德說：『老虎，有人在跟踪我們。不管你怎麼說，我認爲這個人就是在火車中扒掉我皮包的人，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們吃好鰐魚後看到的那個人，現在他騎着一部機車在我們後面一哩左右。如果我看錯人，我就把「麗」字顚倒過來寫，並且從此改行去養鷄！幫幫忙，請你叫司機在公路上找個地方躲他一下，等他開過再去追他。這種事情上我的感覺特別靈敏，你照我的話去做準沒有錯。』

老虎嘰咕一下，回頭看一看，便向駕車的巡官發出一串急遽的命令。駕車的巡官馬上應命：『哈意！』；坐在他旁邊的巡官也馬上從皮套中取出M14自動武器備戰。老虎伸舒幾下他那强有力的手指。

公路左旁發現一條小徑，進去不遠便是一片矮樹叢。司機巧妙地急轉彎開進去，熄掉火，大家豎起耳朶聽着。一會兒，一陣機車的引擎聲自遠而近響起來，又自近而遠消逝。司機立刻發動引擎，急速倒車出去，掉轉車頭向前追去。老虎又發出一串命令。他翻譯給麗德聽：『我叫司機開響警笛叫那個傢伙停車，如果他違令不停，就把他攔到溝裏去。』

『你這樣做對極了，應該給他一個機會，』麗德有點不安。『說不定是我搞錯，那就悔之晚矣。』

路很曲折，但是他們的車速仍高達八十，要不了多久就追到飛揚的灰塵，接着便看到那部車子，那傢伙匐伏在車子的扶手上像發瘋一樣地開着。

司機說了幾句話。老虎說：『他說這部車子是本田五百CC，要逃脫很容易。但是日本的壞蛋聽到警笛多半不願意逃，寧願停。』

警笛先是一陣悲鳴，接着便尖叫起來。那個傢伙回過頭來看，白色的口罩在陽光下很淸楚地反耀着。機車速度緩慢下來，一直到停止。那人把右手探進他穿的皮夾克。麗德的手已摸向車門的把手。他說：『老虎，注意，他帶着鎗！』車子還沒有在機車旁完全停住，麗德就衝出車門撞向那個人，把那個人連人帶車推倒在地，坐在司機旁的那名巡官跟着飛身過去，抱着那個人一起滾進溝中。但是他又立刻跳出溝來，手中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小刀子。他把那人拖出溝來，在他衣服裏外搜查一下，抬起頭來向老虎搖搖頭。老

虎咆哮了幾句。巡官便在那人臉上左右開弓劈劈拍拍狠命打了十來下，把戴在臉上的口罩也打了下來。麗德閱死人多矣，一看便知那人已死，就簡捷地說：『老虎，叫他不要打了。死人打又何用？』

老虎蹲下身去，拾起小刀子，把死人的衣袖一直割開到肩頭。他看一下，招呼麗德也來看，指指那人的肩窠附近刺着的一個花紋。『麗德兄，你說得對。這傢伙原是黑龍會的。』老虎一臉怒意地站起來，咬牙切齒地說：『混賬！』

兩個巡官很尷尬地站在一旁。麗德對他們遽予下手殺死這名壞蛋很感可惜，如能生擒的話也許可以問出一點話來，說不定對此行有所裨益。可是因為老虎的頭寸太大，兩名巡官奉局長之命不計任何後果嚴予保護，絕對不容有所差池，因此他們便站在奮不顧身和先下手為强的原則下把那人予以迅速解決。後來麗德也知道黑龍會的黨徒非常强悍，打死都不開口，莫說使用西方的審訊方法了。這裏，老虎固然是在罵黑龍會餘孽，但責司福岡治安的警察人員聽在耳中自然不會受用，因為他們顯然沒有事先覺察老虎在他們境內被人跟踪而做到預為防範的工作。

在老虎的命令下，他們繼續搜查那人的衣物，發現都是些日常用的東西，包括麗德的那隻皮包在內，皮包內的五千日圓也沒有動，還有一本粗劣的小日記本。他們把這些東西統統交給老虎，把屍體橫七豎八地塞在車後放行李的地方，又把那部機車藏置在草堆中，然後大家拍掉身上的灰塵，重新坐進車子。

老虎在車中沉思不語，好一會才開腔：『眞是說也不信！這幫人大概在東京派有專人跟踪我的。』他翻翻手中那本小日記本。『這上面都記得一淸二楚：過去一週內我所有的行動和我們此行中所停留過的地方。他祇稱你為一名外人，可能他已經用電話報告過你的外貌。這樣一來的話，你的處境便非常危險。這完全是我的錯，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這些殘餘份子放在心上當他們一回事。我要向你鄭重道歉，並且為了你的安全着想，還要解除你這一次的任務。一到福岡，我就要和東京通一次話。不過，於此你也可見這位夏滌漢博士的厲害。這個人絕不是一名栽花種草的人，我想這祇是他的掩護而已。依我看來，或許在他已往的生活中，他曾經是一名訓練有素的間諜。你祇要看，一開頭，他能發現我的身份，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又認定我是他的敵人，他又建立起他的禁城，他又採取一切行動來自保，都可以證明這個傢伙不是一名狂人就是一個惡魔，麗德兄，這句話你可要聽？』

『我看你已說得八九不離十了。倒眞想會會這種高手。關於任務不任務，老虎，你倒不必擔心。不瞞你說，我是天生賤骨頭，任務越危險就越來勁，越能激發我的鬪志，也越有成功的希望。』

主管九州地區刑事案件的搜索課總部就在福岡大

衙的岔衙上。這是一幢德國式的古板建築物，牆上舖砌着黃色的瓷磚，老虎說在戰前和戰時這原是憲兵隊的房子。大家看到老虎都非常恭敬，把他迎進課長的狹小而混亂的辦公室。麗德單看安籐課長的外貌似乎與一般受薪階級的日本人無異，祇是他頗有軍人氣慨，戴一副無框眼鏡，鏡片後的目光敏銳而凌厲。別人在談話時，麗德祇好耐心地抽着香煙。後來他們從檔案橱裏拿出一張死亡樂園和附近地區的合成空中照相放大圖，把它舖在桌上。安籐課長找了幾樣煙灰缸之類的硬物壓住圖的四角。老虎禮貌地請麗德過去一起看，這種禮貌自然是老虎故意做給安籐看的，以表示這個外人也有相當高的地位。麗德心想在黑龍會這個事件上老虎似乎已經欠了他的情，或者至少失了面子。『麗德兄，』老虎指指照相說，『請你來看一看這張圖。課長說現在從陸上進入這個地方已經變得非常困難。自殺者都要出錢請當地農民做嚮導帶他們穿過這個沼澤地區，』他指一指，『這一條是他園子的圍牆，牆上有好幾處可以辨識的缺口，自殺者可以從中爬進去。安籐課長每派一個人在某一處缺口外面警衛，他們就會更換一處新的缺口，並且通知那些做嚮導賺外快的鄉下人。上星期一星期內，驗屍官就在那裏接收了二十具屍體。課長說為了此事他已智窮計盡，預備遞出辭呈。』

『當然，』麗德說，『不妨吃點未經處理的鯆魚，玉碎以謝國人。現在讓我來仔細看一下。』

麗德一看心就往下沉。要進入這個形勢險惡，固若金湯的地方無異單鎗匹馬去攻打溫莎要塞！這個地方包括整個伸入海中的小岬角，雖然面積廣大，却仍難以下手。靠海的一面是兩百呎高的削壁，再用巨大的石塊沿着削壁從海浪可及之處開始像一個斜坡一樣往上砌建成一條連綿不斷的巨牆，一直達到上面的炮門和依形勢分據各處更高一層的譙樓。從牆頂到園子裏面的地上看來有十呎高。園子裏植滿高矮不等的樹木，有一條溪流蜿蜒出沒其中。還有一個不小的湖，湖中心有一個小島，湖上面好像冒着氤氳的水汽。樹林中間似乎也有白濛濛一堆一堆的雲狀物。房屋在園子後部，它和地勢低窪的鄉野之間隔着一道建築並不太講究的圍牆。自殺者要越過這道圍牆才能酬其壯志。房屋本身是一幢典型的日本建築，共有四樓，縱橫覆蓋的屋頂氣勢懾人，上面覆蓋着釉瓦。最上一層築有海豚形的尖閣，其他各層散佈着裝飾性的附屬建物，小型的廊臺，孤立的小閣，空洞的亭榭。整棟房屋漆着一片森嚴的黑色，和稍許散見各處的金色，使人產生一種朝謁巨大寺廟時的自卑感。麗德拿起一隻放大鏡，在圖上一方吋一方吋地細看，可是他毫無所獲，祇看到幾個人好像在園中耙土。

麗德放下放大鏡，洩氣地說：『這那裏是普通人的住宅，貴族的古堡！這是軍隊的要塞！我怎麼進入

這個鬼地方？』

『課長問你是否精於游泳。我已經叫我的忍術館送了一套裝備來。從靠海的一邊爬上去該沒有問題的。』

『游泳我還不錯。但是我該從那裏出發，游到靠海的那邊呢？』

『課長說有一個海人島名叫黑島，從那裏游過去祇有半里路。』

『什麽是海人島？』

『海人島散佈日本各處，大概有五十個左右。島民中的女性是以潛水掘取鮑魚和珠蚌爲業。鮑魚，想必你也知道，是一樣海中的美味；珠蚌呢，不消說，帶給我們名貴的珍珠。她們工作的時候混身赤裸，有的長得非常美麗。但是海人並不歡迎外人到他們的島上去，他們自成部落，寧願保持他們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原始文化，就好比陸上的吉普賽人一樣。海人極少和外人通婚，幾乎已經變成日本人中的另一民族。』

『很有趣。但是這樣的話，豈不增加了我的困難？我不可能一到黑島就開始行動。也許我得躭好幾天才能出發。』

老虎聽了感覺有理，就轉詢安籐課長，課長的答覆很冗長。『啊，說殆是殆！』老虎聽得連連點頭。他轉向麗德。『沒有問題。課長在黑島有一個遠親，正好可以幫我們忙。這家人家祇有三個人——老頭子，老太婆，和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名叫鈴木親親，我倒也知道她這麽個人。原來她十七歲時候，好來塢拍一張片子，需要一名非常美貌的日本海女做配角。結果她被選中送去美國。片子拍好後她原可以留下來，但是她討厭好來塢，祇想重返她的海人生活。這個女人甘願放棄一般女人所嚮往的明星生活，和垂手可得的財富而回到世人不知的小島上去做她沒沒無聞，以勞力換取生活的海人，眞是難得。當時的報紙上都是她的新聞，社會公認她是爲國爭光的人，並且尊稱她爲「日本嘉賓」。』老虎肅然不語，好像在表示他心中的敬意，由於日本人傳統的輕視女性，他雅不願道出他心中眞正的感觸。『現在，親親已經二十三歲了，大家似乎再也不記得這一位出色的美女。課長說他可以設法讓你住在鈴木家裏。大概他從前會經幫過他們忙，加上大家又是親戚，所以這一點還商量得通。而且，島上這麽多人家中要算他們家比較舒服。別人家的建築都很簡陋；祇有他們家，靠女兒從好來塢掙來的錢，才造了一棟比較像樣的房屋。雖然，以你這個倫敦客而言，住在他們家仍是委曲萬分的。』

『生活的問題祇可說解決一半。島上別人會不會反對我這個生人？』

『不會。這個島上的人都信奉神道教，課長祇要同神主樣（註：樣即先生。神主樣綜管宗教事務，是小地方的領導人物。）講一講就OK了。』

『那末，我要去住在這個小島上，到某一個晚上游泳到死亡樂園去玩？好，可是我怎麽爬上去呢？』

『使用我給你的「忍邪」裝備。已經帶來，很簡單的玩意。』

『然後如何？』

『然後你躲在園子裏，等機會來到就把他殺死，怎麽殺法悉聽尊便。上次我已經告訴過你，他出來總是穿着全副盔甲。穿盔甲的人行動非常不便，你祇要攻他的下三路，使他摔倒在地上。這時你可以拿出纏在腰部的「忍邪鍊」，套住他的脖子把他絞死。那個女的如果在場，也把她絞死。他什麽事情都少不了那女的一份。而且，這麽醜的女人活在世界上實在是多餘，請她早點回陰國去省得糟蹋別人的眼睛。這個辦完，你就跳出牆頭，游回黑島。你一回到黑島，警艇就會把你帶走，安籐課長會立刻派人去搜查整個園子，拘押那批黑龍會份子。他們一對寶貝的死亡消息也將迅予發佈。』

麗德不太信服。『聽你講倒是簡單之極。那批護院的黑龍會份子不會乖乖束手就縛的。我很容易在園子裏碰上他們。那怎麽辦？』

『躲開他們。園子裏不是多的是藏身之地？』

『多謝指教。園子裏不是也多的是惡樹毒花？弄得不巧，我很可能得到一個和你部下一樣的下場，非瘋即瞎。』

『可是你穿上我給你的「忍邪衣靠」，你就不用怕了。這「忍邪衣靠」有兩套，一套黑的在夜裏穿，一套掩護色的在白天穿，再戴上你那潛水鏡保護你的眼睛，豈非萬無一失？這些東西可以放在一隻塑膠袋裏，游水時才不會弄濕。』

『好老虎，你的設想眞是仔細週到。可是我想最好還是帶一把手鎗去。』

『麗德兄，我不叫你帶手鎗是有道理的。做這種事，你當然同意要絕對避免聲響。如果裝用滅音器的話，一則游水時太累贅，二則彈速將大爲降低而射不穿他那層護身甲。不行。你必須應用「忍術」。捨此一途別無他法。』

『好罷好罷，』麗德無可奈何地。『請問安籐課長，有沒有這個傢伙的照片，弄一張來看看？』

安籐課長首先給他看的一張照片是在遠距離用遠視鏡頭照的。照片上是一個體格高大的漢子，穿着全副中古時的甲胄，頭上戴一頂日本古武士的翹角軍盔。麗德仔細觀察這套武裝，注意到頭部和關節都有可攻的弱點，但腰部却有嚴密的保護甲片。他的武器是垂掛在腰部的一把寬鋒武士刀，此外似乎沒有別的防身利器。麗德發表他的觀察所得：『他的動作不見得會太靈活。也許是這個環境加上這身裝束使他看起來更像一具棺材裏爬出來的殭屍。他的臉我看不清楚。還有沒有別的照片？』

安籐課長連忙到檔案裏找出一張東西，看起來一定是這位夏滌漢博士護照上照片的放大版。麗德把照片接在手中，不經意地先瞥一眼。這張照片不看還好，一看可把他看呆了。難道眞是他？難道眞是他？簡直不能相信，老天！可是，這個人就是燒成灰他也能辨認出來，莫說僅這一點點小變化。不錯，一定是他！他已經留了一堆黑髭，他已經把他那隻開過天窗的梅毒鼻子修補好，他多了一隻鑲嵌金套的門牙，但是這一些決不能掩飾他那惡魔的臉相。麗德抬起頭來。

『有沒有那女人的照片？』

安籐課長是一個老公事。他怎麼看不出麗德臉色上微妙的變化？麗德臉色泛青，兩眼透射出被抑制住的兇光。他點點頭，說有，就回到卷宗裏去找。

對了，不是她是誰？這個婊子！這張臃腫、醜陋、惡形的臉，這對死魚一樣的眼睛，這堆束在後腦像一堆牛糞一樣的頭髮。這個母夜叉！

麗德拿着相片出神。卜老福和他的女人艾蜜原來躲在這個地方！世界上這麼多歹徒壞蛋不來日本掀風作浪，偏是他們兩個！世界上這麼多高手能人不來福岡降魔伏妖，偏是我平凡的麗德！寃家路窄，此之謂矣。『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現在，祇要叫一部搭客喜就可直趨仇人門前，簡直不可思議。他們知不知道他的到來？那名死去的黑龍會份子會不會查出他的姓名，已經告訴了他們？日本人的旅館一向以小心謹慎著名，加上老虎的權力和聲威，誰敢隨便洩漏旅客的身份？但是，他們對仇家不遠千里尋上門來是否有所預感？這要以後才能知道的了。麗德收斂起澎湃的思潮。他要更冷靜地應付將至的變化。現在，他殺人將不是為了老虎，不是為了日本，不是為了魔法44，也不是為了祖國，而是單純地為他自己，為他親愛的亡妻報仇！

他和平地問道：『老虎，請你問問課長他的手下在那個黑龍會份子身上有什麼發現？我很想知道那個傢伙有沒有把我的長相和我此行的目的用電話或電報打過報告回去？』

老虎用他銳利的眼光詳察麗德的容顏，室中霎那間像觸電似地寂靜下來，良久他才轉問安籐課長這個問題。課長拿起他那隻老古董電話機的話筒，講兩句話，又按照日本人的習慣向話筒裏急遽地吹兩口氣掃清線路，然後才正式通話。麗德祇聽懂『啊，說殆是忒！』出現過不少次。他向老虎報告完畢後，老虎頭轉向他，又詳察一番麗德的容顏，然後說：『這傢伙出身在這一帶，有刑事前科，幸而他沒有受過多大教育，祇能算是一名低級流氓。從他日記中的簡單記錄中看來，他這一次的任務祇是一直跟踪我到目的地，然後報告他的主人。他帶的錢不多，不像是預備？你在長途電報或電話上化大錢的。麗德兄，怎麼一會事知道這幫人？』

麗德磔磔笑起來。這種笑聲連他自己聽來也感覺生硬和虛偽。他決定萬不能把眞相洩露。夏滌漢博士的身份一暴露，一切將重歸官方途徑。日本特務人員和CIA的人將成羣結隊趕來福岡，把夏滌漢和他那老婆押走。那他再去找誰報仇？找誰去算這筆賬？不，他絕對要保有夏滌漢和艾蜜，不能讓他們變成公有財產！他說：『不不，我不過對相面之道略有研究。我一看這個人的臉就感覺我和他非但今生水火不容，而且來世也必相尅相斥。我這一次去找他，不是他死便是我亡，絕不會拖到下一個回合。這是後事，暫時不談。現在我還有一些問題要麻煩你和課長，都是一些枝枝節節，但是我想都弄清楚了才去。』

麗德往常那堅忍不拔，帶着譏誚表情，令他樂於相對的臉這時流露着一種原始的獸性。老虎似乎放了心，他笑露着他的金牙齒說：『這個自然，這有什麼麻煩可言？我反而非常贊成你這種臨事不苟，認眞專一的精神。你們西方人說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和中國人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很有融會貫通的地方。你現在要磨刀，我當然要供給你磚頭。我們是一個球隊的人，你說麻煩豈非笑話！』

『說得好，老虎。你是我的隊長！』麗德也笑起來。

＊　＊　＊

這個早上的其餘時間麗德都化在準備工作上。他試穿一下為他準備的『忍邪衣裳』，審察每一樣附件，全部妥放在可浮的塑膠袋內。他心裏一直在想着他的仇家，那個卜老福，那個創立鬼怪黨的當世梟雄。鬼怪黨的原名叫SPECTRE，是『情報買賣、暴行、仇殺、勒索特別行動隊』的縮名。這個魔鬼組織的業務項目已經很清楚地標示在它的招牌上。雖然卜老福索酬奇昂，可是他可以拍胸脯替任何人辦到任何抹煞人格，喪盡天良的卑鄙齷齪事情。『有錢能使鬼推磨』可謂集大成於他這個幫會。世界上良心壞而沒有為非作惡伎倆的人也忘是多，他們都可以付出一筆費用，通過黃牛的媒介，請求鬼怪黨給予技術援助。因此卜老福在這些年來已經變成一名巨富，同時也是歐洲國際警察通緝榜上的狀元。他的不法行為像情報買賣和走私有時也會失風，使他遭受名譽和金錢上的損失，檢討起原因來和麗德都有牽連，因此他視麗德為眼中釘，久欲殺之而後快。九個月之前，麗德洞房花燭的那晚，卜老福認為良機到來，親自登門來暗算他。幸而麗德訓練有素機警過人，給他逃過難關，但是他的新人卻不幸死於亂鎗之下。麗德哀毀逾恆，也等於死了一半。現在，這傢伙不知是否因為歐洲風聲太緊，才換碼頭到遙遠的日本來，還是因為動極而倦，到神秘的東方來歸隱林泉？但是惡魔終歸是惡魔，他的事業是殺人，他的嗜好也是殺人。他所歸隱的林泉也是惡林毒泉，引誘自殺成癖的日本人去向他朝覲，獻出自己寶貴

的生命，成爲如老虎所說名符其實的死亡樂園。以他的通天邪術和囊中多金而言，拿點錢出來資助幾個植物學會，搖身一變爲瑞士籍的植物學家原是易事。但他這樣做究竟居心何在？麗德想他大概已殘暴成性，進入瘋狂自大的境地，想拿自己的成就來媲美羅馬暴君尼洛，或近代納粹的希魔？在建設死亡樂園的工作上，瞧他那計劃的週密，耗資的可觀，速度的快捷，一直到援引黑龍會遺孽作爲他的護院，實在令人無瑕可擊和嘆爲觀止。他這一次的作風也和不到一年前他創辦的那所葛羅麗亞紀念診所完全相同，如出一轍。那個診所借慈善爲名，販賣毒品是實，表面上也是叫人找不出半點可以勒令關閉的理由。在摧毀這個診所上，麗德也與有功焉。現在，兩名敵人再度遭遇，但是麗德要手刃此賊卻並非爲國效命，而是爲了深沉的血仇！用什麼武器來完成這件工作？沒有別的，祇有一雙手，一把匕首，一條鋼鍊。這不成問題，他以前使用類似的武器也同樣完成過使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將是克敵致勝的要件。麗德在浮囊中增加了一對黑色的脚鰭，一包牛肉乾，一小瓶主治風寒的安肺他命，和一壺冷開水。至此，他已萬事齊備。

他們坐汽車到碼頭，搭上警方的汽艇，以每小時二十浬的速度破浪前進，渡過美麗的博多灣，繞越一個海岬而進入玄界灘。老虎拿出便當，一人一客三明治和一壺撒該，一邊吃喝一邊望着海景。綠色而曲折的海岸線，中間點綴着沙灘處處，在不知不覺中已換到左舷。老虎指指海平線上的一個小斑點說：『那就是黑島。你看起來心事重重，麗德兄。換了我的話，我該高興得很。想想再過不久，你將擠在那些一絲不掛的漂亮姑娘中間鴛鴦戲水！想想今晚你就要和那位日本葛麗泰嘉寶共度旖旎良宵，而且不祇一晚！』

『也要想想那些兇殘的鯊魚，牠們聽到我即將游到死亡樂園去，可能已在準備大快朶頤了！』

『沒有這個道理。放在這裏這麼一大堆女人的肉不吃，要吃你這種又騷又老的英國牛排？看天上那兩隻魚鷹。這是一個吉兆。一隻的話就要差一點，四隻的話就是兇兆。日本話中「四」「死」同音，是大不吉之數，相當於你們的「十三」。麗德兄，你難道不認爲，那條萬惡的蛟龍此刻還在夢中，安知我們的聖喬治已經持劍跨波而臨其穴，構成一幅絕妙的圖畫？我有點藝術天才的話，非把這個構想畫下來不可。』

『老虎，你的幽默感可謂另有一功，我沒法欣賞。』

『東西文化的分歧於此可見其餘。我不擅長講故事，不過有一則小故事倒可以講給你聽聽，你雖然對我們高深的日本文化一無所知，可是我保證你一定欣賞這一個。這一個故事還是離不了以自殺爲主題。我講囉。

『有一位小姐走到一處要收費方能過去的橋。她

丟了一毛錢給看橋的人，繼續走過去。看橋的人在她後面喊道：

『「喂，過橋要兩毛錢。妳還少給一毛！」她回答說：「我知道要兩毛。可是我不預備過橋，我祇要走到橋的中間，在那裏跳到河裏去。」』老虎說完，自己先呵呵大笑起來。

麗德表示禮貌地笑笑。『這一個倒眞能代表你們大日本的文化。我非得把它帶回倫敦去不可。他們聽了一定會笑痛肚皮。』

海平線上的小斑點漸漸大起來，終於變成一個五哩方圓的小島，島的四週都是削壁，僅北向有一個小小的漁港。在本島上，夏滌漢博士的岬角伸入海中，和黑島遙遙相對。那靠海的黑牆自浪花點點處穿出來，直上雲霄。緊靠牆頂可以看到生機蓬勃的樹頂。樹頂後面，隔着一段距離，隱隱穿過海平線的是正屋最上一層的屋頂。整個宅第的森嚴氣氛使麗德約略回憶起舊金山海灣中兼爲要塞和監獄的阿爾卡屈拉玆島。他一想要在黑夜裏游過這半浬之遙的海峽，再要緣着這道高牆爬上去，到了裏面還不知吉兇如何，就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心裏叫苦不迭。唉，且莫管它，還是來看看黑島究竟是什麼樣的格局罷。

這個島似由黑色火山岩構成，但並非一個不毛之地，綠色的植物散見全島各處，連頂上也有，頂上還有一個岩石堆砌而成，簡陋異常的信號台。他們一從構成海灣一臂的岬地轉過來時，一個擁擠的漁村和一條狹長的碼頭就赫然呈現眼前。近旁的海中散處着三十多隻小划船，陽光有時把肉體的粉紅色反射進他們的眼簾。脫得光條條的小孩們在狀若河馬的頑石間跳躍嬉戲。赭色的漁網被攤在浪潮不及的沙灘上曝晒。景色悅目之極。像全世界所有的小漁村一樣，它給人一種遙遠的，有若處身童話中世界的印象。麗德心中充滿好感，他預感這個島對他是歡迎而友善的，將像一個家一樣來容納他這個倦遊而歸的浪子。

一羣面孔上帶着嚴肅表情的老人，由神主樣帶頭，站在碼頭上歡迎他們。神主樣披着深紅色，寬袍大袖，長達膝部的法衣，下身穿着一條天藍色的寬褶裙，頭上戴一頂傳統的，發亮的紗帽。他是一個中年人，樣子很威嚴，圓圓的臉上架一副圓圓的眼鏡，撅着嘴巴，似乎隨時要判人的生死。他那精明的眼神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停留一會，而以停在麗德的臉上爲最久。這羣人對安籐課長表現得既尊敬又親善。這是因爲黑島也在他的轄區之內，他掌握了捕漁許可證的最後核發之權，可是麗德也注意到人家對他所鞠的躬並沒有更多或更低一點。他很欣幸有這樣一個人來爲他做居住上折衝交涉的工作。大家踏着鵝卵石舖的路慢慢地步行到神主樣的居所。那是一棟由石頭和漂浮木所建成的簡樸屋子，表面上很清楚地印着給風雨磨蝕的痕跡。裏面的地板打磨得一塵不染，由神主樣居中

，大家圍着他席地坐下。安籐課長開始一篇長長的說詞，中間夾雜着許多來自神主樣的『哈意』和『啊，說殆是尬。』最後，神主樣向麗德投以瞭解的一眼，簡單地致了答詞。課長和老虎恭敬地聆聽完畢，老虎也說了幾句話，然後大家開始用茶，會談算是完畢。

麗德問老虎他們對他的居留島上以及他所負的任務如何向神主樣交代。老虎回說神主樣是一名聰明人物，這裏又是一個蕞爾小島，說謊休想瞞得過他，所以索性把大部份的眞相告訴他知道。神主樣對我們要借用他的地方來進行這種極端的行動表示遺憾，不過他也同意對岸是一塊邪惡之地，那名外人是一個邪惡之人，所以他特別通融你在此住到任務完成時爲止，並要爲你祝禱上蒼，讓你早日成功。

神主樣也會吩咐鈴木一家給予麗德一種榮譽的歡迎。對村中的長老們，他會說麗德是一名國際聞名的人類學者，此來黑島旨在研究海人的生活方式。因此，麗德勢必要裝模作樣做一點研究性的活動。但是神主樣要求麗德在作這種活動時必須具有誠意。『所謂誠意，據我看，』老虎惡意地笑笑，『是指你不得與女同床。難過不難過？』

到了傍晚，老虎和安籐課長邀麗德去碼頭散步。大海是一片藍紫色，平靜如鏡。歸來的小舟上都掛起彩色繽紛的小旗，這是滿載而歸的表示。全島大約有兩百個人，這時都麕集在半海裏和岸邊迎接歸來的海女。老年人捧着疊得整整齊齊的圍巾和毛毯，預備給她們在到家之前的一段路上披用，待到了家，她們得馬上洗一個熱水澡以驅除體內的寒氣和皮膚上的鹽份。現在是五時，到了八時她們便就寢，翌日拂曉又要出海作業去了。老虎同情地說：『麗德兄，你的作息時間和生活方式不免也要調整一下。海人的收入微薄可憐，我們日本人打話少若雀淚，因此生活是非常刻苦節儉的。你住在鈴木家，對他們兩老要有禮貌，尤其是對老頭子。至於親親……』老虎忽收住話頭，不再講下去，弦外之意似乎盡在不言中。

站在半海的人都興奮地叫喊着把自己親人的小舟拖拉進來，再急急地把舟內裝着貝殼的木盆提出來，送到架設在沙灘上的簡陋市場，在那裏把貨色分等、過秤、和定價。這時，海女們已經嘰嘰咋咋地聊着天，從半海裏涉水而來，對三個站在碼頭上的本島來客不免投來好奇的一眼。

對麗德而言，在柔和的夕暉下，這些海女幾乎每一個看起來都是美麗和快樂的——她們那挺拔的乳峯加上略嫌粗糙的奶頭，那堅實發亮的臀部，中間嵌有一條黑色的帶子繫着前面一幅三角形的黑布，那條拴在腰上的强韌皮帶，上面掛着一串楕圓形的鉛錘和揷着一把鋼鋤，那頭蓬亂的秀髮，被一條白巾束着，下面是一對帶笑的雙瞳和一雙充滿喜悅的嘴唇。大自然多美呀，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女人多美呀！麗德看看自

己一身文明人的裝束，想到肚中所懷的鬼胎，不禁嘆了一口氣。

海女羣中有一個身材特別修長，跨的步字也比人家大和穩重，似乎對這三名外來客和繫在碼頭旁的警艇一點也不寄予注意。她說了一句什麼話，別的海女聽了都掩口輕笑不止。有一個枯瘦的老婦人走上前來，遞給她一條棕色的粗毯，她隨手披在身上，大家就各自西東，分別踏上歸程。

一老一小母女倆朝市場的方向走去。那女兒很起勁地談着話，那媽媽注意地聽着，不時點點頭。神主樣遠遠等着她們前來，她們向他恭敬地鞠躬，他說了一篇話，她們謙卑地聽着，偶而向麗德他們投一眼，那女兒還下意識地把身上的毯子裹得更緊一點。麗德原已在心中猜到，至此便告確定，那個修美的姑娘便是鈴木親親。

然後，穿着壯嚴華麗的神主樣，臉皮皺得像枚胡桃一樣的老婦人，和裹着一條舊毛毯的裸體海女一起朝麗德他們那邊走來，那少女拖在最後。他們看起來是一個奇異的組合，那神主樣正好塡補了父親的位置。母女兩個停住步子，神主樣一人走上前來。他向麗德一鞠躬對他說了一些話。老虎翻譯出來：『他說他們鈴木老夫妻兩個能接待你這位貴賓感覺非常榮幸。但是由於他們很貧窮，沒有好的地方給你住，也不能好好招待你，所以他們也感覺很抱歉，並且要請你原諒。還有，他說他們兩個老人是鄉野粗人，對於西方人的生活習慣一無所知。幸而他們的女兒會經去過美國，能够講流利的英語，至少可以解除你語言上的困難。你如果有什麼需要，請不必客氣，儘管吩咐他們的女兒就是。神主樣又問起你會不會划小船。本來是鈴木老先生自己划他女兒出海的，可是最近他生了風濕病，在家裏休養。如果你能委屈一下代他做這份工作的話，他們全家將會十分感激你的。』

麗德鞠一躬說：『請你告訴神主樣我先要對他的費神安排表示懇切的謝意。鈴木老太太代表她全家慨然答允我寄住在他們家，勢必要爲我增加不少麻煩，而且我以後在別的方面要打擾他們的地方正多，我感謝還來不及，怎麼會妄言生活的舒適不舒適呢？再說，我很贊成和欣賞日本式的簡樸生活，能給我粗茶淡飯和一榻之地，我實在已很滿足而別無他求了。至於划船的工作，我極願效勞；還有其他雜事祇要我會做請儘管吩咐我去做就是。』然後他以低聲對老虎說：『老虎，我在工作上勢必要他們，尤其是那位小姐幫忙不可。我可以告訴她多少眞情？』

老虎也低聲回答：『一切以謹愼爲上。神主樣既已知道，小姐自然也可以知道，但是得叮囑她千萬要保密。現在請你過去，讓神主樣給你們介紹一下。請你注意你在這裏的名字是「轟太郎」。轟是姓，雷響的意思；太郎就是頭生兒子。神主樣對你的眞姓名不

感與趣，我告訴他轟太郎的發音近似你的英文名字，所以就叫你轟太郎。這裏誰吃飽飯來管你到底姓甚名誰？因爲這裏是你的友方。但是你一到對面的敵方，你就非得有一個假的身份不可。在你的身份證上，你的礦工卡上，你的姓名項內就塡的是轟太郎。我已經告訴過你，礦工卡上還註明你是一個聾啞，沒有聽講的能力。」

老虎向神主樣說了幾句話後，麗德被領到鈴木母女面前。他先向老太太鞠躬，因爲她是一個女人，所以他適可而止，不敢鞠得太低。然後他轉向女兒。

她愉悅地笑起來。那不是女孩子們的痴笑或竊笑，那是堂堂皇皇的笑。她說：『你不必對我鞠躬。我也不會對你鞠躬。』她伸出右手。『你好嗎？我是鈴木親親。』

冰冷的手。麗德說：『我叫轟太郎。害妳就擱這麼久，眞過意不去。妳的手這麼冷，該回家洗熱水澡了。你們讓我去府上打擾，我實在感謝。不過，如果太不方便的話……』

『神主樣，我們的教長，作的安排還會錯的嗎？說到冷不冷，我早已習慣，請你不必擔心。等你和貴友的事情完畢，家母和我就帶你回到舍下。我希望你能幫我創洋芋。』

麗德打從心底高興起來。感謝造化，在日本居然能碰到一個這麼爽快的姑娘！你鞠一躬，我鞠一躬，聾任聲帶講話，一概可以免了，豈不快哉！他回答道：『創洋芋我最拿手。此外，我刻苦耐勞，睡覺不打鼾。妳們早上什麼時候出發？』

『五點半左右。太陽一出海就動身。說不定你會給我帶來好運。撈鮑魚並不是一樁容易事情。今天運氣特別好，我大概可以賺到十塊美金，但是不是每天有這麼好事。』

『十塊美金？讓我來看。唔，等於三鎊多，不到四鎊。』

『英國人和美國人有什麼不同？用的錢是兩樣的嗎？』

『很像，但是完全不同，好像日本人和中國人那樣。』

『眞的嗎？』

『妳是說「啊，說殆是哋」？』

姑娘又笑起來。『你大概已經在東京學會不少東西。可以同你那兩位朋友說再見了罷？說完我們就可以回家，在村子的那一頭。』

神主樣，安藤課長，和老虎三個人在談着話，顯然不理會麗德他們兩個。那媽媽謙卑地站在一旁，但是她沒有放過她女兒和那個外人臉上的每一絲表情。

麗德向她鞠一躬，然後走向老虎那邊去。

暮靄正在爬上海面。太陽已經變成一隻橙色的球，無力地投射出它最後的餘暉。警艇的引擎聲緩緩地響起來。麗德先向安藤課長道別，對他的幫助表示感謝，他的感謝換來誠意的祝福，願他光榮地完成使命。老虎的表情非常凝重。他用雙手有力地握住麗德伸出的右手，在日本人這是一種稀有的情感流露。他說：『麗德兄，我相信你一定成功，所以毋須錦上添花，向你祝福。我也不預備向你說撒搖拿拉或再見。我祇想輕輕說一聲「萬歲！」和給你一件小小的禮物，以備你在萬一人定不能勝天的不幸情況中使用。』說着他取出一隻小盒子，把它交給麗德。

盒子搖動時發出骨碌碌的聲響。麗德打開一看，裏面是一粒淺咖啡色長圓形的藥片。麗德笑一笑，把盒子交還老虎。他說：『多謝，老虎，用不到。古語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又說：「生死有命。」什麼事情成敗都不能絕對把握，因爲有很多未知的因素。我們凡人無法一一預見。這一次成功最好；萬一失敗，我當視死如歸，毫無怨尤，而且預備祇要一息尚存，必定盡其在我，作最後一秒鐘的掙扎，到死方休。你給我這麼多幫助，我沒齒難忘，豈是一聲謝謝所可表達。最後，我想對你說：你請我吃的活龍蝦實在味道鮮美。我預計一個星期後回來，那時你一定再得請我大吃一頓。好，那末，分手啦！』

老虎跳上汽艇，引擎的聲音急劇地響起來。汽艇順着海潮駛向港口時，老虎高擧右手，用一個斬首的姿勢，迅速自空劈下。然後汽艇轉過岬角，從視線中消失。

麗德別轉身來。神主樣已經離去。鈴木親親不耐煩地說：『轟太郎先生，走罷。神主樣說我要以平等待你，像兩個同志那樣。但是在老派和好奇的村民面前，我們還是按照東方人的習慣比較好。來，你兩件行李分一件給我提吧。』

於是，這個身材魁梧，蓄着短髮，皮色黝黑的男子，這個裹着粗毯，修長健美，面容曼妙的海女，和一個枯乾蒼邁的老婦人踏着沙礫和鵝卵石和他們斜長的影子朝村子那頭他們的家彳亍而去。

＊　＊　＊

微明是一片美麗的金黃和藍色。麗德坐在乾淨異常的門檻上，背靠着石塊和木料構成的屋子，吃着豆腐、米飯、和淸茶的簡單早餐。屋子裏面，母女倆像早起的麻雀，一面忙着家務，一面快樂地交談着。

麗德在鈴木家被指定住在最好的一間，那是他們的起居室兼供奉神明的地方，舖着塌塌米的地上祇放着有限的幾件家具，還有一隻飼養在小竹籠裏的蟋蟀，據親親解釋，是給麗德做伴的。睡覺時，祇要把被頭舖在塌塌米上就行。枕頭是木頭做的，麗德雖不太習慣，可是他睡得倒還好。鈴木老先生身體消瘦，鬍子灰白，指節上的皮膚皺得特別厲害，有一對像松鼠一樣的明亮眼睛。通過親親的翻譯，麗德把他和老虎一起時他所出的洋相講給老夫婦倆聽，他們聽得連連

大笑不止。就這樣，陌生人共同生活時必有的拘束和客氣一開頭就被掃除無遺。神主樣會經說過麗德是以一家庭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像一個賓客那樣，來和鈴木一家相處。雖然他的容貌舉止仍能令人產生奇特的感覺，可是，無疑地，親親對他頗有好感，毫無討厭他的表示，所以兩老也感覺很安心，就一任女兒做主作一切安排。到九點鐘的時候，在大半個月亮的照耀下，老先生招呼麗德一起到後院，指給他看地上挖有一個坑的小茅屋，墻上掛着一疊朝日新聞，裏面雖很簡陋，可是收拾得也極爲乾淨。麗德輕舒一口氣，他在這個小島上生活起居的最後一項細節也告解決。對老先生考慮的週到，他祇能用眼光來表示他的謝意。不久，其他兩間房中停止動靜，麗德愜意地閉上眼睛，一會兒就沉沉入睡，跌入黑甜鄉中。

親親從屋裏出來，穿着白布的睡衣，烏黑的秀髮上束着一條白巾。她帶着全套配備，鉛錘和小鋤，祇露出她的雙臂和雙足。可能麗德臉上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她像銀鈴般嬌笑起來：『這是在貴賓面前潛水時穿的禮服。神主樣叫我在和你一起的時候穿上它以表示禮貌。』

『親親，我相信這祇是妳編出來的一個藉口而已。讓我告訴妳眞的原因。妳一定認爲假使妳像往常那樣暴露的話，我們這種野性的西方人必然會產生不潔的念頭。這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懷疑。然而，妳這樣做也可以解釋是妳對我的多情表示尊敬，這個我倒願意接受。好，廢話少談，正事要緊。今天我們來打破採鮑魚的記錄好不好？我們的目標定多少？』

『五十隻就不錯了，一百隻太理想。先決條件是你划要划得好，不然什麼都不要談。其次，你得好好對待大衞。』

『大衞是誰？』麗德發現自己不能獨佔親親，一股妬嫉之情從心底湧上來。

『等一會就知道了。』她回到屋子裏拿出放鮑魚的木盆和一大捲四分之一吋的蔴繩。她把木盆交給麗德，自己揹着繩索，領先沿着小徑向村外走去。小徑緩緩下降到一個小灣，一隻小划船，上面蓋着防止日晒的蘆葦，麗德把蘆葦搬放在旁邊地上，不費很大力氣就把這隻土製的小船拖到海裏。小船是硬木做成的，放在清澈而緩緩起伏的海裏，沉得很低，但是很穩。他把木盆和繩索放好在小船裏。親親到小灣的那一邊，在岩石上解下一根細繩，把它一點一點收進來，一面吹着口哨，發出低低而慰撫的聲音。麗德驚奇地看到小灣中心飛濺起一陣水花，一隻黑色的鷺鷥像一枝飛矢一樣破空而來，在沙灘上降落，再大搖大擺地走到親親脚前，用牠的曲頸把頭忽上忽下搖個不停，口中還嘰怪嘰怪叫個不止，顯然在生着大氣。親親彎下身來，在牠的頭頂和曲頸上輕輕地撫摸，一面不停地跟牠講着好話。過了一

會她站起來走向小船，同時收着長繩，那隻鷺鷥蹣跚地在後面跟着。牠毫不理會麗德，笨手笨脚地跳上船舷，像走鋼索一樣驚險地挨到船首的橫木，然後莊嚴地蹲下來，開始整理牠的羽毛，把牠的長喙在胸毛裏啄個不休，偶而舒展一下牠的兩翼，伸平的話足有五呎半長，有時又金鷄獨立，拍拍翅膀，表演一兩個優美的舞姿。最後，牠終算安頓下來，縮起頭頸望向天邊，兩隻藍紫色的眼睛似乎在探求宇宙的神秘。

親親爬上小船，在麗德外伸的兩腿中蜷坐妥貼，然後麗德把厚實而薄背的雙槳按好，開始有力和平均地划起來，在親親的指點下，將小船駛向正北。

他注意到親親用來拴那隻鷺鷥的長繩末端是一隻直徑兩吋許的薄銅環，套在鳥的頭頸底部。這可能是日本有名的捕魚鷺鷥。麗德就此點向親親請教。

親親說：『牠是我三年前撿到的。那時牠很小，翅膀上都是油。我替牠洗乾淨，給牠套上銅環，隨着牠的生長，銅環也需不時更換大的。現在，你看，牠可以吞下小魚，但是吞不下大魚。大魚牠就含在嘴裏帶回來給我。有時，我在大魚身上切一片肉給牠吃，作爲獎賞。牠常常和我結伴同游。海上做活，又暗又寂寞，有牠在一起就好得多。你要抓住繩子的這一頭，牠一浮出水你就得照顧牠。今天牠可餓壞了。我父親生病不能划船，牠已經有三天沒有出海。那幾天，我都是搭朋友的船，你來了也可以說是牠的運氣。』

『如此說來，牠就是大衞囉？』

『正是。我叫牠大衞是因爲我在好來塢的時期祇有一個人是我喜歡的。那是一個英國人，他名叫大衞尼文。他是一名好演員，他也製片。你聽說過他的吧？』

『當然。我很喜歡看他演的戲。想不到他在日本化身爲一隻鷺鷥，那我等一下該多給牠吃幾片魚肉才對。』

汗開始從麗德的臉和胸上一直淌下來，注入他穿的游泳褲裏。親親把頭上的白巾解下來，俯身向前爲他輕輕地抹汗。她的俊俏臉麗——那對杏眼，那個微塌上翹的鼻子，和那兩片花瓣一樣的嘴唇——第一次那麼靠近麗德，無法不使他愜意地綻開笑容。她的皮膚是金色的底子加上玫瑰的色澤，顏色正像日本的名產金梨一樣。她的秀髮粗看是烏黑的，其實是一種極深的棕色，自然而深深地鬈曲。額上有寸許長的短髮在細直未經修改的眉毛上面飛舞。她的牙齒非常整齊平均，沒有一般日本人暴牙的缺點，可以媲美任何歐洲女郎。一般日本姑娘的四肢比較粗短，她可並不如此，她的雙臂和雙腿都修長有致。上一天，麗德已注意到她的雙峯和臀部都挺拔結實，然而腹部扁平，一點也沒有鼓起來的現象，否則就要嚴重地破壞整個胴體的柔和曲線了。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她的手脚都很粗糙，疤痕處處，指甲雖然剪得很短，仍有不少斷裂，但這不正

是勞力的表現和崇高的象徵？海人的男女平等，是眞純的。在半開化的文明世界中，女人高呼平等不過是爭取和男人一樣的權利和享受，甚或更多的特權和豁免而已，她們是否肯在工作上，或至少在須消耗體力的勞苦工作上，向男人展開爭奪戰？看親親以一種不以爲奇，毫無所謂的態度在大海洋上討生活。她的心中祗是很自然地認爲自己是一名包括海男海女一體的海人，既不像西方女性那樣高於男人，也不像她的本島姐妹那樣低於男人；她祗是一個該生活，該工作，平等的人。麗德心中油然而昇起一陣崇敬的情操。雖然鈴木親親的肉體是那麼接近完美，對一個長年泡在鹽水裏的女人來說毋寧是項奇蹟，但是眞正吸引麗德的心還是她的風姿和她那毫不矯揉造作的一瞥一笑。她看到麗德汗流如注就馬上解巾爲他揩抹，毫不理會那是一個大男人的赤露胸脯，就是一個最佳例子。在這一刻中，麗德禱求上蒼：他但願每天能划她出海，划向天邊，日暮時又划她歸來，一同回到那雖小而整潔的家；在他的餘生中，他已別無他求了。

但是，他自己也深知這不過是一個渺茫的願望。再過兩天月亮便要圓了，那時他便得回到現實，回到他自己所選擇的黑暗齷齪的生活。以後又如何呢？現在來想這個豈非不着邊際？然而，今天和明天將是人生中偷來的兩天，在這兩天中，他將祗和親親，小船，海鳥和大海在一起。他要儘量使這兩天變成他一生中值得回憶的兩天，他也要儘量幫助親親採捕鮑魚，使這兩天也成爲她一生中最快樂的兩天。

親親說：『快到了。你划得不壞。』她向右前方指一指，『我們的規矩是先到先佔，今天我們要到一塊很多人知道的暗礁去。我們先到那裏，那塊暗礁就是我們的了，別人祗好再去找別的地方。如果別人也對那塊暗礁發生興趣而比我們先到，那我們也祗好另換陣地。我說的那塊暗礁生着很厚的海草，鮑魚就是靠海草爲生的。那地方很深，大概有四十呎深，不過我可以潛水一分鐘不需要換氣，在這一分鐘當中，我也許可以找到兩三隻鮑魚。我說找是完全靠手在海草堆中去摸的，因爲長長的海草把鮑魚完全蓋住，你根本看不到牠們，所以一大半要靠你的運氣而不是你的本領。摸到了，你就用這個把牠從石頭上撬下來，剷下來。』說着她就用手拍拍掛在身上的那把鋼鋤。『我搞得累了就得休息一會。也許，你也想下去試試運氣。也想？他們說你的游泳很棒，我已經把父親的水鏡帶來給你用。鏡子旁邊的小球，』她做給他看，『是調節鏡面和眼睛之間的壓力用的，用手壓就行。你才開始當然潛不久，可是你底子好，進步一定很快。你在黑島預備就多久？』

『恐怕祗有兩三天罷。』

『唔，那太糟糕。你走了誰給我和大衛划船？』

『那時你父親也許又划得動了。』

「但願如此，說起來，我該送他到本島去試試溫泉治療。他健康恢復不了的話，我非得嫁人才有人幫我划船。在黑島要找一個人嫁可不簡單。一則對象不多；二則我拍電影存了一點錢，黑島人眼界淺，對他們這一點已經很多，說不定就爲了這一點錢來娶我，那就糟了。』

『再去拍電影怎麼樣？』

她馬上怒形於色。『才不！我討厭拍電影。好來塢的人我沒有一個看得順眼。他們以爲我是一個日本人，我就是一種下等動物，我的身體也就屬於衆人的。沒有人好好對待我，除了這個大衛尼文不算。大衛不會講「親子」，祗會講「親親」，我的名字就變成親親了。』她猛搖一下頭，好像要把這些前塵一起搖掉。『不，我要一輩子住在黑島。我的問題自有神明會替我安排，』她露出笑容，『就像今天，吉人自有天相，我不是找到我的划子了嗎？』她探望前面的海洋。『還有一百碼。』她站起來，在浪濤起伏中保持絕好的平衡，把長索拴在腰部，再把水鏡從額上移到眼睛的部位。『請記住把這條繩索保持緊的狀態。你感覺我在下面一抽，就馬上拉我起來。這是一件苦差使，晚上回到家裏我替你的背部按摩一下。我很會按摩，父親也是我天天替他按摩的。上罷！』

麗德把槳鬆出來，放在船裏。大衛在他背後焦躁地舒頸伸腿，嘰嘰地叫起來。親親在木盆上拴了一條短繩，把它浮在水上。然後她兩腿夾住衣服，防止它像孔雀開屏一樣散開來，輕輕地滑進水裏。大衛見狀立刻潛入水中，無聲無息，連一個水花也沒有，眞是天賦本能，人不及焉。拴住牠頭頸的細繩跟着迅速地一圈復一圈地鑽進海面。麗德拿起拴住親親的繩圈，站起來膝蓋的關節發出清脆的短聲。親親先探頭水中察看，過一會伸出頭來說：『這裏看起來不錯。』她在水裏稍微活動一下，然後撅起嘴唇，把肚內的氣吹出來，又口鼻兼施把空氣深深吸進肺裏，吸的時候發出一種奇特的低聲。她再一擺手，頭先入水，弓起臂部，像一個白色的鬼魂一樣，安靜地沒入水中。麗德無可避免地看到她濕透了的薄薄白褲裏那條兩股中間的黑帶，不禁有點心旌神搖。親親筆直地潛下去，兩脚踢着水，幫助身上的鉛錘使自己迅速下沉。

麗德立刻將繩索一圈一圈甩出去，緊張地看一下手錶上的時間。大衛忽在他脚前出現，長喙裏橫含着一尾半斤左右銀白的魚。這個忙中湊熱鬧的搗蛋鬼。現在什麼時候怎麼有空和有這個閒情來從牠那如此銳利的嘴巴中去拿東西！但是，那隻驚鷲，朝他不屑地看一眼，把口中的魚丟進浮在一旁的空盆裏，像一枚黑色的鎗彈，又在水中失掉踪影。

已經五十秒了，麗德正在緊張不安時感覺手中的繩索在抽動，遑忙使勁拉繩子。海水清澈之極，離開

海面還有一段距離麗德就已看到白色的鬼魂從水面下升上來，她兩臂緊靠身軀以減少水對自己的阻力。她在船邊破水而出，手中高擧兩隻肥大的鮑魚給他看個眞切，然後丟在木盆裏。她把住船邊，喘着氣，麗德居高臨下，非常欣賞她那對醉人的乳房，在薄薄的衣衫裏驕傲地對着他。她抬頭對他淺笑一下，又噓氣和深吸一口氣，弓起背臀，又鑽入水中。

一個鐘頭迅速過去。麗德已經習慣於這種操作程序，可以勻出時間來觀察一下附近別的船隻。大概一浬方圓內都是這種小船，靜寂無聲的海面上祇有海女奇特的吸氣聲在此起彼應。離開他們最近的一隻小船大概有一百碼之遙，在緩慢起伏的海濤中搖幌着。麗德看到船上的青年放出繩索，和偶而鑽出水面的女體，光滑得像一隻金色的海豚，又聽到他們熱切的交談聲。他希望等一會自己能爭口氣，不要給自己和英國人丟臉。他突然發現最近喝了這麼多撒該，抽了這麼多煙，會不會影響自己的體能？天曉得！

木盆中的鮑魚越積越多，中間還有十來條跳躍着的魚。麗德不時要俯下身來從大衞口中取魚。有一次他不小心手一滑，魚掉回海裏。大衞一臉瞧不起他的神氣，朝他瞪了一眼才潛回海中。

然後親親又浮上海面，她已完畢她今天第一度的採鮑工作，要休息一番才能再下水。她費力地爬上船來，因爲氣力已差不多用盡，也就顧不得擧手投足時是否符合規矩和禮貌了。她除去頭巾和護目鏡，在船尾坐下嬌喘不休。最後她抬起頭來笑着說：『二十一隻，成績不錯。現在，這個鉛錘和鋼鋤你拿去，你自己下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管你吃不吃得消，三十秒鐘一到我就拉你起來。把你的手錶給我，讓我有個數目。你要注意別把我的鋼鋤搞掉，否則今天就完完大吉。』

麗德第一次潛得太糟。他的速度太慢，才潛到下面審察一下環境便被拉上去。那是一片長滿綠藻的平原，上面堆着黑色的亂石和生着一簇簇的波西頓海草，不過他注意到有一塊岩石，上面長滿濃密的海草，可能有鮑魚在內。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肺活量實在小得可憐，所以第二次下去他就拚命爭取時間，直取那塊岩石，伸手便在草根裏摸索搜尋。他摸到一塊楕圓形平滑的貝殼，正想取出鋼鋤把牠弄下來，繩子又把他拉上海面。但是他終於在第三次把牠弄到手，當他把他的戰利品丟在木盆裏時，親親簡直高興得差一點跳起來。他繼續不斷潛了半個鐘頭，感覺肺部有點痛楚，也開始感覺到九月裏海氣的寒冷，便最後一次浮出海面。他把手中第五隻鮑魚丟到木盆裏的時候，剛巧大衞也浮出水來，口中含着一條黑中透着綠光的魚。牠掠過麗德的頭頂，飛停到船舷上，在麗德爬上船的時候，在他的頭髮上輕輕一啄以表示牠對他進步的嘉許。

親親對他的成績不消說更感高興。她在船裏放着一件粗布和服，就用它來擦抹麗德淌着水的身體。他垂着頭，兩腿直伸，把手臂分擱在兩邊船舷上，儘喘着氣，一副精疲力竭的樣子。親親替他抹乾後就去把浮在水上的木盆提上來，把漁獲物倒在船底。她找出一把小刀，挑了一條魚，一剖爲二，餵給候在一旁的大衞吃。一口一塊，兩口便吃完，就滿足地開始整理起他的羽毛來。

過後，他們就開始吃午飯，那是預先做好的一些小飯團，上面各貼着一片不同的生魚肉和一點點紫菜，這種吃法日本人叫壽司，相當於西方人的三明治，麗德想。吃完飯，人鳥三個都略事休息，然後又像上午一樣開始工作，一直忙到下午四點鐘。那時，不知何方吹來一陣冷風，隔絕了太陽送到海面上的溫暖，也該是揚槳歸去的時候了。親親最後一次爬上船，輕輕地拉拉拴住大衞的細繩。牠在離船相當遠的地方破水而出，好像根據一項歷時已久的慣例，一飛冲上天空，在小船的正上方繞了幾個圈子，然後俯衝下來，滑翔到船舷上降落。像飛機一樣，牠把船舷當作滑行道，沿着它滑步到船首上牠的停機坪。在那裏牠站立着大展雙翅，似是表示一天辛勞的結束。然後牠登上寶座，讓牠的僕從把他划回到小灣中牠的皇宮去。

親親利用她那件粗布和服做屛障，巧妙地剝下游泳時穿的睡衣，又在和服裏擦乾自己的身體，她點數一下鮑魚，報告說一共搞到六十五隻之多，成績可謂不壞。這個數目中有十隻是麗德的功勞，以一個初出茅蘆的人而言，第一次能有這樣的成績，實在已足以自傲。麗德聽到親親的讚美，心中高興非凡。他四下找尋黑島，由於海流的關係，此刻已變成海平線上的一個小斑，就安下心來，緩慢而平穩地打起他的槳來。

他的雙手和背部酸痛異常，好像被人用木棍打了一頓似的。他的肩部也遭陽光炙傷，看來非脫皮不可了。但是麗德自我安慰把這些都譬作必需的訓練，以備那一個大日子的到來，那時長距離游泳，爬登危岩，和無可避免的格鬪勢必要他發揮出全部潛能。不過，他感覺面對親親，能够時時相對一笑，他身上的痛楚也就減輕了一半。親親的一對杏眼一直沒有從他身上旁移，低低的陽光照在她的眼睛上，把褐色的眼睛變成一種奇妙的金色。遙遠的小斑漸漸變成一塊大石，又忽然長大成一個小島。到家了。

＊　＊　＊

翌日又是金光燦爛的一天。鮑魚的捕獲量上升到七十八，大半是由於麗德的潛水技術已有顯著的進步。

在有一次休息的中間，麗德若無其事地向親親問起對海的那座古堡。她聞言立刻臉色大變，倒使麗德嚇了一跳。『轟先生，在黑島，這是一個忌諱的題目，我們極少提到它。這個地方離開我們的家這麼近，

眞好像地獄突然在那裏張開一張大口。我們海人，像你告訴我的吉普賽人一樣，是非常迷信的，我們認爲一定是什麽妖魔到我們人間來定居。神主樣對我們所懷的恐懼也無法解除。村中父老們說外人對我們日本都是不利的，這一個一定是西方來的集衆惡於一身的「死神」。黑島上已經有一個傳說，就是我們的六位地藏菩薩將派一名使者從黑島過海去誅掉此害。』

『什麽地藏菩薩？』

『地藏是專門保佑小孩的佛教神明，在黑島無人居住的那邊，有六個石像一字排開打坐海潮可及的岸邊，其中有一個的頭可能被巨浪冲失。他們的法相雖是祇拿兩塊岩石堆成，可是形態却非常莊嚴可畏。他們打坐在那裏已有幾百年之久，祇在落潮時可以看到，滿潮時就完全隱沒在水面下暗中庇護和保佑我們海人。從不知道那一代的老祖宗開始，一直沿傳到現在，我們每月替他們更換一次白布做的袈裟。每年六月，天氣轉暖，海人初次出海前，全島的人必列隊到這六位地藏菩薩面前誦經禮讚，祈求他們像已往一樣，賜給我們平安和興旺。』

『地藏菩薩派人從黑島渡海誅妖的傳說是由何而來的？』

『誰知道？也許這是神明冥冥中經由大海和天空把神的決定帶給了村中的父老，再由他們傳佈開來。反正大家都很相信這個說法就是了。』

『啊，說殆是吔！』麗德摹仿日本人的口吻，摹仿得很像，兩個都笑起來，重新開始工作。

第三天早晨，麗德像前兩天一樣，坐在門檻上吃他的早飯。親親走到他身旁，輕輕地說：『聶先生，到裏邊來。』麗德不知她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就隨着她進去。

她低聲說：『剛才神主樣派了一個人來說昨天本島來了一條船，帶來了很多香煙和糖菓作爲禮物。他們來打聽關於警艇的事情。他們問來的時候，艇中有三個人，去的時候祇有兩個，還有一個那裏去了？他們自稱是對面熱帶植物園的看守人，有責任阻止任何可疑份子潛入他們園中破壞東西。村中父老接受了禮物，不過一切推說不知道，叫他們去問神主樣。神主樣告訴他們那第三個人是來校驗漁民登記證的，他來的時候就一路暈船，也許回程中躺在船底，別人就看不到他了。來人告辭後，神主樣就派了一個小孩到山頂的信號台去察看動靜。小孩回來報告說那條船駛進古堡旁邊的海灣，被安放在船棚裏。神主樣認爲你該知道這件事情，就派人來告訴我。』她憂愁地望着他。『聶先生，我很願意和你做朋友。我認爲神主樣和你之間一定有某種秘密存在着，而這秘密一定是和這座古堡有關。你不應該把一切都瞞着我，讓我爲你擔心。』

麗德的臉上浮起笑容。他走到她身旁，用雙手托

住她的臉，在她的嘴唇上吻一下。他說：『親親，妳人生得美，心又這麽好。今天我想休息一天，不要再出海。你帶我到山頂的信號台去，我要在那裏觀察一下古堡的地理形勢，同時儘可能告訴妳有關我的事情。這些事情是我本來預備告訴妳的，因爲我需要妳的幫助。我還要去看看那六位地藏菩薩。妳知道我是一個人類學家，這一個有趣的題材我可不能錯過。』

親親把準備中午吃的壽司放在一隻小籃裏，穿起那件棕色的粗布和服，足登蔴繩編結的涼鞋，兩個就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離開漁村，直上山頂。山茶花的季節雖即將過去，可是山野間仍不時可碰上一簇簇盛開的野生山茶，它那漂亮的紅白兩色在矮楓林中實在是一種極悅目的點綴。有幾枝矮楓已經披上了火紅的秋衣。親親領麗德進入楓林，帶他去看一隻石製鳥居後面的一個小神社。她說：『神社背後有一個很好的山洞，可是這裏的人都很怕進去，說裏面有很多鬼。我有一次大膽進去，沒有看到什麽鬼，如有的話，也一定是不害人的善鬼。』她走到神社前就合十稽首爲禮，好像在心中默禱，默禱完畢又行一次禮才啓步。然後他們開始爬那條通到山頂的百丈路，沿途驚起好幾隻掛着金色尾巴的美麗山鷄，邊叫邊飛到南面削壁的樹叢裏去了。麗德一看峯頂已近，就叫親親止步，自己獨自一個潛行到信號台的亂石後面，極目所至，開始他的觀察工作。

他的視線可以越過那道高牆，達到園中和那黑金兩色的城樓。時間是十點鐘。他看到幾個人穿着農夫穿的藍色粗布衣服和長統靴，拿着長棍在園中忙碌着。這些人的嘴上還戴了黑色的口罩。他們是否在搜尋昨晚送命的自殺者？如果他們在冒着熱氣的岩漿洞旁找到眼睛已經瞎掉而尚未斷氣的人，他們將怎麽辦？把他拉去主人那裏邀功，還是乾脆把他踢進洞裏，一脚送他上西天？他今天晚上就要進入這個陰森恐怖的地方，他又該藏身何處？這些問題接二連三閃入麗德腦中，可是他都無法找到答案，一切都要等他今晚進去了才可分曉。現在，他祇確知風平浪靜，碧空無雲，似乎是偷渡的好天氣。他回到親親等他的地方，兩個在稀疏的草地上坐下。他望着散佈在海上的海人船隊，向親親說：『今天晚上，我要游到那邊的古堡，爬過那道牆頭，到裏面去。』

她點點頭。『已經給我猜到。你進去的目的是要殺死那個人，也許連他的女人也殺掉。你就是我們傳說的地藏使者，渡海去爲民除害。』她移目望向大海，遲鈍地問道：『爲什麽挑上你去做這件事？而不是一個別人，一個日本人？』

『他們是外人，我也是外人。如果發生麻煩的話，你們政府可以對外推諉一切純粹是外國人的內鬨，而與日本無關。』

『唔，原來如此。那神主樣有沒有答應這麽做？

』

『他已經答應了。』

『如果……以後……你再來不來替我划船？』

『大概祇短短幾天，然後我非得同英國去不可了。』

『不。我相信你將在黑島躭留一個很長時期。』

『妳根據什麽。這樣相信？』

『不根據什麽。可是我已經在神明前祈求過了。我從來沒有祈求過大的事情，這是第一次，我深信一定會如願以償。』她停頓一下。『而且，今晚我要和你一同游到對岸去。』她舉起一手阻止麗德發言反對。『在暗頭裏兩人同游可以互相照顧。而且，我對這一帶的海流很熟悉。沒有我帶領你，也許你游不到那裏，至少也得事倍功半，無謂地浪費你寶貴的氣力。』

麗德把她乾燥的小手握在手裏，看看那纖小的，破碎的指甲。他堅決地反對：『不行。這是男人的工作。』

她鎮定而嚴肅地面對着他。她說，並且改變對他的稱呼：『太郎先生，你姓轟，雷響的意思，但是我從來沒有怕過雷。我說了就一定得做到，我非但今晚去，而且每晚要去，在準午夜時分在牆基的岩石中間等你一個鐘頭。園子裏我不能幫你忙，可是我至少能幫你回來。這些危險份子也許會把你弄傷，你出來時我也可以替你裹傷。在水裏，女人比男人强。所以，潛水都是海女而非海男。黑島四週的海流我最清楚，等於在我家裏一樣。你不必在這件事上做老頑固。我不去是睡不着覺的。照我這樣安排，我感覺自己就在你身旁，而且如果需要，馬上可以幫你的忙。這樣我才感覺安心。說行，太郎先生。』

『唔，好罷，親親，』麗德乖戾地說。『我本來祇想請妳幫忙把我划到某一點可以開始游泳的地方。現在妳非要一同去餵鯊魚！……』

『有地藏菩薩看顧我們，鯊魚從不來找我們海女的麻煩。好幾年前，有一個海女的繩子不巧給石頭絆住，這件唯一的小小意外讓村民一直談到現在，鯊魚吃人的事情從來沒有在這裏發生過。鯊魚把我們也當作大魚，像牠們自己一樣，』她開心地笑起來。『現在，問題都已解決。我們來吃點東西罷。吃好我要帶你去拜見地藏菩薩，他們一定樂於接見你的。』

他們從另一條小徑下山。這一條小徑自山巔蜿蜒而下，通到漁村東首一個掩蔽的海灣。潮水已經退得很遠，他們可以涉水行走在扁平的黑卵石上繞過岬角。一轉彎，麗德就看見五個巨人坐在一片平坦的岩石上，眺向遠方，岩石下面連着一條狹長的石灘。他們是兩塊石頭膠合起來的形像——一塊巨大的長方形石頭是身體，另一塊較小的圓形石頭作爲頭部。他們身上披着白粗布的袈裟，用蔴繩縛住。這五個栩栩如生

的菩薩，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似在默察這一個地域的人間善惡，並且冥冥中掌握着黑島漁民的禍福休咎。至於那第六位菩薩，祇有他的身體還屹然尙在，他的頭部或許已經在大風巨浪中流失了。

他們走到石像的面前，仰望那五張空白平滑的面孔。麗德心中深深地升起一種生平未有的敬畏。在那原始的偶像裏，黑島人的祖先似乎成功地根植了無邊的威信，來作爲海人子女的守護神。麗德一陣衝動，幾乎要跪下來祈求祂們的賜福。他終於抑制住這個衝動，祇是垂下頭來，在心中向黑島人的祖先呼籲他此行雖爲自己，但也間接爲日本除害，希望得到他們暗中呵護來完成這個艱難的使命。當他抬起頭來時，他感動萬分地看到親親雙手合十跪在地上，她那張美麗的臉流露着一腔憂慮和希望，口中喃喃地吐着出自肺腑的禱詞，麗德祇能聽出禱詞中有很多遍『轟太郎』而已。

親親又行了一個禮，從地上爬起來，一臉樂觀的表情。麗德正在奇怪在菩薩前禱告竟能產生這麽大效果時，親親高興地說：『菩薩已經答應我了，你有沒有看到菩薩點頭？』

『沒有，』麗德說。『我沒有看到。』

『點頭了，』親親肯定地說。『我親眼看到當中的三個都點過頭。』

『好，算了，』麗德被她天眞的表情幾乎要逗得笑出聲來。『現在時間還早，我們還是到那裏去休息一下，順便研究研究怎麽去法。妳說好不好？』

『好，』親親說，『我看還是去小神社背後的那個山洞。那裏絕沒有人去的。』說着兩個就循原路回到神社。那個山洞果然是一個隱蔽的去處，洞外荒草沒脛，裏面却很乾淨清潔。大概由於地勢高，山頂風大的關係，裏面也很乾燥，岩壁上並無凝集的水珠。麗德到洞外找了好些乾草來舖在地上，自己先躺下，問親親要不要也休息一會。

『我就在這裏坐坐好了，』洞中原有一兩塊大石，親親挑一塊靠壁的坐下來。『太郎先生，你已經決定今晚去？爲什麽今晚？』

『月亮已經快圓。我需要月光，而且不祇今晚一晚。』

『我一直在奇怪，』親親天眞無邪地說。『你爲什麽不從陸路去那個地方，而要改從海路，而且要選擇黑島做出發點？現在我知道了，這都是神明的安排，否則我們兩個就不致相遇了。』

『這個問題我們在福岡時就討論過，』麗德坦率地解釋。『自殺者都是買通當地鄉下人通過一個沼澤帶到達靠陸地那邊的高牆，牆上有缺口可以爬進去，但是這種人爲的缺口常常更換地點，除了專做領港的鄉下人外，連治安人員都摸不到門路。我因爲不懂日本話，祇好冒充又聾又啞的人，因此在找人帶路上就

增加很大困難。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我此行的任務極端秘密，原則上越少人知道越好，因此決定走海路。一方面，他們在靠海的一邊一定疏於防備，可以增加我得手的希望。走海路原可以直接坐船從福岡到他們附近海面再游水過去，但包括福岡的治安人員在內，這一帶的海域究竟不熟，弄得不巧打草驚蛇反而不好。所以我們決定選擇黑島作爲跳板，同時我在等待月圓的這兩天，還可借機會熟悉一下環境，鍛鍊一下體能。』麗德笑一笑，繼續他的話頭。『幸而，我們採取這個計劃，才能碰到妳，這眞是我的造化。有了妳的幫忙，我才有一個良好的開始，而良好的開始正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妳把這一切都算作神明的安排，那麼神明的意旨一定是要我成功，而不是要我失敗。』

『神明當然是要你成功，因爲，』親親嫵媚地補充，『祂還要你回到黑島，還要你繼續做我的划子。』

『說到划子，』麗德忽然想起一個問題。『等一下我們是不是先划到海中某一點，然後從那裏開始游泳？』

『我要陪你游到那裏，那誰來看船？』親親說。『而且，我們海人的船從不朝那個方向去，月色那麼好，萬一給魔鬼發覺了怎麼辦？』

『說得有理，』麗德說。『那妳意思是我們直接從這裏游過去，游半浬全程？』

『以你我的游泳能耐來講，在這種天氣中游半浬路是不成問題的，』親親顯然極有信心。『但是並不是從這裏開始游。我們可以把小船划到最靠近對岸的一個小灣，在黑島的東岬，在那裏把船藏好後下來。如果我把時間和方向算準的話，我們可以碰上一支順流，那游起來才不費事咧。』

兩個說着話的中間，親親不覺已移坐到麗德身旁的草上。她依偎在他撐起的大腿旁，以保守的日本女人而言，這幾乎已經是一種以身相許的表示。麗德望着她那張秀麗的臉龐，衷心感謝她的無私幫助，不禁一躍而起，捧住那張臉就在櫻唇上熱吻起來。親親沒有抗拒，祇是害羞不勝地閉起星眸，隨後她用雙臂緊緊地摟住他的頭頸。

不知不覺中洞裏已是一片黑暗，祇有初升的月亮在洞口斜斜地投進一抹銀光。親親把熟睡中的麗德推醒，叫他一起到洞外用餐，同時可欣賞皎潔的月色。晚餐準備得很豐富，除常吃的壽司外，還有大塊微鹹的瘦猪肉，和兩樣蔬菜。吃畢，他們就手牽手踏着瀉地的銀光回到放小船的小海灣。從這個小海灣沿着海岸划到東岬預定作爲出發點的小海灣祇化了半個多鐘頭。他們把小船拉上岸，在黑色的岩石中間找到一個很深的孔隙，把它藏在裏面。時間倏忽已過了十一點鐘。近乎全圓的月亮高高掛在天上，把她四周的鯖鱗

雲照耀得清晰萬分。雖然死亡樂園在他們的視線之外，而且有半浬之遙，可是麗德和親親還是輕聲地交談着，似乎深怕他們的密謀不愼被對岸神通廣大的妖魔所發覺。

親親脫掉她的棕色和服，把它乾淨地疊好，放在船裏。在月光的照耀下，她的胴體反射出格外悅目的光采。她兩腿中間的黑三角布似乎在招着手，後面兩股中的黑帶子似乎在要求解除束縛。麗德目不轉睛，看得呆了。她風情萬千地輕笑起來。『不要儘看人家的黑貓嘛！』

『這，怎麼叫它黑貓呢？』

『不告訴你！自己猜好了。』

麗德小心翼翼地穿上他的黑布忍邪服。他感覺這衣服穿在身上很舒服，在水中想必能够保持溫暖。他沒有把頭罩罩起來，任它披在背上，親親的水鏡也暫時戴在額上。那個浮囊，他深怕忙中有錯，就把它拴在右腕上，需用時就不怕找不到了。

他向親親笑笑，點一下頭。

她走到他面前，突然抱住他的頭頸，在他唇上親吻一下。

麗德還來不及還吻，她已經驚鴻似地離開，扳下水鏡，潛入平滑得像水銀一樣的海洋。

＊　＊　＊

親親的動作穩健自在，她那對水中閃動有光的脚底和兩團又白又高的臀部，中間夾着一條撩人的黑帶，使麗德在跟隨上毫不感覺困難。他右腕縛着的浮囊在水中增加不少阻力，幸而他戴着脚鰭，使他在前進上獲得補償。在開頭的一小半游程中，他們的行進方向和海流成對角線。之後，親親改變一下方向，他們就順着海峽中自東而西的海流，很省力地朝着那垛高牆游去。漸漸，那垛牆越來越高，越來越長，變成海平線上擋住他們視線唯一的東西了。

他們起先碰到一些牆脚下的亂石。親親伏在一堆海草的下面，不敢起來，深恐月光照在她赤裸的肉體上容易被守衛的人發現。可是，麗德知道自殺者都從正面進來，如果有人在暗中監視進來的人是否別有企圖，在靠海一邊的可能性當也不大。他爬上岩石，把浮囊打開，取出一套輕便的爬山用具，然後他再爬幾呎，把脚鰭脫下，塞在高潮線以上的石隙裏。他預備上去了，向親親送一個飛吻作爲告別，她向他擺擺手，便像一支白色的魚雷一樣，迅速地潛回月光映照的海面。

麗德向她投去最後依戀的一眼，收斂起心思，準備爬牆。他抬頭一看，這牆雖很高峻，幸喜石塊之間的隙縫却也相當寬，足容他揷入足趾；緩緩攀升上去。他把頭斗戴妥，將浮囊牢牢拴在腰索背後，感覺一陣寒氣從濕漉漉的忍邪服上透進身軀，再不運動一下可要感覺冷了。

他開始爬升，二十丈微微傾斜的高牆費了他二十分鐘的時間，而且只使用爬山鎚兩次。除非石塊間的空隙太小，他那酸痛的足趾實在無法踏住，他絕不使用爬山鎚，以免發出聲響。他終於猱升上炮門，匍匐在那六呎厚的牆上，小心地從邊緣窺探進去。如他所料，從炮門到園子的地上建有石階，他就在陰影裏傴僂着身軀潛行下來，靠身牆上，微微喘起氣來。他等自己透過氣，便把帽斗拉到頭後，豎耳傾聽。沒有風，樹枝都寂靜無聲。但是他聽到不知何處傳來流水淙淙，在水聲的背後還有粘膠物質定時發出的短促啪聲和漿液的滾煮聲。那是火山的漿穴！麗德的黑影混合在週圍的環境中挨着牆緩緩向右行進。他的首要任務是找一個可以潛伏其中的處所爲他的行動基地和藏放工具的場合。一路上的小樹叢他都進去偵察一下，但是他發現每一個都收拾得很乾淨，地上的野草也全被連根拔去，而且他還嗅到不同味道的怪異甜香和特別刺激鼻管的毒露氣味。然後，他碰到一所挨牆而造的披屋破敗的小門半開着。他先傾聽一下，然後慢慢撥開小門。不出他所料，這是放置園藝用具的貯藏小屋，裏面隱約可辨的有鋤鏟之類的工具和一部獨輪推車。麗德潛身入內，藉着板壁間透進來的月光，他躡足走到後面，看到小山一樣一大堆粗布口袋。他感覺這間小屋雖然一定常常有人進來，但是作爲他的潛身之所實在很理想，而且惡徒們當也料不到居然有人敢斗膽如此做的。他把腰上的浮囊解下，有條理地把布袋移前，在後面騰出一塊地方作爲自己的巢穴，然後把浮囊在布袋底藏好，又在縱身出來時把布袋弄得零亂一點，使人家看不出破綻。他回到園中，計劃先將整個園子作一次通盤的初步偵察。

麗德緊挨着圍牆，遇到樹叢和樹叢間的暴露地帶就像蝙蝠一樣急飛過去。雖然他雙手也包在忍邪衣靠裏，可是他仍避免觸及任何植物。這些植物一路上都散發出各有千秋的強烈味道，其中祇有一種是他從前在加勒比羣島中探險時所聞嗅過的，那是一種叫做狗樹所發出的甜香。他走到湖邊，看見整個湖面蒸發着一層水氣，使死寂銀白的湖水憑添一種迷濛的氣氛。當他站在旁邊觀看時，湖旁一枝大樹飄落下一片很大的葉子，掉浮在水面上。立刻，葉子周圍的水漾起一片漣漪，把葉子淹沒。輕如樹葉，在這種死樣的水上也難逃沉沒的危運，那何況人呢？但是，即使在這種湖裏，居然仍有魚類川游其間。牠們看到飄落的樹葉，以爲是可吃的東西，蠭湧而上。這些一定是可怕的食肉魚，否則絕不會表現出那麼窮兇極惡的樣子。過了湖，麗德遇到第一個火山噴煙孔，裏面是一潭不停地滾着的泥漿，冒出觸鼻的的硫磺惡臭，不時一陣抖動，就像噴泉一樣，噴到半空，再紛紛落下，瀰漫着的惡臭把週圍的空氣全部染汚。麗德站得很遠都感覺燠熱難擋。這時，他已經看到正屋多角的側影在樹頂上陰森

地顯現。他格外小心地匍匐前進，否則身底的碎石很可能發出對他不利的聲音而驚動了夏滌漢博士所豢養的爪牙。突然間，他從樹林的空隙中發現那所魔宮赫然在眼前呈現。他在樹陰後停止前進，心在胸腔中狂跳不止。

相距一近，這幢黑金兩色的建築眞像一個張牙舞爪，擇人而噬的大妖怪，一層一層愈往上愈小的翹角簷頂像牠的巨大翅膀，想把天上的星辰拍擊下地，底層的大理石屋基像牠的巨爪，穩固萬分地盤據在地上。它比麗德所估計的遠爲龐大險惡。如何進入裏面眞是一個不易解答的難題。房子的背後才是正面，那邊的圍牆比較低矮，圍牆外面就是田野了。但是，一般的古代宅第不是都在後面底層另有出口的地方以備緊急時逃命之用？這倒需要仔細看一看。麗德繼續潛行向前，每一步都踏實後才移動第二步，以免腳下的砂礫發出招人起疑的聲響。古堡上的鏤金雕飾在月光的映照下有若千百隻眼睛，以一種冷笑的姿態迎接它的渺小來客。麗德全身警覺地防備着不測的探照燈光或黃藍色的鎗火。他終於平安無事地爬到屋前，開始搜尋一般都設在吊橋之下護塹之上的出入口。

夏滌漢博士的古堡也不例外。他找到一扇小門，上面排滿生銹的鐵釘，木頭已飽歷風霜，鉸鏈和門鎖也都銹壞不堪，但是門上和門旁的石頭上已經另外裝設了一套新的鐵閂，用一把鏈鎖鎖着。麗德繼續摸索向前，發現地勢突然低陷，荒蔓野草幾乎比人還高，想必是昔日的護塹，而今已告乾涸。麗德爬到門前，仔細檢查門鉸和鐵閂；發現可用他帶的那串百合匙試開，如果不行，還有銼刀和別的開鎖工具可資利用。要打開此門諒無犬礙。但是裏面是否也裝有鐵閂呢，想必不致。裏面裝了就毋需在外面再裝。麗德想大概的情形既已摸清，多慮無益，還是趕快脫離這個是非之地，待明天來動手就是。他就小心翼翼地循着原路回到圍牆，繼續朝右手方向作他的偵察。有一次，什麼東西覺察他的到來，聞聲逃逸，迅速地鑽進枯草敗葉中去，麗德祇聽到一陣沙沙聲。蛇類中那幾種是主動攻擊人類的？有眼鏡蛇、黑猛霸、小蝮蛇、響尾蛇、和火矛蛇。其他的蛇呢？其他的蛇都是以逃爲上。蛇尋覓食物是在夜間還是白晝？這可非麗德所知了。

這時，他又碰到那個湖，但是換到古堡的這邊。他聽到一些異聲，就立刻藏身一株大樹後面觀察究竟。起先他判斷聲音是從離他不遠處的灌木叢中發自一隻負傷的野獸。不一會，小徑上歪歪斜斜地走來一個人，或者毋寧說他一度是一個人。明亮的月光使麗德看得很清楚。那個傢伙的頭已腫得大如巴斗，原是眼睛和嘴巴的地方只剩幾條細縫。他像酒醉似地蹣跚而來，一面呻吟不絕。麗德看到他用雙手捧着臉，原來是在努力把眼皮扳開來以便看到前面。他還不時朝掛在中天的明月號叫一聲。這聲號叫聽起來既不像恐懼的

表示，也不是痛苦的呼喊，而更像向上蒼的呼援。突然間，他停止前行，他看見了，他找到了他此行的目的地——那個死湖。他狂喊一聲，雙臂前伸，好像要投身愛人的懷抱中那樣地疾步奔到湖邊，縱身跳進湖中。像麗德剛才看到的那片落葉在湖中所引起的情形一樣，反應是立即的，但是這一次的時間較長，面積較大，騷動的程度遠爲激烈。那個人的身體在溟濛的霧氣中看不太眞切，但見無數小魚像飛蝗般射向這具身體，主要的目標是衣服之外的臉，頸，和雙手。有一次，這人高擧雙手，叫出一聲令人心悸的呼喊。麗德看到六吋來長的小魚銀光閃閃地掛滿在那人的臉上，牠們死命咬住他的肉，好像天生長在他臉上一樣。然後那人的頭撲地掉到後面，在水中翻一個身，載浮載沉地到他的夢中天國去了。漸漸地，血和水溶合在一起，面積愈來愈大，可能他的喉管已被咬斷，他自身已不復再動，祇在那批肉食的海盜在撕扯他的身上的肉時才奇特地一跳一跳。

麗德看得目瞪口呆，滿頭冷汗。『剫爛你牙！』他無聲地叫着這種魚的名字。他知這種南美產的淡水魚有堅強的顎部和快若利刃的牙齒，能夠在一小時之內把一匹馬吃得祇剩骨頭！剛才來自殺的這個朋友一定是特意來找尋這種死法的，不過他在找到這個湖之前臉部已先被什麼毒木或毒蟲所弄破，才會腫大到那麼可怕。園藝學家夏大博士替自殺者準備的花樣可謂繁多，進來的人有若到中國菜舘點一隻『一魚三吃』，這裏他們可以『一死三法』，這樣死才死得過癮！

麗德不禁打一個寒戰，繼續他的環園之行。好哇，卜老福你這個賊！你專做這種喪盡天良的事，虧你想得出這麼多名堂來害人，在歐洲害人不算，還要到東方的日本來害人！今天，活該你惡貫滿盈，撞在我麗德手裏，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看你這賊再往那裏逃?!麗德在心中咒駡不絕，但繼而又嘲笑自己來。嘿，講得倒神氣！看你，偷偷摸摸像一個小偷，這裏門禁森嚴，爪牙衆多，而且都是些心狠手辣之輩，你憑什麼敢說這對狗男女一定在你手裏送命，你憑什麼敢說這句大話？

東方已轉成一片暗藍。可是死亡樂園裏演出的好戲還沒有完。

整個園中瀰漫着一層淡淡的硫磺味道。麗德有好幾次必須繞過冒着熱氣的洞穴。多謝夏博士，他深恐人家不得其門而入特地在每個洞穴週圍用白漆漆好的石塊排好一圈醒目的標誌，這可使麗德受惠不小，不必擔心誤入陷阱。現在，他走到一個洞穴邊，它的大小好像一個圓形的網球場，在它的背後有一個假山洞佈置成的小神社，裏面風雅地供着一瓶菊花，這提醒了麗德現在正是菊花的季節，菊花是和一些楓枝揷在一起的，充分地表現出日本花道的風格。穿着一身黑色衣靠的麗德埋伏在漆黑的暗處看到一名日本紳士出神地

站在神社旁邊，面向那一池蠕動中的灰色石灰質泥漿，似乎在探索着人生的奥秘。泥漿像燒開的稀飯，無休止地翻滾着，一待內部的溫度和壓力到達極限，便像火箭一樣帶着喧嘩的嘈聲竄向天空，等到推力耗盡便無力地掉回池裏重新醞釀東山再起。這樣，一而再，再而三，泥漿似乎意在征服太空，倔強地頑固地不停地作着毫無成功希望的努力。成爲一項尖銳的對照，這位日本紳士却表現了出奇的靜。他像一具幽靈似地呆望着泥漿的極動。他能從中推究出什麼眞理？麗德認爲他是紳士因爲他頭戴大禮帽，身穿燕尾服，外加白領黑結和條紋褲，兩手還撐着一把收起的雨傘。他這副打扮極像準備去參加外務省一次隆重的宴會，再不然，至少也像一個婚禮中的主婚人；然而，他竟在死亡樂園裏朝着冥頑的溶岩發呆。不，他講話了，講得很快也很輕，好像在怕人聽見的情況下背述他一生的歷史。他沒有手勢，祇是謙卑地，安靜地站着。他在向他的神明認錯？還是求恕？還是兩者都有？

但是，他此來的最終意圖是明顯的——他是想來求得大解脫。『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麗德想，『我是否該勸他一勸？』談何容易！你又不會說日本話，怎麼勸？你所有的祇是一張紙，證明你是一名聾啞的礦工；而且，你忽然現身不把他嚇倒才怪！再說，縱使你會講流利日語，縱使他不嚇倒，他和你素昧平生，憑什麼要接受你的勸告？如果兩人各執己見，爭吵起來，弄得黑龍會份子趕出屋來瞧熱鬧，那豈非救人不成，先害了自己？不，使不得。我不能爲了他一個人犯了什麼不可告人，非一死不足以贖前愆的罪孽，而把自己無謂地犧牲掉。他要死，由他死罷。想開了，麗德就保持蟄伏不動，靜待死神步上樹影掩映的舞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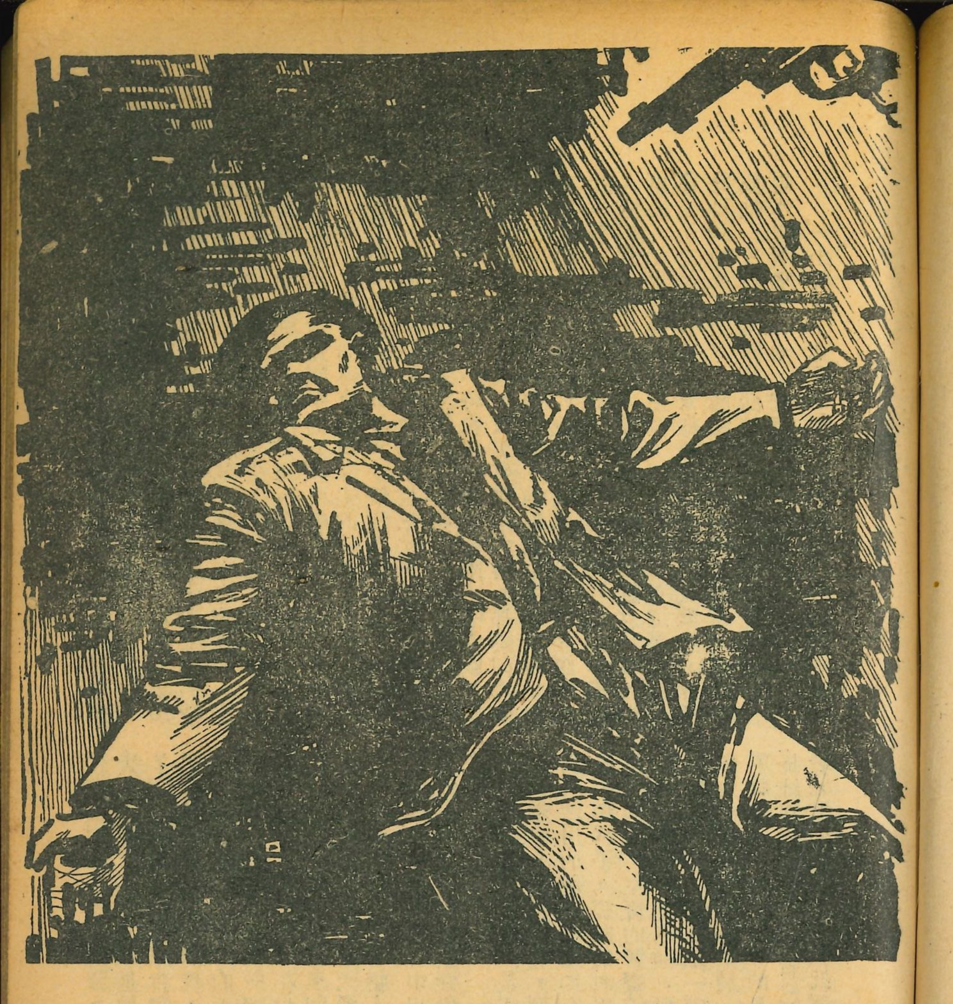
紳士停止獨白，仰望明月，多禮地擧一擧他的絲質高帽向她表示告別。然後他把雨傘挾在脅下，緊握兩手，像去洽談生意一樣，踏着平穩而自信的步子，跨過白色的標石，繼續向前走去。他的身體陷入泥淖，一吋一吋地矮下去，但是他沒有出聲。他又矮了一點，大概這時候鑠石流金的高熱才侵入他的下身，他突然發出一聲令人毛髮盡豎的慘呼。他的頭朝後一仰，兩眼緊閉，扭曲而張大的嘴中可以看到金牙，然後他去了，祇留下他那頂高帽子，被一陣噴起的溶岩拋到半空，落下來也像它的主人一樣爲岩漿所吞噬。這時，一陣觸鼻難聞的屍體焦臭味從瀰漫的硫磺味中脫穎而出，衝入麗德的鼻管。

麗德勉強忍住胸中翻騰的作惡。那個日本紳士用燒焦自己的肉體來挽救他的靈魂。他做到了，他可以懷着坦然，甚至光榮的心情去見他的祖宗了。對卜老福，他可以在他那本閻王簿的收入項下又增加一命。日本人爲什麼不派一隻飛機來炸平這個鬼地方，或者丟幾隻汽油彈下來，讓這對狗男女也嚐嚐活燒的味道

？這種妖人祗有幾個無知的植物學家看在錢的面上說他好，怎麼能見容於日本政府如此之久？眞是不可思議！好，現在日本天皇，日本首相，和老虎決定要消滅他！卻又不肯採用簡單明瞭的辦法，而要我麗德一個人赤手空拳來做這件工作。這簡直不是要消滅他，而是要消滅我，哈！我能夠叨天之福完成使命固然沒有話說。但是萬一不幸遭惡徒毒算，葬身此地，老虎和他的老板是否仍堅持前議，不肯交出M44呢？那豈非死得一錢不值，寃枉之極？

麗德愈想愈怨，邊走邊咒；老虎、日本人、俄國人老毛子，都不是東西！眞是懊悔不及！但是他的心中響起另一種聲音：難道你個人不想殺死卜老福？難道你不想爲嬌妻復仇？難道這不是天借良機？今天你幹得很好。你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了他的腹地；你已經快要完成你的偵察；你已經找到一個進入屋子的秘門，也許從那裏可以長驅直入他的臥室。明天，你可以乘他熟睡時把他殺死；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把那個老妖婆也弄死！然後，你可以回到親親的懷抱，和她共同消磨一兩個星期；然後回到東京、倫敦，回到M的辦公室，接受他的感謝和嘉獎。多好！來罷，不要喪膽，鼓起勇氣，做好這件爲國家，爲自己都是有利的事！萬一死在賊手，也是捨生取義，爲國盡忠，重於泰山的死！你應該抱着破釜沉舟的大無畏精神去幹，那樣你才不愧是一個大丈夫，眞好漢！

麗德心中的呼籲大大地提高了他的戰志；他感此心已安，不復再懼。他走完繞墻偵察的最後一哩，回到放園藝工具的貯藏屋。他在推門進去前回頭作最後一顧。天即將破曉。他看到湖的一角就在廿碼之遙。有一些巨大的昆蟲在漫漫湖上的霧氣中往來飛翔。麗德仔細一看，原來是粉紅色的大蜻蜓。可怪，蜻蜓有粉紅色的？怎麼沒有？麗德記起來了，老虎的那名手下，他在臨死之前不是喃喃不休地說什麼粉紅色的蜻蜓在墳堆上跳舞？這是死神在麗德遊畢妖境後在他那幅鬼氣森森的畫布上最後所加的畫龍點睛之筆。這一晚，麗德在夢中碰來碰去盡是鬼魅魍魎，好幾次在冷汗直流中驚醒過來。麗德在夢中撞來撞去，碰着的盡是令人毛髮森豎的鬼魅魍魎。一陣陣眞的慘叫聲終於在他入睡四小時後把他催醒。小屋中仍是一片寂靜。麗德悄悄地爬行到板壁的裂罅旁睜大一眼望出去。有一個號叫着的日本人，從他的衣着看來多半是一名農夫，正沿着湖邊狂奔。在他後面另有四個人，當是本園主人雇用的護院，一面嘻笑怒罵，一面緊追不捨，好像在進行一項有趣的遊戲。這四個人都手持長棍，其中一個忽一揚手，長棍隨之飛出，不偏不倚地擊中了農夫的小腿，使他應聲而倒。他知道已無法再逃，就翻身跪在地上，高



舉雙臂，做出一種求饒的姿勢。這四名如狼如虎的漢子，都長得虎背熊腰，頭上歪戴黑皮便帽，足登長統膠鞋，臉上蒙着黑色口罩和護鼻，相貌莫不猙獰可怕。他們笑着，叫着，用長棍隨意撥弄跪伏在地的可憐蟲，然後他們似在一聲令下，一齊丟下棍棒，一人抓住他的一手一足，把他先懸空揮擺兩下，在第三下中一齊鬆手把他拋入湖中。湖中驟起一片漣渦，但見那人慘號連聲，用手在臉上亂抓亂抓，又想掙扎游到岸邊。但是他的叫聲瞬即微弱下來，再過一會一切重歸寂靜，祗有被血染污的湖水在騷亂中慢慢擴大，擴大。

慘劇幕落。四個站在前排的觀衆爆出一陣狂笑，笑得捧住肚子，直不起腰來，他們的粗嗄笑聲在充滿死亡

氣息的空中相互激盪，有若羣梟夜啼，令人不忍卒聞。但是他們邊笑邊向小屋走來，這使麗德不敢怠慢，忙打點起全副精神，密切注意起他們的行動來。果然，他們愈來愈近，麗德甚至可以看清他們被狂笑引發的淚痕，他立刻輕身潛回後屋，埋身在布袋後面，聳起耳朵注意傾聽。祇一下功夫，喧嘩聲，推門聲，取工具聲，推小車聲，關門聲紛至迭來。此後，麗德祇偶而聽到他們散處園中的互相叫喚聲，又過了不知多久，從正屋的方向傳來一陣深宏的鐘聲。他把浮囊中那隻老虎供給他的老爺日本手錶找出來一看，正好九點鐘。大概園中規矩九點鐘才是正式開始工作時間。一般日本人爲表示對主子的忠心和自己的勤奮慣於早半小時上工，遲半小時收工。猜想起來，吃中飯大概有一小時的休息時間，收工可能是六時。那麼到六點半，他才可在園中自由活動。他對園中的行事常規還不太詳細，還需要特別注意。麗德找出一點裹腹用的牛肉乾，放在嘴裏嚼着。他的眼前又浮現起剛才慘絕人寰的那一幕。任何人踏進這座死亡樂園就休想活着出去。如果你想改變主意，半途而廢，那這裏多的是有成人之美的君子來幫你達成心願，竟其素志，你要想縮脚也來不及了。麗德無聊地七思八想着，眞希望能抽一支煙來解除高漲的煙癮，沒有辦法之下祇好湊着水壺嘴喝幾口水，把煙癮冲回肚去。

一小時後，麗德聽到湖對岸發出沙沙的脚步聲，趕忙挨到板壁邊去張望。他看到剛才那四名護院一字排開，肅立無語，是不是他們的主子要來作例行的檢查？聽取他們的工作報告和看看昨晚的收穫是否滿意？麗德猜測仇人即將出現，心跳的速度不禁加快起來。

麗德極力朝右方的正屋看去，可是他的視線被一大片白色的惡冷逗樹所擋住。這種灌木科的植物看起來純潔無邪，牠開的花也美麗引人，可是在很多熱帶地區却被人用來作毒魚的原料，『艷若桃李，毒若蛇蝎。』此之謂也。今天晚上，我當敬鬼神而遠之，可千萬不能在妳身上吃虧！麗德暗暗告誡自己。

不久，他的視線中出現兩個人，在湖對岸的小徑上踱步而來。麗德緊握雙拳，仇恨的血液在胸腔中澎湃着。

來者非他，果然是這對狗男女！卜老福這賊穿戴全副鎧甲，閃閃發亮，頭上的一頂鋼盔也是日本古武士所戴用的硬是和麗德在東京歌舞伎表演中所看到的是一個樣子。這賊的右手悠閒地靠在一把出鞘的武士刀刀柄上，左臂的臂彎子裏掛着他老婆的手，那婆娘的體型活像一隻水桶，但是她的步伐舉止却又極似一個牢頭禁卒。她頭戴一頂蜂場工人用的墨綠色草帽，兩邊都有黑布下垂至肩，益發增加了她給人的奇特和不祥印象。身上她穿的是厚重的塑膠質雨衣，脚上是長統膠靴。雖然她把自己遮掩得幾乎沒不通風，可是單看她這副賣相，麗德就深知他一點也不會弄錯。準是

這個賊婆娘！

麗德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他想：假使這對狗男女走到湖這邊來，他出其不意地把他們推落湖中，將會發生什麼後果？這種餓鬼一樣的劏爛你牙魚能不能吃到他們這一身臭肉？以他們的裝備看來，實在大有問題。但是這樣一來，他自己要脫身可難了。自己雖對打架之道略有研究，但要同時對付這四名黑龍會惡徒恐也佔不到上風，時間一拖長他們援兵來到那必被活捉無疑。看來此非善策，祇好作罷論。

這時，這對狗男女已走到四名惡漢的面前。四名惡漢立刻撲地跪下，叩頭到地，又立即起身肅立如舊。

卜老福把蓋住臉部的護甲揭起，向其中一個致訓，這人垂首恭聽，活像一隻俯首帖耳的走狗。麗德這時才發現原來祇有這一個的身上掛着一枝自動手鎗。因爲距離的關係，麗德聽不出他們使用的是那一種語言。不過，推度起來，卜老福這傢伙不可能已學會日語。大概不是英語就是德語。那個佩鎗的日本人忽然縱聲笑起來，一面指指漂浮在湖面上的一堆衣服，大概裏面潛藏着成羣的劏爛你牙魚正在爭食餘屍，所以還在跳動不休。卜老福點頭表示嘉許，四名漢子再次下拜，他舉起一手算是答禮，把面上護甲拉下，然後牽着他的醜婆子堂皇地繼續他的巡視去了。

麗德密切地注視這四個傢伙有沒有待他們的主子轉身便表露輕蔑或高興的神情。至少表面上沒有。他們立刻解散隊伍，重新熱心地去幹他們訓練有素的活計去了。

現在，這對賊種又在麗德的眼簾中出現，不過這一次是從左首來，也許他們是環湖而行，還要去巡視別的小隊和聽取報告。老虎說過這園子中至少有二十名護院，園子本身至少廣達兩百英畝。那麼，廿個人的話，也許是四人一隊，一共五隊，每隊負責四十英畝左右。卜老福拉起面上護甲，和他老婆談着話。現在他們離麗德祇有廿碼遠了。他們在湖邊站住，神態悠閒地欣賞着湖中那堆作着死亡之舞的衣服。麗德聽出他們說的是德語，他豎起耳朵來捕取每一個音符。

卜老福說：『劏爛你牙魚和火山岩漿眞是好東西，把我們的園子保持得這麼乾淨。』

『海洋和鯊魚也極有用處。』

『但是我認爲鯊魚並不靠得住。上次抓到的那名密探。我們讓他在「訊問室」裏嚐過滋味後，不是把他扔在海裏的？但是他們在海邊撿到他的時候，他的身體還完整無缺，而且居然還沒有死。這批鯊魚不知道在做什麼？看起來他們體軀大，樣子兇狠；可是牠們不管事，你對他們有什麼辦法？早知如此，我們該把那個傢伙丢在湖裏，既省事，又保險死得了，可以死得不着一點痕跡。』

『你當初不是認爲這樣做可以收取殺一儆百之效

，所以故意放他一個半死半活回去做廣告？』

『話是不錯，但是我現在有點感覺後悔。福岡不是派人來過黑島？可能是針對我們這裏而來的，也許他可以從那些靠不住的農夫口中拼湊出完整的死亡數字。說起來，衞生所派人來車回去的死人祇有實際數字的一半。如果數字繼續不斷上升的話，那對我們也許有麻煩。小野告訴我報紙上已在表示不滿，要求作公開調查。』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眞正站不住脚的話，我看還是退爲上策。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敲它一記大竹槓，然後開碼頭到別地方去換換空氣也好。要找死的人世界上多的是，那一國都有。我們祇要運用手法，換湯不換藥，就不愁沒有人上門。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民族性的不同。舉例言之，大和民族中意强暴和恐怖，我們就得在這上面下功夫，引誘他們入彀。其他民族就不見得如此了。譬如拉丁民族性喜浪漫，我們就得佈置一種熱情的，或詩意的環境，好像壯觀的飛瀑，孤寂的斷橋，懾人的懸崖，都能促使這一種人民對大自然的美產生强烈的仰慕情操，從而恐懼眼前良景終將成爲明日黃花，而滋生出爲要保有這一切美的印象，不如葬身自然的念頭。南美洲的巴西當能提供這個場合。』

『但是收穫不見得會像在日本這麼好罷？』

『太太，數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觀念問題。在人類歷史上能創作一樣全新的事物是非常困難的。在這一方面，我已有不可磨滅的成就。上帝造人，代表生；我毀人，代表死。雖然我的地位還不能和上帝相提並論，但是我們各執生命的一端，則是顯而易見的。當今的淺薄之徒認爲生存是做人的不爭之責。天主教認定自殺有罪，犯者不容其採用天主教儀式下葬，固已可笑之極。連世俗的法律也類多認爲自殺乃一種殺人的罪行，祇是兇手和被害者同屬一人而已。他們這種愚昧的思想否定了個人的基本人權。每個人有權爲他自己決定晚餐該吃牛排，或生魚，或乾脆不吃；今天睡八小時，或三小時，或乾脆不睡；活一百年，或三十年，或乾脆不活。他吃得下牛排，你何必勸他改吃稀飯？他能睡八小時，你何必强迫他祇睡三小時？他有辦法活一百歲，你何必催他早死？

『但是，反之亦然。他吃不下，你也無權强迫他吃；他不想睡，你也無權强迫他睡；他不想活，你也無權强迫他活。然而，自以爲是的愚人正是如此——强迫不想活的人硬活下去。他們固執己見，毫不理會對想死的人而言，活正是一種悽慘的磨折和痛苦的延續。除了我姓卜的，還有誰懷着悲天憫人的心情來動腦筋，化鈔票，拯救這類陷於苦難的靈魂？我相信，借以時日，人們定會瞭解我的一片苦心，發現我的崇高和偉大，而認爲我是耶穌基督以另一種型式在援救人類了。

『所以，親愛的太太，我說的飛瀑、斷橋和懸崖，也許開始時一年祇能拯救十個痛苦的靈魂。這個數字是不重要的，值得重視的是我孕育出來的嶄新思想和據以實行的一套法則。再說，對這個數字的上升必然性，我也認爲毫無可資懷疑的餘地。』

『說得有理。老福，你眞是一名偉大的人物。你已經將你的理想付之實現——在這裏遙遠的東方建立起舉世無四的死亡神宮，和上帝的天堂遙遙相對，也許祇是一線之隔，也許正是一物的兩面。你在歐洲辛苦掙來的錢，爲了實現這一理想，已經被耗用了大半。這種慷慨的作風，大度的表現，更足證明你胸襟的磊落，而令人敬佩不已。在這個死亡天堂的建設和佈置上，你更表現了你一手藝術天才。你眞不愧是一名多才多藝的人物，我極爲你感覺驕傲。』

『到時間，我計劃把全部經過寫下來，那時候，人們看了我的書或許會恍然大悟原來世間竟有這麼一名人物和他們共居一球。他是這麼特出，這麼偉大，然而非但沒有人尊敬他，讚美他，而且還要……』卜老福氣憤塡膺，提高了嗓門，『追捕他，殺害他。一個援救人類靈魂的不世偉人竟被可憐的人們看成一隻狗。狂妄！荒謬！要不是我頭腦靈活，也許我們兩人早已被他們捉去，用他們那種幼稚可笑的法律來審判我們，不是死路一條便是終身監禁。可憐的，愚昧的人們啊！耶穌是一個最好的前車之鑒。他們把他殺害，反而把眞的强盜放走。等他死後，他們又奉他爲主，向他禮拜不休。他們殺了一個耶穌不够，現在又要來殺我，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啊！太太，』他的聲調平靜下來，『我們是住在一個愚人的世界上。在這個世界上，眞正的偉大往往被誤認爲罪惡。我們有什麼辦法？走罷，再去看看別的地方罷。』

他們轉身繼續預定的行程，卜老福忽又停住步子，用手指指麗德藏身的屋子。『這間放東西的屋子，妳看，門又開着沒關！我已經關照他們幾百遍，叫他們務必關好關好，還是沒有關，眞是可惡！要是來了個奸細之流的人躲這裏面那還得了？過去看一看。』

麗德不由得心中連喊糟也糟也，祇好硬起頭皮，多拉些布袋蓋在身上，一面儘量貼緊地面，默祝上蒼幫他過此一關，克郎克郎的金屬碰擊聲愈來愈近，一會兒到了屋子中間，麗德似乎已經可以感到卜老福的鼻息和搜索的眼光。經過難堪的兩三秒鐘後，他聽到卜老福拔刀碰撞自己鎧甲的聲音，接着這賊就持刀向布袋亂砍亂剁。麗德閉起眼睛，冷汗直冒，感覺有一下好像戳到他的背脊，好險！這種任人宰割的味道可不是好嚐的。幸而，卜老福這樣搞幾下就已感覺滿意，克郎克郎地走了。麗德噓了一口長氣，耳中還聽到卜老福的聲音：『沒有什麼。不過明天妳得提醒我非把那個小野罵一頓不可。這間屋子得整理一下，弄一把好鎖把它鎖上才對。』然後脚步聲向惡冷逗樹林那

邊消逝而去。這賊的那把刀相當快，雖然他背上蓋有很多層布袋，這些布袋全被劃破，他那套忍邪衣也難逃危運，再差一髮就要輪到他父母傳給他的那張皮了。

麗德跪起身來，把布袋推到旁邊，使自己有足够的空氣把酸痛的背脊按摩一下，然後他把口中的塵土用勁吐出來，打開水瓶，喝了兩口水。他爬到板壁旁，張望一下，確定外面沒有動靜，才放心地把布袋重新整理一下，躺下身來追憶剛才卜老福所說的每一個字。

麗德認爲卜老福的心理已經不太正常。他記得很清楚，一年之前，他的仇人講起話來安祥緩慢，有條不紊，那像現在那樣狂呼亂叫，完全是希特勒的典型？從前他做起事來殘酷鎮靜，充滿自信，犯罪的計劃都接近完美；現在可不知如何？判斷起來，這些優點可能也都已大打折扣，難說不是那兩件大規模的犯罪傑作在最後階段慘遭失利而在心理上受到沉重打擊，以致失却常態，在那兩件大案子上，麗德是有其不可抹煞的功勞的，至今他回憶起來仍感餘味猶在。那是過去，英雄不提當年勇，想它幹嘛！最要緊的是這一次，這一次是生死存亡的決鬪，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因此也是他和卜老福交手的最後一次！麗德驅退懷古之情，把自己拉回現實。他第一想到這個藏身之地。非常清楚，明天他不復能利用這個地方；因此，合乎邏輯地，他無論如何該在今晚動手。且把祗有一個輪廓的行動計劃溫習一遍。他想他祗要能從他找到的那個後門進入屋子，他便有信心把卜老福殺死。但是他也預感在行動的過程中，他很可能會遭遇不測，運氣好落得一個重傷，運氣差說不定還要陪卜老福到陰國去再打個明白。想到這裏，麗德的腦海中又閃現親親的倩影，她把人生的甜蜜重新灌入他自認爲已有若槁木的生命。想到她，他的視死如歸的決心就變得不再那麼堅定。他熱切地爲自己的最後勝利禱祝，他不能忍心讓伊人望穿秋水，噙着眼淚等待她永不歸來的個郎……

麗德想着想着又跌入睡鄉，依然夢見了數不盡的鬼魅魍魎。

* * *

下午六時正，一陣低沉而宏亮的鐘聲清楚地從古堡的方向傳來，暮靄像一張淡紫色的窗帘被緩慢地拉上。蟋蟀開始牠們富有節奏的啾鳴，和其他不知名的秋蟲唱成一片。粉紅色的大蜻蜓終止牠們一天的飛舞，代之而起的是巨大而古怪的蝦蟆，紛紛從湖邊的泥穴中興奮地跳出來，開始牠們黑暗中的活動。麗德從小孔外望，但見牠們此起彼伏，在捕捉被湖光水色所吸引來的成羣蚊蚋。不久，那四名護院壯漢再度出現。他們燃起一把野火，大概在燒燬掃集一起的枯枝敗葉和其他廢物。他們又走到湖邊，把漂浮在湖中的死

人衣服打撈起來，喧笑着將長長的骨頭丟回湖中，將衣服丟在火堆中燒却。有一個被留下看管野火，其他三個收集起工具，推着小車向麗德藏身的小屋走來。他們起勁地笑談着，把工具和小車胡亂地放置好，沒有一個注意到堆放着的布袋已經被翻亂和被刀戳破。不一會，他們就離開小屋，會同那一個看守野火的人，齊向古堡的方向走去了。

麗德靜待片刻方才站起身來，做幾分鐘伸展運動，感覺背部還在隱隱作痛。他現在什麼都不想，祗想抽一支煙，身子裏面似有千萬煙蟲在哭着要求過一次癮。也許這是他今生能抽的最後一支煙了，如果僅僅爲了安全而勉強熬住不抽，那萬一險遭不測自知一定死不瞑目。也罷，管它娘，抽它一支再說。他掏出他那一百零一包的新生牌，抖出一支啣在嘴裏，找了一個安全的角隅迅速地點着圍攏在手掌裏的煙捲，吹滅火柴，把煙深深地吸入肺內。唉，味道好到極點，這個險眞沒有白冒，現在就是死也無所謂了。再猛吸一口，現在黑夜和卜老福和他的黑龍會黨羽想起來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怕了，今晚一定大吉大利！麗德又想起親親這小妮子來。現在她大概在吃她的鹹魚和漬物，喝着豆汁湯，和計劃着晚上游泳過來和他會面罷。再要不了幾個鐘頭，他們重逢的一刻就將到來。但是，在這幾個鐘頭中，到底將發生何事，產生何種結果？麗德手中的香煙已燒到指頭，他把香煙撳熄，把它從板壁孔中丟到屋外。七點半了，蟲聲隨着夜深而減弱。麗德取出水壺和牛肉乾，一邊吃一邊細心地開始做起他的準備工作來。

麗德等到九點鐘才從小屋中出來，月光是那麼皓白，使麗德不由得產生天助我也的感覺。他在泥漿的劈啪聲中步步爲營地循着昨晚踏勘過的路線前進。他找到昨晚的那片樹林，蹲下來再度察看那座張牙舞爪的陰森巨宅。這時他才首次發現卜老福用以明爲警告行人實則招徠生意的大汽球，是被繫在三樓，亦即是中間那一層樓的龕角廊柱上。在這一樓裏，麗德看到好幾扇窗戶映出昏黃的燈光。這無疑是他今晚行動的心臟地帶了。他吐一口長氣，輕捷地跑過面前的一片緩衝區，安全無事地到達木橋下面的小門。

黑色的忍邪衣縫有很多暗袋，麗德摸出預先準備好的筆型電筒和一把小鋼銼。他判斷栓着鏈鎖的鋼環比鏈鎖本身容易弄斷，就在那環上忙碌地銼起來，不時吐一口口水上去增加滑潤。不到半小時，他終於把鋼環銼斷，就利用銼刀做槓桿把環子扭曲，使裂斷處的距離增大，再輕輕地取出完整的鏈鎖，把棒狀的門閂慢慢拉開。他在門上漸漸施加壓力，門果然一寸一寸地向裏開啓。他站在門外，把門再推開一點，取出手電筒向裏面探照。幸虧他這樣照一照，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在離門一碼之遙的石板地上，有一隻彷彿捕鼠夾似的捕人夾被掩藏在一堆薄薄的稻草下面。任何

人推開門跨一步便正好踏上這隻和門齊濶，張嘴欲噬的鋼質彈簧捕機。麗德心想要是剛才祇要帶一分冒失，那隻捕機上的一排鋼牙必早已深深地嚙入自己的小腿肚中去了。想到自己中計後的這一副慘相，額上不禁沁出一陣冷汗。類似的機關諒必多着呢，千萬得小心才好！

麗德輕輕地闔上門，跨過捕機，拿電筒向週圍和前方探照着。祇有一片漆黑。他判斷這地方是一個麗大的地下室，原來無疑是作爲貯藏糧食之用的。在他的電筒光炬中，不時有接二連三的黑影飛過。這是蝙蝠罷了，牠們都有靈敏的雷達設備，麗德根本不信牠們會飛進人們頭髮的無稽之談。他一步一步向前爬行，所碰到的祇是鋪在地上的石板和一兩根巨大的拱形柱子。過了一段距離後，地窖的寬度就漸漸小下去，他可以同時看到左右兩面的牆頭，和蜘網密佈的拱形天花板。又過了不久，他終於看到上升的石級，從底下到上面的入口他一數共有二十級。入口是寬濶的雙門，在他這邊沒有看到鎖。他試推一下，從發出的聲音聽起來門背後的那把鎖似乎已相當古老，就取出一根慣竊使用的撬棒，設法將棒端的彎牙鈎上門後的鐵閂，用勁慢慢向旁邊扳，終於拴住鐵閂的釘子和螺絲受不住漸增的扭力而被連根拔起，散落在裏面的石板地上。他把撬棒換放在兩扇門的隙縫中朝左右兩邊分別施加壓力，突然裏面的鎖具全部掉到地上，發出一陣可怕的響聲，使麗德嚇了一跳。他靜待幾分鐘，發現沒有警報之類的可疑動靜，才把門緩緩推開，門上古老的鉸鏈發出一聲『呀！』的哀鳴，使麗德的神經又緊張了一下。過了這重門，依舊是一片漆黑。麗德熄掉燈，傾耳靜聽，什麽聲音也沒有，想必離開經常有人活動的地方還遠，就再度把燈扭亮。他看到又一排上升的石級，頂上是一扇新式的木門，木頭發出刷過光漆的光澤。他走到門邊，靠門傾聽一下，緩緩轉動把手，居然沒有鎖上！他把門推開，看見是一條向上傾斜的石頭走道，走道的盡頭又是一扇新式的門，門縫下面透出光線。

麗德悄然無聲地走到這第二扇新式的門邊，屏住呼吸，把耳朶湊在鑰匙孔上。死樣的靜寂！他抓住把手，一分又一分地把門推開，看見沒有人影，就跨過門檻，把門推上。他發現身在古堡的大廳，左面就是正門，從門口開始鋪着一條五丈長的紅地氈，地氈的盡頭已經沒入黑影。一盞大大的油燈吊在門楣上方，投射出昏黃的光芒。除了這條紅地氈外，廳中似乎沒有其他考究的裝飾。屋頂是縱橫交錯的樑木和交織成方格的竹枝。透進麗德鼻管的仍是一股冷冷的石頭味道。

麗德躲開地氈，挨着牆頭的陰影前進。他判斷這一定是中間的那層，他的目標區當在前方。潛入敵人心臟區的初步行動可稱已告成功！

另有一扇門，顯然由此可通到客廳之類的公用房間，祇裝有一根簡單的門閂。麗德俯身從鑰匙孔中窺看一下，裏面的光線也是昏暗不清，但是聲音一點也沒有。他輕輕地拔開門閂，把門一點一點推開，然後挨身進去。這一間房間的大小和正廳不相上下，但是陳設和佈置却極盡富麗堂皇之能事，大概是主要的客廳，卜老福接待來賓諒必就在這個地方。窗上掛着深紅色鑲金邊的窗幔，地上鋪着巨幅深藍色的貴重地氈，地氈上陳設着笨重的仿古傢俱，排列的方式也有仿古的意味，有不少件數的古代甲胄和武器被懸掛在牆上作爲裝飾品。沒有鋪到地氈的地板都打磨得非常光滑，從上反射出吊掛在天花板上的兩盞巨型油燈投下來的光線。天花板也是木質的，結構和正廳的非常相似。麗德審度形勢，覺得還是那低垂的窗幔比較可以藏身，就躡足潛身到窗幔背後，從一塊轉到另一塊，最後到達客廳的那一頭，發現有一扇門，想必由此可以通到別的房間。

他彎下腰來傾聽，但是立即縱身而起，躲到最近的窗幔後面。他聽到的脚步聲已愈來愈近。麗德從身上掏出防身武器，左手纏一條忍邪鋼鍊，右手緊握剛才使用過的撬棒，屏住呼吸，定睛從布縫中偷覷出去。

門被打開一半，露出一名護院的背部，身上佩着掛鎗的黑色皮套。難不成是小野，給卜老福做傳譯的人？也許，這傢伙從前在憲兵隊做過，和德國人接觸過，所以會說德語。他在做什麽？好像在門那邊撥弄什麽東西。電燈開關？不，這裏沒有電，那來電燈開關？過了一會，那人向裏面深深一躬，倒退着走出來，並且隨手把門闔上。這人沒有戴口罩，他從麗德藏身的窗前走過，一直穿過客廳而去。麗德約略看到這人掛着獰笑的黃面孔，後來又聽到那一頭的門發出開關的聲音。他再靜待五分鐘之久，才稍微拉開窗幔向外窺探一下。客廳中除了他自己，再也沒有別人。

現在要走最後這一段路了！

麗德左右兩手都抓着武器，躡手躡脚地走回門邊。他又俯身下來傾聽，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是剛才那名黃面孔不是朝裏鞠躬的嗎？日本人慣於朝空遙拜，也許主人不在，他祇是朝主人的大概方向頂禮而已。麗德用一種輕快的動作把門打開，縱身進去，如果敵人在這間房裏，他準備採取立即攻擊的戰術。

可是，面對他的緊張備戰姿態却是一間空空的房間，裏面一無所有。這間房間大概兩丈見方，中央吊着一盞油燈，下面的地板是木頭的，打磨得非常光滑。會不會是那種『黃鶯地板』？不會，剛才那名守衞走過來並沒有發出什麽嘈雜的聲音。麗德祇聽到瓦格納的樂曲正微弱而悠揚地從面對他的另一扇門裏傳播出來。多謝你的音樂欣賞，卜老福，省得我到處去找你！想着，他就矮着身子，輕輕地朝對面那扇門走去

麗德剛走過兩門之間的中點，說時遲那時快：整塊兩丈長的地板就變成一個翹翹板，他剛進來的那頭猛地升高，有音樂的這頭倏然下降。麗德全無防備，頭立足不住，便一個筋斗滾翻在地，這樣一來更加快了他這一頭下降的速度，他趕緊伸手出來猛抓，想抓住什麼可以援手的物體，可是爲時已遲，什麼都來不及了。他掉進一片黑暗。剛才那個守衞在門背後撥弄什麼東西？原來是在撥好利用槓桿作用的翻板開關，而翻板原是東方式古堡常設的機關。麗德翻身跌入暗牢，在這短短的幾秒鐘中他還在埋怨自己的糊塗。這時，警鈴瘋狂地鳴響起來。麗德從翻板上滑下來時隱約地覺察到那塊板因爲失去了重量而彈升上去，變成他那隻牢籠的蓋頭。他重重地跌到地上，頓時失却知覺。

麗德在昏迷中回到黑島附近的海底。他摸到兩隻鮑魚，感覺勞累異常，拚命向頂上如豆的亮光游去。我不是海人，摸到兩隻鮑魚已經不錯了，至少親親一定認爲我這樣的成績已經可以交代過去。你們看，這裏不是兩隻鮑魚嗎？那麼爲什麼還要這樣兇惡地打我耳光？他下意識地高舉兩臂，給人家看他摸到的鮑魚，一面喃喃說：『親親，親親，叫他們不要再打我了，好不好？』

如豆的亮光擴大起來，變成一片蓋着稻草的地板，他自己蜷伏在地，有一隻無情的手掌在他的兩頰左右開弓劈啪劈啪地打着。每打一下，他就頭痛如裂，眼前金星直冒。麗德看見小船就在面前，他掙扎着站起來想去抓住船舷，把鮑魚丟到桶裏。這時，他才漸漸恢復知覺，發現自己並不在海底摸鮑魚，眼前更沒有小船，沒有親親。眼前是一個黃面孔的日本人，臉上掛着獰笑，他現在已停止打他的耳光。他不是那個護院領班名叫小野的嗎？麗德的視力漸漸恢復，他愈看愈深信那是小野，在小野的背後還站着一個人手持火把。然後，他好如茅塞頓開，把前塵往事都記起來了。糟糕透了，老虎，我已鑄成一個大錯，眞是枉爲你費了一番心血，找我來辦這件事！但是，我不是你們日本人，我是英國人；因此，除非他們加害於我，我決不自殺以謝罪。如果卜老福所作所爲已遭神人共怒，那我絕不致在此白白犧牲，非得撈回一點代價不可！想着想着，麗德的頭腦豁然開朗：是的，精神上我是蘇格蘭子孫，遇事不折不撓，勇往直前。但是，按照預定的計劃，我是一個日本人，是一名又聾又啞，來自福岡的礦工。混帳的頭由它去痛好了，可是自己的身份萬不可忘掉而露出馬脚。再者，頭不過有點痛，又沒有破，那怕什麼？麗德恭順地跪着，垂下手來，這時他才發覺自己的忍邪衣靠都已被剝除，祗剩下一條三角形的黑色忍邪內褲。他在內心抖擻起精神，把全身細胞動員起來準備應付未知的危難，他向

小野深深地鞠了一躬。小野一手按在開着的鎗套上，用日本話向他咆哮了一陣。麗德舐舐嘴角上淌下來的血，裝出一副懵懂痴呆的樣子。小野取出手鎗，向他作一個手勢叫他出去。麗德再鞠一個躬，立起來，同時把稻草遍地的暗牢形勢默記在心，就跟着手執火把的守衞走出牢門。

經過了梯階和長廊後是一扇門。小野走到門前輕叩兩下。

麗德發現這是一間兼作書房的小客廳。剛才拿火把的那名守衞正在把他那套忍邪衣靠和可以作爲罪證的附件舖放在地上。卜老福那廝穿着一件華貴的黑色眞絲和服，衣上綉有一條五爪金龍，意態悠閒地靠在壁架前面，他的脚旁有一隻火盆，正冒出裊裊青煙。一點不錯，是這賊。那寬廣的前額，看起來倒很像一個飽學之士；那嘴角上的紫色疤痕，在近年內方始留蓄的灰黑鬍子下面仍可以隱約看到；還有那一頭白髮，替他憑添好幾分道貌岸然的神氣；更毋論那一對骨碌碌的黑色鼠目，因爲惟有他這一對眼睛才眞正表露了他的內心和人格，與其他僞裝的善相部份絕不相稱，而構成了他相貌上無可掩飾的，最突出的一項對比。

坐在這賊的身旁便是那賊婆子，穿着全套日本貴婦的服飾，膝上放着一枝黃色的菊花，要不是被眼前的突發事件所驚擾，似乎正在和她的夫君共度飯後的安閒時光，絮話家常。她那四方的臉依然臃腫多肉，鼠色的頭髮依然緊束爲髻，削薄的嘴唇依然殘忍如故，而那對淺褐近乎黃色的眼睛也依然射出一股狡黠的光芒。老天爺，不是他們兩個是誰？而且，那麼近，幾乎伸手可及！想想自己剛才犯了那一着之錯，而今滿盤皆輸，實在令人痛惜，否則這一對狗男女早在自己手中哀呼求饒，甚或已命歸地府，到閻王爺前去捱熬他們該得的懲罰；怎還容得他們在堂上頤指使氣，而自己却反落得做一個階下囚呢？麗德感覺頭又劇痛起來。

卜老福撿起斜依在牆邊的武士刀，大踏步走到房間中央那堆忍邪裝備的旁邊，用刀尖撥弄舖陳在地上的東西，最後把那件黑色的忍邪衣挑起來，用德語問小野道：『這是什麼玩意？』

這位首席護院使用同一種語言回答，他的聲音顯出他內心的不安，還帶着尊敬的神情向麗德看一眼。『博士，這是一套忍邪衣。忍邪衣是修練忍術的人穿用的。我對忍術知道不多，祗知道這是一種集武技和法術於一起的古代藝術。深通忍術的人能够飛簷走壁，隱身遁形，和赤手空拳殺死仇家。一般人見了通曉忍術的人都很害怕，我倒不知道現在還有人在練這種本事。博士，這一個傢伙很可能是奉派來暗殺你的。如果他不睬上那塊翻板的話，那你和太太都將處在危險的境地了。』

『他是誰？』卜老福銳利地打量着麗德。『日本人長得這麼高倒很少有。』

『博士，礦裏做工的人很多長得這麼高大。我們從他身上抄出的身份證明說他是一名聾啞的礦工，籍貫福岡。這個我不太相信。他的指甲雖有幾個已經斷裂，但整雙手看起來不像是在礦中做工的。』

『我也不相信這種鬼話。但是這有辦法查得出的。』卜老福轉向他的老婆：『太太，妳看怎麼樣？妳的直覺很厲害，妳來幫我們判斷一下。』

母夜叉聞言就站起來，走到卜老福身邊。她死盯着麗德看，又保持着距離在他身旁繞行一週。當她走到麗德的右面時，她面帶驚懼地低聲喊道：『我的上帝！』她急急地走回卜老福的身邊，吐出一串嘶啞的耳語：『不可能的事情居然來臨了！他右邊臉上的疤痕！他的整個側影！他的眉毛被修剪過，冒充日本人！』她再朝麗德看看，一臉大禍臨頭的神情：『我可以肯定這人就是那個英國情報員麗德！就是太太死在你手裏的那個人！就是曾經化名為白萊爵士的那個人！』她掉頭對着卜老福，堅決地表示：『我可以對天起誓，他就是你的仇人麗德！你非相信我不可！』

卜老福瞇起眼睛。『是有點相像。但是他是怎麼來的？怎麼找到我的？誰派他來的？』

『當然是日本人的特務機關了。他們一定和英國情報組織有關係。』

『這一點不能成立！如果日本人要抓我，他們儘可拿着拘票來逮捕我。這幕後一定還大有文章。我們應當慎重處理這件事。第一，我們該查出這人是眞的還是假的聾啞。如是假的，我們當進一步追問口供。等把口供問得一清二楚，我們再作決定該如何處理。訊問室可以完成這件工作，但在把他帶到訊問室去前先得給他「軟化處理」一下。』他轉向小野：『叫山本來做這件工作。』

＊　＊　＊

命令傳下去後來了十名手執長棍的守衛，到小野身後靠牆站着。小野向其中一個大聲發令，那人就把長棍倚放在牆上，離開行列。他是一名高大的壯漢，頭頂全禿，發出亮光，雙臂有若兩隻火腿，一副孔武有力的吃相。他跨步走到麗德面前，擺好騎馬式，縮起嘴唇，露出一副點綴着一嘴怪牙的邪笑。突然他舉起右掌，用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打到麗德頭上，而且不偏不倚地打在那塊跌入暗牢的傷處上。麗德感覺一陣壓倒性的痛楚幾乎要把他的頭顱炸裂。這一下還沒復原，第二下又到，這一次那劊子手改用左掌，但用力之猛却並無異致。麗德血流滿面，他模糊地看到卜老福像一名科學家那樣在觀察他的反應，那母夜叉張着濕潤的嘴，一臉滿意的樣子。

麗德挨了十下後，知道非得乘自己還有一點氣力和意志的時候採取行動，否則一定被打成重傷無疑。

他看這個光頭雖然擺好一個騎馬式的架勢，却僥天之倖，沒有想到應用相撲上惡毒的方法，就在模糊的視線中，先下手為強，乘光頭再次高舉手掌的霎那，使出混身剩餘精力，飛起一脚，朝他下部要害狠命踢去，一踢踢個正着。這一招辣手之極，任你光頭是銅打鐵鑄也受不了，他哇呀慘叫一聲，捧住下身，倒在地上滾來滾去，面上全無血色，豆大的汗珠從頭上湧冒出來。還有九名守衛一看情勢不對，都連忙持棍而出，小野也拔出手鎗，準備開火。麗德一個箭步，跳到一隻高背椅的後面，雙手把它舉起就朝向一羣餓狼似的守衛們丟去。有一隻椅腿正好擊中一個守衛的下巴，發出一聲清脆的折骨聲，那人痛苦地捧着臉蹲下身去。

『停手！』是卜老福歇斯底里的叫聲。守衛們立刻停止動作，放低長棍。『小野，叫這班人替我滾。』卜老福指指還站不起身的兩名守衛。『山本這混帳辦事無能，該受處罰。還有一個給他點錢，叫他去看醫生。這裏告一段落。這個傢伙我看用傳統的方法不能產生效果。如果他的耳朵還管用的話，也許到了訊問室他就肯吐實。把他帶去。其他各人都到行動室聽候傳呼。快！』

小野粗野地發出命令，守衛們喏喏連聲，跑步離去，然後他用鎗做一個手勢，示意麗德轉移地方。他在書架旁打開一個入口，叫麗德由石階下去。下一步是什麼？麗德舐舐嘴角的鮮血想道。訊問室聽起來似乎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方，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何能再受惡毒的折磨？也罷，既然非去不可，自當見機行事，拚了這條老命也要設法把卜老福這賊硬拉了一起去見閻王，這樣才總算一命抵一命，不枉此行！他走在頭裏，走到底看見一扇粗笨的門。小野叫他開門，他佯作痴呆，不言不動。小野祇好用鎗抵住他的後背，自己把門打開，然後把他一推進去。麗德發現這是一間古怪的石室，石頭而且很燙，發出硫磺的臭味。

卜老福和他的醜婆子進入室中，門被關上，兩人在兩張木製的圈手椅上坐好。木椅的頂上有一盞油燈和一隻很大的時鐘。這隻時鐘很普通，祇是在三、六、九、十二這四個數字下面各劃有一道紅線。現在這時鐘的分針是指在十一點零一分不到的地方，麗德聽到它發出嘵的一響，分針就應聲跳過一格指在十一點零一分上。小野叫麗德朝前走十一步，走到石室的那一邊，那裏砌着一隻有扶手的石頭椅子。這隻椅子的座位上開有一個圓洞，正好容納一個人的屁股。正對這個圓洞的屋頂也開有一個圓洞，祇是口徑略大，可以望到漆黑的天空和幾顆閃閃發亮的星。石椅和週圍的地上都淌着將乾的灰色岩漿，硫磺的氣息也是以這裏最為濃郁。小野穿着長統膠靴，在麗德後面走着。發出嘰咕嘰咕的聲音。他示意麗德登上這隻石製寶座。麗德的赤裸皮膚和燙熱的石頭驟一接觸，不

禁退縮了一下。他硬着頭皮坐好，疲乏地把雙手擱在石椅的扶手上，肚中在尋思卜老福這鬼玩意究竟厲害何在。

卜老福用英語在石室那頭喊叫起來。他那尖厲的聲音在空盪的石壁間來往激盪，產生一種相當懾人的效果。他說：『麗德中校，英國女皇陛下情報局的第七號情報員，這是一間我特別設計的訊問室。它有一項神奇的功用，就是叫啞巴開口。我們這裏是火山地帶，我設法把一個定時爆發的火山口用石頭砌起甬道引導到你現在坐着的椅子的正下方。我們的資料顯示從這個洞裏噴出的岩漿，其溫度高達攝氏一千度，即燒一壺開水所需溫度的十倍。其次，岩漿從低層噴起可到達一百呎的高度，而你現在離開這底層是五十呎左右，也就是全高的一半。定時爆發的間隙可用人工調節，這一個洞是每十五分鐘出貨一次。』卜老福回頭看一下，繼續道：『你一看這鐘上的時間就可以明白：下一次爆發距離現在正好是十一分鐘。假使你是一個眞正的聾子，我這一番話和隨後來的日語翻譯你自然無法聽懂。因此，時間到了你也不會站起來逃走，你的下身勢將被燒爲烏有而死在椅上。我們這世界上人滿爲患，死一個啞巴又何足惜？反之，你如果是一個假裝的啞巴，你一定能懂我們的話，而知道這一個設計的厲害。你還想活下去的話，你必然會在爆發之前離開這隻椅子。假使這是你的選擇，我們還有別的花樣等着你去嚐味道，一直到你招供爲止。我要想知道的是你的身份，怎麼來的，誰派你來的，企圖何在，以及誰是你的同謀等等。如果你眞是一個假啞巴，我希望你不要再做戲了。爲怕你眞是一個日本人，我的守衞長將把我這些話用日本話向你覆述一遍。』他轉向小野，用德語吩咐他如令行事。

小野站在門邊，用日語大聲吼叫起來。麗德置之不理，儘量放鬆自己，養精蓄銳以圖背水一戰。他冷漠地打量起這間囚室來。他想起和老虎一共遊過的別府十獄，就游目室中，找尋一樣東西。是了！一定是那個東西了！在他坐着的石椅右手壁角裏有一隻小小的木箱，箱上並無鑰匙孔。這箱子中間一定是調節噴岩時間的機關。這上面有沒有什麼腦筋可動？他把手臂撐在膝蓋上，將負傷的臉埋在手掌中，不顧還在一跳一跳痛着的頭，強迫自己疲勞的腦細胞全體緊急動員起來，務必刻時想出一個死裏逃生的辦法來，把自己拉出這個危局。

小野的話講完了，分針又跳了一格。

麗德毫無表示，從他冷漠的臉上誰也看不出他的腦子是在何等急劇地工作着。分針又跳了九格。麗德抬頭看那白底黑字的鐘面，上面指着十一時十四分。他聽到石椅下面發出一陣隆隆的聲音，自己的屁股已可感覺到溫度的遽然上升。麗德站起來，向前慢慢地

走到沒有被溶岩沾汚的地方，然後回過身來望向那張空椅。隆隆的聲音漸漸發展成一種似在遠處的怒吼，又從怒吼變成一種深沉的咆哮，咆哮聲愈來愈尖銳，好像一列快車鳴叫着鑽出長長的山洞，駛進這間石室。然後跟着一聲強力的爆炸，從麗德剛才離開的石椅中央，竄出一支灰色溶岩，這支溶岩看起來完全是固體的，有若一根發光的引擎活塞，夾着雷霆萬鈞之力，從屋頂開着的圓孔中噴射出去。這支溶岩維持個體的圓筒形狀約歷時半秒鐘之久，使整間石室忽然灼熱難擋。麗德不得不用手背把額上的汗擦掉。然後，灰色的岩漿柱子終告傾圮，掉回石椅的座孔中，一堆一堆冒着熱氣的泥團啪嗟啪嗟地落在石椅四週。岩漿洞中傳出深沉的飽膈聲，大量的蒸氣從洞中向外直冒，使整間石室中都繚繞着令人窒息的硫磺煙氣。終於，岩穴恢復平靜。時鐘上的分針特別刺耳地咳了一聲，時間是十一點十六分。

麗德回過身來，面對時鐘下面卜老福夫婦兩個。他愉快地終止他的啞劇而開腔了：『好罷，姓卜的，我承認你在爲非作惡方面的確有獨到之處。現在我沒有辦法，祇好等你給我顏色看了。如果眞像你嚇唬我時說的那麼精彩，那你很可能會如願以償，獲得你所需的資料。我姓麗的雖不願作無謂的犧牲，可也不是一個不戰而屈之輩。我願意一一領教閣下精心設計的逼供方法。』

卜老福向他老婆點點頭。『親愛的太太，妳的眼睛眞厲害，果然給妳看出破綻。有便時我一定要再去買一串三木本的最上品珍珠項圈來送妳。現在讓我們先來一勞永逸地把他解決如何？我們的就寢時間早已過了。』

『說得是，老福。但是，先讓他招出實話再講。』

『太太，這還不簡單？我們已拉下他的面具，其餘的事情祇要按步就班做去就行。來罷！』

出乎麗德意料的，他們一行人又從石頭走廊回到卜老福那兼作書房的小客廳！卜老福的老婆重行去坐在她原來的椅子上，卜老福也重行站在壁架前，他的手仍安閒地放在刀柄的頭上，就好像他們剛才出去是做一點飯後的消遣，譬如打一盤彈子，欣賞一些集郵，或看一本家庭電影完畢而回到原來交談的客廳似的。麗德想：老虎設計讓他扮作來自福岡的礦工眞是活見鬼！書架旁有一張寫字桌，麗德拖出桌下的椅子，坐下來。他看見桌上放着紙煙和火柴，就不客氣地自己取了一支煙，點着了，深深吸了一口。快要向塵世告別，長眠地下，且抽一支煙再講，至少要死也好死得舒服一點！他把煙灰彈在貴重的地氈上，架起二郎腿，一派瀟洒的樣子。

卜老福點點攤在地上屬於麗德的東西。『小野，把這些東西收起來，等我有空時我要仔細看一看。你

和大家在外廳待命。把噴燈和別的機器都準備好，也許用得着。』然後他轉向麗德。『現在，快從實招出來。我滿意的話會賜你一個速死，就用這把武士刀，』卜老福說着便拍拍刀柄。『這傢伙非常快，而且我是一個行家，保證你刀起頭落，毫不痛苦。要是你支支吾吾，吞吞吐吐，那你就得吃盡苦頭再死，而且招還是要招。你吃的特工飯，對這一套諒必也很清楚。痛苦到達某一程度，饒你英雄好漢也是熬不過的。怎麼樣？』

麗德爽快地答道：『卜老福，你不是一個笨人。倫敦也好，東京也好，很多人知道我今晚身在何處。不管你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你反正有的是錢，可以請三五個名律師來幫你開脫。可是，如果你把我害死，事情就不那麼簡單，你非以命償命不可。』

『麗先生，這種話你不必跟我講。官場中的一套我不是不知道，你剛才說的話我根本聽也不要聽。你想，我住在這裏完全按照合法的手續，如果有人要來逮捕我，儘可以堂堂皇皇地來，何必像你這樣鬼鬼祟祟？按情理講，我是CIA所要逮捕的熱門人物，如果他們發現我在這裏，他們還會客氣？一定是會同日本警方派大隊人馬來捉我人。等到捉到我，把我關起來了，你們英國情報局和美國人日本人商量商量，也許可以找一個機會訊問我一下。但是在初次警察行動中，說什麼也輪不到你們英國人的！』

『誰說這是一件警察行動？我在英國時就聽到關於你這個地方的傳說，我研究起來這很像你的作風和手段。我就請准上級，到這裏來親眼看一看。總而言之，我的行踪是有很多人在密切注視的，如果我不能安全返回我來的地方，你必將受到懲罰無疑。』

『老兄，你這幾句話說來固然不無道理。但是，在法律上，你來過也等於沒有來過。這句話怎麼解釋？就是：你進入此地所遺留的一切痕跡將被徹底消除。所以，在法律上，我對你的失踪根本不須負絲毫責任。你明白嗎？說起來，我有一名手下會經向我提供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可以作爲你到來的旁證。他向我報告說日本秘密警察頭子，公安調查局局長名叫田中什麼的會經陪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外國人朝我們這裏來。現在看起來，這個外國人一定就是你了。』

『他在那裏？我有話要問他。』

『他不在。』

『說得可方便。』

卜老福的眼睛中幾乎要冒出火來。『麗先生，請你不要忘了現在是我在訊問你，而不是你在訊問我。但是，我仍舊可以告訴你，我對這個田中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一個完全不擇手段的人。雖然你想規避我的問題，不過我可以很容易地提供一個離事實不遠的解釋。這個田中以前就會派了一名高級幹部來調查我，結果那人非但沒有完成任務，而且還落得一個因公殉職的下

場。你呢，我推測是正好來日本公幹，大概有求於田中，他就向你提出交換條件，叫你來把我殺死，以解除日本政府所面臨的一項困窘情況。至於你怎麼查出夏滌漢博士就是我卜老福，那固非我所知，事實上這也無關宏旨。主要是你有私人的理由來做這件暗殺的工作，並且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你把我的眞實身份和你的私人理由保持秘密，連田中也被蒙在鼓裏。因爲你一且把這項秘密洩露，官方一定得採取行動，而你也將永遠失卻大好的報仇機會了。』卜老福頓一頓，接着又柔聲說：『麗先生，我自認我的頭腦極佳。你有什麼抗辯的話請儘管說，但是我要求你不要說無聊的話，不要說哄騙三尺童子的話。』

麗德又點起一支煙，鎭靜地說：『卜老福，我要對你說的還是這句眞話：如果我有三長兩短的話，你將不能活到聖誕節。你的女人是一名從犯，自也難逃應得之罪。』

『麗先生，你堅持這樣說是嚇不倒我的。好罷，既然話也說完，我要親手殺死你和消滅你的屍體，而這將是很簡單容易的事。本來，我計劃叫我的手下慢慢收拾你，現在我決定自己動手，因爲你一直是我的眼中釘，我非得親手加以拔除不足以出這口氣，有一句日本話叫做：「割り捨テ御免」，你可知道？』

麗德無精打采地搖搖頭。『卜老福，日本話我不懂的，你何必在我面前賣弄？』

有若貓在殺死老鼠前非得侮弄一番已經在掌握中的俘虜一樣，卜老福對麗德的話不予理會。他說：『這句話起源於武士盛行的時期。照字面講，這句話是說「殺了就走」。在那個時期，如果一個低級的人擋住了一個武士的路，或者他碰到武士時沒有表示敬意，那名武士就有權把他的頭割掉。我自認是一個後期的武士，但是我的寶刀還沒有嚐過鮮血。拿你閣下的大好尊頭來開寶可以說不辜負了我這把寶刀。』他轉向女人。『太太，妳同意不同意？』

母夜叉抬起她晚娘似的方臉。『你說的還會有錯？我當然同意。但是，你要小心。這隻畜牲非常危險。』

『太太，我承認從前他是一隻危險的畜牲。可是自從去年五月我把他那親愛的小娘送上天後，他早已變成一名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了。』

兇神惡煞似的卜老福拿起他的武士刀，離開壁架。

『讓我把這小子宰給妳看。』

* * *

麗德把燃着的香煙隨手丟在地氈上，任它去冒煙。他說：『你們兩個知不知道自己已經瘋了？』

『歷史上偉大的瘋子多的是，有什麼希奇？法雷特力克大帝是瘋子，尼采是瘋子，梵谷是瘋子。告訴你，偉大和瘋狂的界線本來是很難劃分的。人類歷史

上如果沒有這些瘋子的出現，也許歷史就是一片空白。反過來說，麗先生，你自命不凡，但是你可會停下來想一想，你究竟算是什麽東西？你祗能算是一個三等流氓，給一些尸位素飡的笨伯充當職業鎗手而已。你滿腦袋是責任觀念，愛國意識，但是你懵然不知這些觀念和意識根本上都是歪曲的，不健全的，祗是一些騙人的幌子而已。你跑了一次狗腿後，就儘量用尼古丁，酒精，和女人痲醉自己的官能，以等待主子下一次的派遣。你的上級兩次派你來跟我爲難，總算你狗運不錯，兩次都使用暴力把我的心血破壞成功。我這兩項天才的傑作也許在你的政府看來都是罪惡，還和其他政府合作在繼續追緝我，但是你們這些呆子是否可以平心靜氣，用一點頭腦，站在現實和客觀的角度上，來探索一下我這種高人一等的思想境界？』

卜老福身材魁梧，大概有六呎三吋高，而且體格極佳。他兩腿分開站，把武士刀的刀尖置在兩足之間的地上，他那筋絡賁張的雙手握放在刀柄上。麗德坐得遠遠地望着卜老福，心中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確具有一種超乎生命的力量發自他那碩大專橫的形體，發自他那震懾人心的眼神，發自他那高而且白的雙眉，和發自他那殘酷削薄的嘴唇。寬袍大袖的和服原是一種天才的設計使天生矮小的日本人看起來要壯碩得多。現在穿在有似一座寶塔一樣的卜老福的身上，它更給人一種碩大無朋的感覺，好像一座黑色的小山，上面盤據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牠那繡在卜老福左胸上的巨大嘴巴似乎眞的要吐出火來。在卜老福停頓不語的片刻中，麗德仔細打量着他的敵人。他爲什麽要嚕囌不休而不痛快地擧刀一揮？很簡單，因爲卜老福已經把自己看作甕中之鼈和俎上之肉。自己赤手空拳，無路可逃，即使逃出去，外面也都是他那一批狼心狗肺的爪牙在等着他，而在這間房間裏呢，卜老福手持武士刀，佔有絕對優勢，他高興何時下手就何時下手，所以他就在從從容容地發起議論來啦，他要在殺人前把話交代淸楚證明自己死有餘辜，活該挨此一刀，而他的殺人正也是光明磊落，替天行道之擧。再者，在必操勝算的殺戮前能對龜縮一旁的死囚講一點做人的大道理實在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情，可不是？如果易地以處，相信自己也會照樣教訓他一頓的。

卜老福又開腔了：『麗先生，在你死以前，讓我們來檢討一下那兩次我受過你破壞的事件，也藉此對我那種上乘的思想提供一個具體的說明。第一次事件被你們英國政府稱爲雷擊行動。在這個事件的開端，我設法自西方政府手中盜取到兩枚原子武器。我無意爆炸這兩枚武器來危害人羣，我祗是誠懇地請求西方政府貼補我一些車馬費將這兩枚武器原璧歸趙。如果富有的西方政府不答允我這個小小的請求，我會表示要將這兩枚武器無條件送給一個雖很貧窮却很想獲得原子武器的政權，譬如古巴的卡斯楚就是。如果卡斯

楚得到這件名貴的禮物，我就不能保證他一定聽從我的忠告而也許會在極端不利於西方的情況中加以引爆。無疑地，人類的禍福休咎全在西方政府的一念之間。這整個事件充其量祗能算是利用國際政治的微妙關係來博取一點有限的利益，以維持我浩大的行政開支。何得稱爲罪惡？而且，以我當時所開的條件而言，雖然對西方政府這是一項意外的支出，可是就西方的富有來講，縱使稱之九牛一毛仍是大大地言過其實。反之，這個數目也不宜開得過小，因爲這也可說是對西方的一個教訓，使他們體會到爲要免除我今後的類似威脅，根本解決之道還在儘速召開裁軍會議，澈底消除這種危險的武器。雖然這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對我個人是不利的，但是對整個人類的和平却有無上的貢獻。難道你不想想，如果眞能達到這一崇高的目標，這一切豈不是我卜老福一手促成的？最低限度，我在激發西方政府採取積極行動的一點上有不容加以輕易抹煞的汗馬功勞。麗先生，你是否能看到這一層？其次是關於最近我所策劃，你們認爲對英國不利的生物細菌作戰。其實，所謂有利與不利祗是看法的歧異而已。有的事情，表面上看來是不利的，但實際上是有利的。麗先生，不論用那一種標準來衡量，無可諱言的，英國是一個充滿病患的國家。如果我們採用一種活馬當作死馬醫的辦法，索性大量使用細菌，增加病患的幅度和深度，使大英帝國有若昏睡中的獅子憬然醒悟已往的懶散，而急速通過類似戰爭中所實施過的社會福利法案，增進全民的健康和幸福。這豈非一件好事，那能指鹿爲馬，反而說是罪惡？

『這兩件事已經過去，多談也沒有好處，算了。現在我要說一說關於這個地方的事，』卜老福停頓一下，嚥一口口水，好像還有一番大道理要講。『麗先生，有一點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的心智有傾向怠倦的徵象，而我極想挽回這種頹勢。心智怠倦的主要原因是生理方面的。過了中年的人，肝，腰子，和心臟的功能減退，大大地影響了心智的健全。但是，以我個人而言，不幸而身爲一個傑出的天才，在這芸芸衆生中，曲高和寡，非但得不到人們的尊敬，而且我的善意往往被人曲解，因此我變得非常寂寞，我的心智也跟着懶散起來。我對人類已完全失却興趣，對它的將來也漠不關心，對世俗的事務更感厭惡萬分。正像一個講究吃的老饕，因爲一般的食物已經吃膩，非要希奇古怪的美味，或別出心裁的烹調方法才能滿足他的食慾。我呢，在精神上和生理上，也需要富有特別刺激性的事物來解救我的情感痲痺和心智衰退。爲了這個原因，麗先生，我才精心設計和佈置這個擧世獨一無二的地方來做一些對人道絕對有利無害的工作。在這個地方，我懷着慈悲的心情對世間輾轉於生活的桎梏，感覺不勝折磨，而尋求解脫的人們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和多彩多姿的客觀條件，使他們能早日脫離

苦海，到達快樂的彼岸。這祗是對一般民衆而言。對日本政府呢，我這裏也可以說是一個唯一由私人投資興辦的公墓，優點是規模龐大，設備完善，而且完全「無料入場」，即不收分文，免費服務。日本政府非但可以節省大量人力物力去處理在公共交通線上和其他公共場合中自殺喪生的屍體，而且還可避免在國際觀瞻上所引起的不良印象。我認為這是一種公共服務，是一種慈善事業。如果顚倒是非，混淆黑白，說這是一種壞事，是一種罪行，那該是多荒謬和不合情理！』

『但是我昨天看到一個人被强行拋入湖中。難道這不是謀殺？』

『麗先生，你不要誤會。這祗是整理清潔工作之一罷了。這人到我這裏來的目的是求死。也許他力不從心，我的手下奉令對這種人要加以必需的幫助。如果他自己無力登上莫奈河中的渡船，或是走不完那一段黃泉路，任何同意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人絕不會袖手旁觀。不過，據我看來，你的資質太差，你沒有能力登入我的思想領域，所謂朽木不可彫也。像你這種人，祗能在臨死一支煙中領略些許官能上的快感，再遠就非你的能力所及了。所以，多談對你我都沒有好處，我們的睡眠時間已經被你就誤不少。現在，我要問你最後一句，你願意怎麼死法？還是預備學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自己伸長頸子讓我一刀解決，死一個痛快呢？還是預備學婆婆媽媽的樣子，鷄飛狗跳，害我多化一番手脚，把你身上的肉一點一點割下來，最後仍難逃一死？』卜老福向前跨一步，雙手擧刀過頭，威風凜凜，儼然日本武士的派頭。油燈的光芒投射到刀口上，發出閃閃寒光。

麗德已經胸有成竹。他從訊問室回到這間書房時發現給他踢傷的那名光頭武士忘記帶走他的長棍，被遺留在黑暗的牆角裏。還有，那母夜叉的近旁有一個召喚僕役用的鈴。所以，他的當務之急首在解決這個女人。麗德猛然縱身向左，攫住牆角的長棍，再跳向那婆娘。那婆娘的手已經伸出來，正要去按那隻召人鈴。可是，說時遲那時快，麗德的長棍已劈面飛到，打在她腦袋的左側。她叫也來不及叫就從椅子裏倒出來，怪樣地撲在地上，一動不動。卜老福見狀大怒，出手就砍。刀風過處離開麗德的肩部祗差幾吋，好險！麗德旋風般轉過身來，用右手將長棍從圈住的左掌中用力推出去，這一招完全抄自打撞球的手法。長棍擊中卜老福的胸骨，把他推到牆上。但是卜老福立刻惡狠狠地衝回來，像割草一樣地舞着他的武士刀。麗德瞄準卜老福的右臂打去，沒有打中，祗好立刻撤退。他必須同時保護自己和手中的長棍，否則長棍碰着刀口，有若以卵擊石，必斷無疑。如果長棍不小心被砍斷，那自己這場仗也就敗定了。卜老福屈着右腿，突然飛躍過來，麗德急往左面縱避，但為時已遲，刀鋒從他的左肋上挑過，血涔涔流出來。但是麗德也不甘示弱，

乘卜老福尚未收招就雙手把棍從旁邊掃將過去，正好掃中卜老福的脛骨。卜老福怒罵一聲，拿刀去劈長棍，卻劈了一個空。他暴跳如雷地舞起刀來，斬劈砍剁一應俱全，麗德被迫得祗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在房中縱跳不休，煞是忙碌。卜老福眼見自己已佔了上風，更步步進逼絲毫不肯放鬆。麗德祗有沉着應戰，有一次給他覷準破綻，朝旁邊一蹬，單手把棍子朝卜老福上三路掃去，正好掃中他的右肩，再乘勝聲東擊西，發棍如雨，使卜老福身上着實挨了幾下。卜老福連忙改變戰略，口中連出惡聲，將刀鋒的目標指向長棍，終於給他砍中一下。着！刀起棍斷，去掉尺把長的一節。這一下可提起了卜老福的鬪勁，立刻反守為攻，改以麗德的腰腹為目標，連連猛砍猛剁不休。麗德拿着斷棍再也不敢大意，祗好拚命用棍擋開刀背，如果再被砍斷一節，那就此命休矣。麗德居於劣勢，奮戰有頃，手心中已滋出汗來，棍子使用起來滑膩膩地，感覺自己已不能再撐拒多久，做刀下之鬼恐已是一個時間問題。卜老福似有同感，認為結束戰局的時機已經到來，掄刀奔過來朝麗德的肚子砍去。麗德估計一下背後的牆和自己之間的距離，迅雷似地雙足一蹬，朝後縱去。僥倖之至，這一縱祗要稍慢半秒，肚子裏熱騰騰的五臟六肺就要被刀尖給一齊掏出來乘涼了。麗德到底不愧是一個善機應變的打鬪高手，他剛避過刀鋒便藉着衝撞牆頭的力量把自己反彈回去，在撲向卜老福的同時，用棍架開長刀，又隨手丟棄棍子，飛身而上，用雙手叉住敵人的咽喉。兩個汗下如注的臉幾乎要親蜜地貼在一起。卜老福狠命用刀柄敲擊麗德的腰部。麗德那裏再顧得到這種鑽心的痛楚，祗是一個勁兒用雙手的大拇指往下壓：：壓，似乎要壓到和隔着一個脖子的食指碰頭才肯干休。他聽到克啷一聲，武士刀掉在地上，緊接着卜老福的雙手在他臉旁亂抓亂扣，目的是在挖他的眼睛。麗德立意忍受一切，把全身力量都用在鋼筋似的十指上，他咬牙切齒地催促着：『死罷，卜老福！死罷！』突然間，卜老福的舌頭拖出來，眼珠幾乎要奪眶而出，碩大的身軀癱瘓下去。麗德仍不肯放手，十個手指仍緊緊箍住那個壯健的脖子，跟着卜老福的屍體跪到地上，他不視不聞，完全沉浸在報仇的殺慾裏。

慢慢地，麗德恢復了神智。和服上的金龍正在向他噴着火燄，他把自己僵硬的手指從死人的頸上解下，不屑多看一眼地上那張紫色的臉，就站起來。老天，站都站不穩了，頭痛得緊！下一步該如何？剛才不是心血來潮，想到一條絕妙好計？那裏去了？唔對了！他撿起地上的刀，從石頭甬道走回訊問室。鐘上指着十一點五十五分，午夜即將到臨。四十多分鐘前他還是一名待決之囚，坐在那張石椅上。一霎眼，他已重獲自由，但感覺上，他好像已經過了無數年月。麗德不敢怠慢，一直走到石椅旁的那隻泥濘披覆的

木箱。他用刀把箱子劈開。果然，裏面是一隻巨大的輪子，不出所料！他就跪在箱旁，用力去扳那隻輪子，一直把它轉到底。這樣會產生什麽後果？地球的末日跟着到來？管它！爲自己着想，三十六策走爲上策，目的既達，趕快脫離這個是非之地爲妙，否則，弄得不巧那幾十名黑龍會一齊尋上來可不是好玩的！但是，又要脫身，又要不和他們遭遇，倒是一件難事！從前門出去非和他們遭遇不可，那麽窗外是否有陽臺可通到別處？卜老福這裏的陽臺十九是環繞屋子的，出路應該沒有問題。麗德拉開窗簾，一看果然有陽臺，但是自己赤身露體，易被守衞發現，非要弄點什麽東西遮蓋遮蓋才好。這裏，最現成的便是卜老福身上那件華貴的和服了。麗德横着心從屍體上剝下衣服穿上，繫好腰帶，衣服的夾裏冰冷，好像穿上一張蛇皮。麗德看看撲臥在地上的婆娘，發現她還昏睡不醒，但是鼻息如雷，諒還好生生活着。妳那十惡不赦的老公已死在我手中，諒妳今後也作不出什麽怪來，就饒妳一條狗命罷！想着，麗德就從窗口爬出去。

但是，這一次他可沒有料對！這是一個兩頭都不通的死陽臺。他朝下一望，估計至少有十丈高。糟糕！但是他聽到頭頂上有哨子似的風聲。抬頭一看，原來是風刮着那條繫着大氣球的纜索所發出的聲音。哈，天無絕人之路，我麗德有救了，他觸景生情，想起從前看的小范朋友克主演的俠客片。他扮演俠客時常常從二樓的廊臺上飛身一躍，抓住大廳中的大燈架，然後像盪鞦韆似地擺渡到大廳的另一邊。這一個大氣球所產生的浮力如可把五丈來長的纜索綳得那麽緊，那讓它再負擔一個人的體重該沒有問題的罷？麗德疾步來到繫着纜索的陽臺角上，試拉一下纜子，發現緊得像根鋼索，這時下面忽然傳來鼎沸的人聲。會不會是那婆娘醒來叫人來拿他？如是，倒後悔剛才不補她一刀？現在悔之已晚，趕快開路要緊。他爬上欄杆，兩脚一手都夾住纜子，然後右手持刀一揮，把餘纜斬斷，把武士刀揷在腰帶上，縱身空中。

這個方法果然使得！充滿氦氣的巨大氣球根本不把他這一百幾十磅的身軀放在眼裏，非但不向下掉，而且因爲束縛突被解除，還乘着晚空的和風，猛然上升。這倒頗出乎麗德意料，因此當氣球飄過上層突出的屋翼時，他頭上的老傷又猝不及防地被刮了一下。這一下相當厲害，痛上加痛，幾乎害他因爲一陣突來的昏眩而鬆手墮地。幸而麗德具有無比堅强的意志，他堅決要活下去。大仇已報，再自己跌死豈非輕於鴻毛？所以，他的頭部雖受到劇烈的創痛，知覺全失，但是他雙手仍牢牢地抓住纜子不放，任由氣球緩緩飄送到月光映照的園子上空，滑過那癘氣氤氳的死湖上方，朝着大海的方向一點一點向上爬升。但是，他的昏眩祗是瞬息間的事。他睜開眼來時正好看到屋子上層的窗戶在吐出黃藍色的火舌，整幢巨屋似乎在月光中

搖幌不停，有若風中殘燭，將立刻面臨崩圮的噩運。麗德的手足開始酸痲起來，氣球上升的速度雖很緩慢，他的心中也不禁在暗自着急。但是他的注意力迅即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那房子的上層首告崩塌，然後一層接一層地倒下來。一條橙色的火柱從底下噴射出來，直上雲霄，隨着轟隆一聲，一股向四週幅射的灼熱氣流打到麗德所懸吊着的氣球，使他跟着搖幌了好一會才停。

這一股龐大的熱氣流同時也增加了氣球的飄飛速度。不一會，麗德發現他已在碧波萬頃的上空，然而他頭痛如搗，無暇爲自己的脫離險境慶幸，他得趕快想一個辦法下去才對。用不着多事考慮，麗德就知道要下去便得先上去。他咬緊牙關忍住頭上的劇痛，開始一尺一尺地向上猱升。對一個精疲力竭的人，這一段短短幾丈的繩子有若一條跑不到盡頭的路。有一兩次，因爲汗出手滑，反而滑下幾吋，使麗德不由得心中連連叫險，額上冒出黃豆般大的汗珠來。終於，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他攀升到一個有利的高度，騰出左手從腰帶中拔出長刀去刺頂上的氣球。氣漏出來了，氣球冉冉下降，麗德俯視下方，那平滑的海面有韻律地起伏着，好像在向他發出召喚：『疲倦的人，來罷！來躺在我的懷裏，我要讓你好好地休息！』俄頃，氣球的下降速度急劇增加，麗德再也無法抗拒大海的誘惑，脫手丟掉長刀，鬆開手脚，讓自己忘却一切煩惱與痛苦，跌入虛無縹緲的天空，跌入夢樣的柔和，詩樣的平安，跌入那有似億億萬萬根羽毛所織成的大海。

* * *

倫敦泰姆士報的訃聞版裏登出了一封讀者來信，投書人署名M。以下是這封來書的原文：（上略）貴報讀者諒必已在日前　貴報所作之報導中獲悉皇家海軍中校麗德業於一次赴日任務中宣告失踪，僉認已遭不測。本人痛惜之餘，今特證實渠之生存業已無望。惟本人忝爲麗中校之長官，對其彪炳功績，知之甚詳，深願借貴報一角略導其生平，諒亦爲讀者諸君所樂聞也。

麗德中校之尊人諱恩祖，籍貫蘇格蘭之格倫閣。母狄太夫人，籍貫瑞士。其尊人業商，爲我國威克師軍火廠之國外總代理，是故麗君幼年時所受之教育悉在異邦，其熟諳法德兩國言語，自不待言。當麗君年甫十一時，其雙親在法國作登山旅行，不愼墮崖喪命，其嬸麗霞綿女士即將麗君接回英格蘭東南之肯特加以撫養成人。霞綿女士博學多才，風範極佳，於操作之餘，並親自負責麗君之教育，直至約一年後麗君考入伊頓學院時始止。就讀伊頓實乃其　父遺命，然麗君竟毋視庭訓，讀甫兩學期即因與宿舍女僕發生桃色糾紛而遭校方勒令退學。其嬸無奈，設法將其轉校至費茲，該校非惟學術水準高，其對學生之體能訓練

，尤稱嚴格。麗君性孤僻，然亦好體育活動，因之不久即成爲該校之體育健將，曾兩度入選爲輕量級拳擊選手代表該校參與全英聯賽，並在十七歲畢業之前在該校首創柔道班。是年爲一九四一年，麗君虛報己齡爲十九歲，並得一服務於威克師之父執之助，以中尉官階，進入今國防部前身之某單位工作。由其服務深得上級激賞，故戰事結束時麗君已因迭獲晉升而至中校。即在彼時左右，本人開始參預部中工作，並以能接獲麗君願在戰後繼續服務之申請而深感欣幸。在其赴日工作之前，麗君業已獲擢升至主要工作員之官階。

麗德中校所擔負工作之性質雖基於保密之理由不能向外界透露，然有一點足言者，是即其部中同袍莫不認爲麗君智勇兼人，因此其任務亦類皆能圓滿達成。偶或由於其激進之主張而迕犯上級，蓋亦因其不得參預全盤戰略之策劃，與夫長時處於高度精神緊張之境地有以致之，實難引爲詬病。其最足令人敬佩者莫若其身處重危而臨陣若定之功夫，亦藉此化險爲夷，克敵奏功，譽者每將其媲美先朝名將納爾遜，洵非虛語。

麗德中校之豐功懋績既與國際治安有不可分割之關係，其名字喧騰於報章自亦屬不可避免者，而尤以歐洲爲然。然此類翔實之報導不免多少涉有英雄崇拜之成份在內，積之既久，麗君遂成爲大衆心目中之偶像，而此對麗君實有百弊而無一利，危害其本身安全殊甚，其於新婚甫畢即遭暴徒狙擊，即爲一例。今又有人，自稱爲麗君之至交兼前同事，竟以麗君爲主角編造故事，信口開河，繪影繪聲，歷歷若眞，究其實，無非投機取巧，騙取稿費版稅以遂私慾之流也。苟此人果爲麗君之友儕，彼豈忍心惟利是圖而置其友之生命於不顧耶？苟此人所道非虛，即令麗君大度勿究，本部亦當依據國家安全條例將其繩之以法，自無袖手不顧之理。因此，本人願向貴報讀者以及其他公衆愼重聲明此類書籍之內容盡屬空中樓閣，祗能以獵奇小說視之，而萬勿信以爲眞，則幸甚矣。

麗德中校之最後赴日任務對國家具有非凡之重要性，其壯烈成仁雖令識與不識同聲一哭，然其捨生卻仍無礙於其任務之圓滿完成。關於此點，本人已接獲該國之有關方面最高權威來電加以證實，亦差堪足以告慰國人者。總之，藉此一人四馬單槍之汗馬功勞，我國家之安全已獲得至大至亘之保障，是可斷言。

麗德中校於一九六二年成婚，其夫人爲法國馬賽馬安德老先生之獨女。該項婚事受暴徒之破壞，以悲劇終場，當時之報章已有報導。麗君無子嗣，亦無其他在世之親屬。

麗君生前嘗言：『生也有涯，吾豈可浪費時間？一日一時當善爲利用！』旨哉斯言，願我國人共勉之！

* * *

蹲伏在岩壁邊的親親看到一個好像展着黑色亘翅

的人形從天空急遽地落入海中，她立刻意識到這一定是她所期待着的人，像一名金牌選手聽到鎗響一樣，馬上竄身入水，以她生平未有的快速游畢這一段兩百碼的距離。麗德剛落入水中時被亘大的衝擊力碰昏過去，他的頭痛得快要裂成兩半，生命之燈幾乎被這一碰所碰熄，但他有强烈的意志要活下去，他立刻意識到如自己不掙扎圖存，平滑的大海將無情地把他吞噬掉。所以，當親親游到他身邊時，他正在奮力設法剝掉身上的衣服。

剛接觸時麗德還把親親誤認爲他的宿仇卜老福，立刻作勢欲擊。

『我是親親呀！』她迫不及待地說，『鈴木親親！你不記得了嗎？』

他一點都不記得。他祗記得卜老福的那張臉，他祗記得他要搗毀這張臉。但是，他的力氣已經用盡，再也打不動了。終於，他祗好軟弱無力地兕罵着，任由親親擺佈，幫他把衣服脫掉，並且開始把她的哀求聽進耳去。

『現在，太郎先生，跟着我游。累了就告訴我，我可以幫你一起游。這一點救人的工作我們不是都會的嗎？』

然而，親親游出去了，麗德並沒有跟上來。像一隻負傷的野獸，他祗是繞着圈子游；無力地，機械地動着他的四肢，親親回頭看見個郎變成這種樣子，凄然欲淚。他怎麼了？那死神屋子裏的壞人怎麼整他的？她柔聲哀求他好久，終於設法使他停止下來，馴順地讓她的兩臂自後穿過兩脅，又任她把自己的頭枕在她的兩隻奶子中間。她就這樣開始她那祗用兩腿的向後仰泳了。

對一個女孩子，這半哩路的艱苦游泳眞是一件驚人的行動。她祗可靠天上的明月和偶而回頭張望一下來定她的方位，看有沒有游錯。但是她終於成功，平安抵達終點，奮力把麗德從小海灣的淺水中拖出來，拖到就近的平石地上，然後她自己也精疲力盡地倒在他的身旁。

不知道過了多久，親親從麗德的呻吟聲中驚醒過來。他滿臉病容地坐在地上，雙手捧着頭，好像他的頭已經無法支持自己的重量一樣，失神落魄地痴望着前面的茫茫大海。親親也坐起來，親蜜地把玉臂輕放在他的雙肩上。帶着迷惘的眼神，他轉頭朝她看看。『妳是誰？我怎麼來到這裏？這裏是什麼地方？』他諦視她一下後又說：『妳很美。』

親親細看眼前的男人，突然心血來潮，打好一個絕妙的主意：『你什麼都記不起了嗎？連你自己是誰，和怎麼會來到這裏，你都忘記了嗎？』

麗德把一隻手放在額上，又輕輕敲敲，瞇起眼睛苦思了一番。『什麼都記不起了，』他疲態畢露地說。『我現在祗記得一樣東西。那是一張可怕的臉，一

個壞人的臉。不過，那個壞人已經死了。妳叫什麼名字？妳知道什麼請趕快告訴我。』

『我叫鈴木親親。你是我的愛人，你的名字是轟太郎。我們都住在這個島上，我們兩個是一起捕魚的。我們的生活過得很好。你自己還能不能走路？我要帶你去你住的地方，弄點東西給你吃，再給你找一個醫生。你的頭旁邊好像傷得很厲害，肋骨上也有一處刀傷。大概你是在危崖上拾取海鷗蛋時不小心掉到海裏的。』說畢，親親立起來，伸出雙手。

麗德握住親親的手，蹣跚地站起來。兩個就手携手沿着小徑朝鈴木家走去。但是，親親過門而不入，她帶着麗德繼續走下去，繞過屋後再往山上走，走到那雜生着山茶花的矮楓林裏去。她帶他走進小神社後面的那個山洞裏，指指寬敞的洞穴和乾燥的空地說：『這裏就是你的地方。我和你一起住在這裏的。你不在，我就把被褥拿去放好了。現在你回來，我再去拿就是。我還要順便帶點吃的東西來。好人，現在你躺下罷，好好休息休息再講。你這點病是沒有關係的，醫生很快就會把你醫好，恢復到從前一樣。』

麗德依言躺下，立刻沉沉入睡。

親親懷着歡躍的心情飛奔下山。她的男人回來了，她決心盡最大努力，想各種辦法來保有他。她不能再失去她的男人。

天即將破曉，鈴木家兩老已經醒來。親親興奮萬分地把今天的好消息和她的計劃輕聲地報告兩老，然後去忙碌地準備食物，又把被褥和麗德的洗盥用具，連同老鈴木最好的一件和服一起細成一個大包裹。她很小心地檢視每一樣東西。她不能冒無謂的險，讓麗德看到某一涉及過去的物件而啓開他的回憶之門。鈴木家兩老一向寵愛這個女兒，她想做什麼都是由她去做，從不加以干涉。老頭子祗溫和地表示最好去徵得神主樣的同意，以免將來可能發生麻煩。親親匆匆地把身上的鹹味冲掉，穿上自己那件棕色的和服，就帶着東西一溜煙地走了。

親親回到山洞裏侍候麗德吃過東西，等他舒服地躺在鋪好的被褥上又睡着後，便去晉謁神主樣。神主樣非常嚴肅地接待匐伏在地的小女人，他似乎預知她的到來。他舉起一手說：『親子姑娘，我已經知道我該知道的事情。地獄裏來的妖魔已經死亡，那妖魔帶來的女人也已經死亡，整個妖魔的地方已被破壞淨盡。正如六位地藏菩薩從前所昭示我們的，這一切都歸功於那位過海去殲除他們的壯士。他現在在那裏？』

『他受了極嚴重的傷，在小神社後面的山洞裏。神主樣，我愛他，我希望他不要走，我要好好照料他。他已經把過去的事情統統忘掉，而我正希望他永遠如此。這樣，我們就可以正式結婚，讓他從此變成一個黑島的子民。』

『傻姑娘，這是辦不到的。過了一個時期，他一

定會復元，那時他自然要回到他的故鄉去。上次跟他一起來的兩位政府官員，一位來自福岡，我們都認識的，還有一位來自東京，想必地位很高。他們不見他回去，一定要來黑島調查的，因為這位外人在他本國想必也有相當的地位，我們政府非得向他們作一個交代不可。』

『神主樣，那我就請求你告誡大家，有人來調查的時候，不要理睬他們。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姓轟的男子游泳去本島後從此就沒有再看到他。這樣說不是完了嗎？他們再能對我們怎樣呢？我希望和他在一起是對的，但是我決不勉强他這樣做。一旦他復元了，如他表示要回到他本國去的話，我非但不阻攔他，而且還要幫助他。他去本島殺那個惡人之前，我們一起去摸鮑魚，生活得很快樂。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等他健康恢復了，我還要繼續使他過和以前一樣快樂的生活。神明差遣這位英雄來為我們除害，讓他留在黑島接受我們的友誼和敬意直到天意叫他離去時為止，不是很合情理的事嗎？在他出發之前，我們兩個曾去拜見六位菩薩，求祂們賜福給我們。現在他回來了，等他健康恢復，我們不是該再去一次，叩謝神恩嗎？轟先生的平安回來，雖然主要是由於神助，但我自問也不無微功，能和他共同快樂地生活一個時期，在我當然最好是白首偕老，不也可算是神明賜我的嗎？』

神主樣閉目沉思一下，然後他面露笑容對足旁那張仰求的俏臉說：『親子姑娘，我們可以試試看。妳現在去把醫生請來，我有話囑咐他，然後妳把他帶去山洞給那位外人看病。村中的長老們，我自會關照他們怎麼應付政府的調查。妳自己在這幾個星期中需要特別小心，務勿使他給別人看到。等到風聲平靜後，他才可搬到妳父母那裏去住，那時他給人家看見也就沒有關係了。』

醫生跪在麗德身旁，地上攤着一張很大的人頭解剖圖，上面註着各種符號和說明。他輕輕地摸着麗德的頭顱，看有沒有破碎的地方。親親跪在麗德的那一旁，雙手握着他的一隻手，眼中充滿愛憐。醫生俯身向前，拿着一隻放大鏡，扳起他的眼皮細察他那呆滯的眼睛。親親聽到醫生的吩咐，趕緊去取來一小盆開水，用來擦洗麗德頭上再番受傷的地方，那地方已經腫起了好大一塊。然後，他在傷處撒了一些磺胺類藥粉，用綳帶把頭部乾淨俐落地包好。在肋骨上的傷口，他上了外科用的石膏。這一切都弄好，他就把親親叫到洞外，叮囑她說：『他恢復健康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要恢復記憶力恐怕不是短時期內能辦到的事。也許要過好幾個月，也許更久，要好幾年。他腦子裏專司記憶的顳顬葉已受到嚴重的損傷。在這個時期中，惟有妳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力。妳應該隨時隨地向他提起過去他所熟悉的事情，人物，和地方，使他

終有一天能把這些零星的事實串聯起來而豁然貫通。當然，站在醫學的立場，最好讓他沿着到這裏來的原路再去玩一遍，或者至少到福岡去照一張X光片。不過，根據我剛才的診療，他的頭骨並沒有破碎的地方。再說，神主樣已經囑咐過不能讓他公開露面，我們都得爲他的留在本島保守秘密。而且，至少在一星期內，病人絕對不宜移動位置，所以我們暫時讓他維持現狀好了。』醫生思索一下後又說：『既然神主樣已經把看護他的重任交付給妳，我要把該注意的地方一一告訴妳，希望妳千萬不要疏忽。』接着醫生就仔細地把病人飲食起居的細節不厭其煩地講解給親親聽，最後他說：『那我走了。我會遵照神主樣的囑咐每隔一兩天待天黑無人後才來看他，這樣人家才不知道這裏藏有一個病人。』

就這樣日復一日倏忽過了幾個星期。在這幾星期中，警察人員頻頻光臨黑島調查麗德的下落。自然，在村民守口如瓶的情形下，調查是不會有什麽結果的。終於，那位威嚴無比的田中先生親從東京趕來，也是沒有結果。最後，有一個能講流利日語的澳大利亞人也來到這個偏僻的小島。雖然這麽多調查人員中要算他最難對付，可是機靈的親親還是把他擋回去了。麗德的健康漸漸復原，親親已經可以在晚上帶他出去散散步，或者到淺灣裏游游泳，同大衛玩玩。親親把海人和黑島的掌故一一講給麗德聽，逢到他問起有關黑島以外的世界時，她總是巧妙地加以規避了。

寒冬來臨，海人們收起海上的活計，開始從事漁網船隻，和房屋的整理修補工作。麗德從山洞中搬回到鈴木的家裏，藉着做零碎的木匠工作和從親親處學習日語來打發時間。他的眼神已不再呆滯，不過好像仍包含着一片空茫。他告訴親親說他常常在夢中到達另一個世界，裏面都是大城市和白人，衣飾文物和他眼前所見的都迥然相異，有些人他還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親親安慰他說這不過是做惡夢罷了，她自己也常常做這類夢，不值得放在心上。漸漸地，麗德爲環境所薰陶，開始接受他所居住的小屋和展現在面前的大海是他唯一的世界。親親一直很小心地避免讓麗德看到對岸本島上的那道高高的岩牆，深恐這道岩牆無情地觸動了他追溯到前塵往事的靈機。但是，過了五月底，摸鮑魚的季節一開始，要她的情人不看到這道牆頭是不可能的，那時她該怎麽辦呢？親親無法解答這個問題，惟有把一切付諸天命，讓菩薩來爲她決定罷。

醫生對麗德記憶力恢復的毫無進步甚感意外，他祇好重下判斷，認爲他的記憶神經已遭澈底破壞，今生已沒有希望想起已往的種種。他向親親表示捨此以外，麗德在生理方面已健康一如常人，在心理方面他也滿足於現狀，所以繼續診治已沒有必要了。對醫生的話，親親存有一點疑惑，卻不好意思向醫生明言，而這一點也正是她最近煩惱的由來。從麗德住在山洞裏開始，後來搬回家中，一直到現在，她和麗德都是同枕共被，每晚她都等待他向她做愛，可是他最多同她親親嘴，握握手，從來沒有進一步的表示。她赤着身子儘量和他貼近，還用手去逗引他，可是依然沒有反應。開始時，他傷口未癒，那倒還情有可原；但是現在醫生說他健康已一如常人，那怎麽還是這副死樣子呢？終於她再也無法熬下去，就羞答答地去跟母親商量。倒底母親年老識廣，她說：『男人是很奇怪的，有時貪得無饜，煩死人，有時食慾不振，卻又想死人。他經過這麽大的一場災難，也許連怎麽做愛也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乖孩子，別慌，過一個時期他自會想起來的。』親親感謝母親的忠言，但是她不能消極地讓男人自己想起這項被遺忘的、美妙的藝術，她要積極地自行設法使愛情的爐火重行熊熊地燃燒起來。

於是，有一天，鈴木親親宣稱她有東西要買，就搭了每週一班的定期船出發到福岡去。到了這個熱鬧的城市後，她自個兒東尋西找，終於給她找到一家專賣滋陰補陽藥品和避孕材料的小商店。這種小商店到處都有，可算是日本文化的一項特色。這家小店的招牌叫做『快活屋』，坐在裏邊櫃枱後面是一個長着灰鬍子，滿臉邪氣的老頭子，櫃枱裏陳列着瓶瓶罐罐的補品和一應避孕物品。親親向老頭子道明來意，老頭子就問她身邊有沒有五千圓錢。親親點點頭，老頭子就站起來去把靠街的門關好，然後叫親親跟他到店堂的後進去。

老頭子從一張長凳下面拖出一隻鐵絲籠子，籠子分成四格，每一格裏有一隻巨大的癩蝦蟆，瞪着眼睛坐在籠底墊着的青苔上。在親親好奇的注視下，他把籠子放在長凳上，又在一隻抽屜裏取出一個金屬的機件。這是一塊半尺見方的金屬板，當中有一隻小小的鐵絲罩子，大小剛巧能容納一隻癩蝦蟆。老頭子小心地從大籠子裏捉出一隻癩蝦蟆，把它放入金屬板上的罩子裏，它就祇好乖乖地坐在那塊金屬板上。然後，他把一隻大型的汽車用蓄電池和金屬板平放在一起，將電池上的電線接上金屬板。電源一接妥，他就對那隻可憐的小東西喃喃說了些好話，便退在一旁。

未幾，在鐵絲罩接受電刑的癩蝦蟆就微微地發起抖來，它那對暗紅色的大眼睛憎恨地瞪着親親，好像它心中明白今天所受的苦難應該歸罪於她。老頭子俯着頭全神貫注地觀察着籠中的囚犯，當他看到它那全身滿佈疙瘩的皮膚上冒出汗珠來時，他就滿意地搓搓手，一面去找出一隻有細長柄的鐵匙和一隻小玻璃瓶。他鬆除罩子，癩蝦蟆已全身麻痺，不能動彈，他就小心翼翼地用鐵匙把它身上的汗珠刮下來，倒在小瓶裏，一共倒得半茶匙模樣晶瀓的液體。老頭子用軟木塞把瓶子蓋好，把它交給親親。她誠惶誠恐地捧着它，

好像這是一件稀世異寶一樣。老頭子然後鬆開電線的接頭，把那隻吃足苦頭的癩蝦蟆放囘大籠子裏去。他向親親一鞠躬。『如果顧客有誠意要買這種寶貴的東西時，我總是請他們親自來看「蒸餾」的經過，免得他們不當地懷疑我掛羊頭賣狗肉，在瓶中裝幾滴普通的冷水哄騙顧客賣大錢。剛才，妳小姐已經親眼看到這是道地的蝦蟆汗。我祇是給那隻蝦蟆一次輕度的觸電，它所受到的不舒服是暫時性的，過一會它就復元了。每出一次汗，我就特別多餵它一些蚊子蟋蟀之類的小蟲，作爲慰勞。還有這個，』說着，他到櫥裏取出一隻放丸藥的小盒，『這是壁虎粉。妳把這兩樣東西，蝦蟆汗和壁虎粉，放在妳愛人的晚飯裏，到時候保證會產生百分之一百的靈驗效果。不過，爲了使他在心理上同時有所準備起見，我這裏還有一種非常精彩的「枕中書」不但可以激發你們的靈感，而且還提供一項良好的參考。很便宜，祇賣一千圓一本。這樣一來，生理心理雙管齊下，我絕對保證有效。如果無效，妳來找我老頭子好了，妳今天付的錢我一定加倍奉還！』

『但是……什麼是「枕中書」呢？』

老頭子馬上在壁櫥的下層抽屜裏取出一疊書中的一冊，這是一本裝訂簡陋封面樸素的書。親親接過來，翻到第一頁一看，馬上羞得粉臉通紅，一隻手去掩住嘴巴。但是，由於她稟性仔細，不是一個輕易受騙的人，她要察看底下是不是僅是一些白紙，就繼續翻閱下去。每一頁都印有顯示男女性愛的春宮圖片，畫得倒很精細，纖毫畢現，神態若眞。『好罷，』她把書還給老頭子。『請你給我好好包在一起。』她就打開錢包，點數起錢來。

囘到店堂中，老頭子把包好的東西交給親親，打開店門，深深地鞠躬送客。親親恐人撞見，不暇多禮，胡亂點一下頭就閃出屋子，急急朝碼頭走去，她的神情就好像正做了一件太壞的壞事一樣。但是，等她上了駛囘黑島的船時，她的罪惡感已消除無遺；相反地，她心中充滿興奮和期待，並且在私下編造一個謊言，以解釋她得到這本書的由來。

麗德已經到碼頭上來接她。像這樣的分別在他們還是破天荒第一遭，雖然一共沒有幾個鐘頭，麗德却已想念她得要死。兩個歡欣地重逢，馬上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對方，就手携手在碼頭上的船隻和漁網中間穿梭般邊走邊談。人們都掛着笑容朝這一對情侶看，却沒有人向他倆招呼。因爲神主樣已詔示村民這位外人英雄並不存在本島，而他的話是沒人敢加以違反的。

囘到了家，親親高高興興地開始準備晚飯。這天晚上，她要弄數寄燒給大家吃。數寄燒(すきやき)是把切得極薄的牛肉放在預先盛有微量鷄油或猪油的碗裏略微煎一下，拿出來放在隨各人自己愛好而調理出

來的一碗湯汁裏醮一醮，便可吃了。這碗湯汁別的作料都隨各人所喜可放可不放，可多放也可少放，唯有一隻生鷄蛋却是必需攪拌在裏面的。這是一道日本的國菜，相當於中國的涮羊肉或火鍋，就是日本人的數寄燒是乾煎的，而中國人的火鍋却是帶湯的罷了。還有一點分別，就是吃到最後，中國人公鍋裏的湯愈來愈鮮，日本人各人自己醮東西吃的那碗汁水愈吃愈鮮，所以這碗汁水往往到末了被吃光大吉。海人們住在孤立的島上，平時祇有魚吃，沒有肉吃，所以有機會上城的話，總要帶點肉囘來解解饞。今天，親親做數寄燒給大家吃，一方面固然是這個原因，另一方面却是要把她買來的那兩種春藥秘密地攪拌在雜有多種香料的那碗湯汁裏，使對大和料理原本不太內行的麗德無從吃出其中藏有異味。在把蝦蟆汗和壁虎粉傾入麗德的那隻小碗和隨後攪拌的時候，親親感覺自己的手一直在發抖。終於，她一切準備齊全，就把一應食具端出去在矮桌上一一放好在佇頸以待的家人面前。她自己跪在一旁準備添菜端飯，招呼一切瑣事。

麗德吃得味道好極，把面前的一碗湯汁吃光後，還叫親親盛點白飯在碗裏，就用白飯揩抹餘瀝，揩得乾乾淨淨，像洗過的一樣。他極口稱道親親烹飪術的高明，喝完茶抽好煙後，他就向大家告退，囘到他們小兩口子的房裏，通常他都是在上床前補補漁網搓搓漁索。親親匆匆忙忙地自己把飯吃畢，幫母親洗碗抹桌，芳心中一直在猜度今晚的他是不是會有點不同。

她今晚吃飯雖匆忙無比，可是在梳頭擦粉上却非但一點不肯馬虎，而且還化了比平常加倍長的時間。中國人說：『女爲悅己者容。』眞是一點也不錯。親親在鏡中左顧右盼，自感滿意後，方始帶着一顆有如小鹿在跳的心，姍姍走入房內。

麗德既不在修補漁網，也不在搓弄漁繩，他在用功看書！他指指手裏的枕中書，抬頭笑起來說：『親親，妳什麼地方去弄來這一本書的？』

親親吃吃笑起來。『唔，這個！我忘了告訴你。我在福岡碰到一個不認識的討厭鬼，硬要跟人家講話，人家不理他，他就把這本書塞在人家手裏，還約人家晚上到一個叫什麼福海旅社去碰頭。我爲了要他走，就把書收下來了。這種書是爲愛人們準備的，我們管它叫「枕中書」。裏面的畫你看畫得還可以嗎？』

麗德更不作答，站起來就把衣服剝掉，順手一丟，指指鋪在地上的軟軟被褥，狂野地命令道：『親親，把衣服脫掉躺在那裏。我們就從第一頁開始好了！』

＊　＊　＊

多去春來，漁季又告開始。但是，現在親親潛水時不用再穿衣服了；不消說，麗德和大衛都是她的好幫手，名貴的鮑魚有時多，有時少，沒有準兒。天氣却始終那麼好，陽光普照在澄藍的海洋和蓋滿燕子

花的山頭上，使人生受到莫大的鼓舞。等到點點櫻花轉成一片絢爛時，人們臉上難掩的喜悅神情更隨着各種忙碌的活動到達了顛峯。惟有親親，她心中梗着一件事使自己無法盡情歡樂。生理上的異狀使她意識到自己肚中已有孩子。她想挑一個合適的時機告訴麗德，但又無從測知他是否會主動提起結婚的事來。

有一天，當他們兩人又一起到小海灣去的時候，麗德顯得有點心神莫屬的樣子。他要親親慢點把小船拉出來，他有重要的事和她談。親親的心不禁狂跳起來，連忙找一塊平坦的石頭坐下，期望地抬頭看着她的情郎。

麗德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張團皺的紙頭，把它遞給親親。她把紙頭接過來，心中打着哆嗦，知道她所最懼怕的事情終於來臨了。這張小紙頭是從掛在廁所裏的舊報紙上剪下來的，上面有幾個英文字。她一向很小心地把報紙上含有英文字的部份剪掉丟棄，以防萬一，這一張紙不知他在那裏撿到的，恐怕還得怪自己大意，沒有把這類紙頭澈底銷毀。

麗德點點紙頭。『親親，這個外國字「海參威」妳知道嗎？這大概是一個地名，好像是一個大國家的地方。我猜想這個大國家就是俄國。海參威這個地方似乎和我有某種牽連。妳認爲對不對？』

親親不顧破壞自己對神主樣所作的諾言。她把兩手掩住臉，強忍心中的痛苦說：『太郎，你講得對。但是你和這個地方有沒有牽連我是不知道。』

麗德遽然落入沉思之中，良久他才說：『我感覺我過去的生活和這個俄國有密切的關係。我來黑島之前究竟在做什麼？親親，我眞希望妳能幫我忙，一起來發掘我的過去。不知道妳願不願意？』

親親把手從臉上移開，平靜地望着他。『我當然願意，我的愛人。』

『既然如此，我首先必須到海參威去。也許，到了那裏，我就能想起我一部份的往事，把我的生命之謎一段一段解答出來。』

『太郎，你說這樣辦好就這樣辦罷。明天正好有船去福岡。我在福岡送你上火車，把怎樣走法告訴你。據廣告上說，我們可以從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到達連接俄國本土的庫頁島。從庫頁島去海參威諒必不成問題的。不過，你要小心，俄國人好像不是一種友善的人民。』

『他們總不會加害一個來自日本小島的無辜漁民吧？』

親親心中難過極了。要不是爲了自己的自私，他怎麼會變成蕞爾小島上的一個漁民？如果自己並不愛他的話，他一定早就囘到故國和他的鄉人共敍一堂了。但是，自己實在太愛他，而愛是沒有罪的。即使現在，她也不願捨棄他而勞燕分飛。她要和他共同廝守一輩子，那她是不是可以跟他去呢？跟他去的話，第

一，兩人先要正式結婚；第二，自己得向自由自在的海人生活告一段落而去學着過西方人的生活，而這正是她所絕頂討厭的。但是，反過來說，要他過一輩子的海人生活豈非相等於叫自己改紘易轍，去過一輩子的英國城市人生活？自己辦不到的事怎麼可以叫人家去辦，愛是犧牲捨己，而不是巧取豪奪。這樣一想，他已在這裏住了這麼久，實在可算不錯，至少已經替自己的一生憑添不少篇段幸福的囘憶，自己實在不宜再貪心，把這種天賜之福用人爲的方法和不誠實的手段延長下去。再說，他撿到這張自己丟棄的紙頭不正也是天意嗎？天意是不可違反的，否則一定會受到懲罰。不過，既然讓他去，也得換一個方法。海參威不是一個好地方，這種地方在沒有搞清楚之前是萬萬不宜去的。親親想，今晚也許是最後的一晚，她要把心中的話全告訴麗德，並要向他對自己的好表示眞心的感謝。明天一早她要帶他去求見神主樣，請他設法送他囘祖國。以神主樣的地位，他自然可以去找福岡和東京的大官。那些來黑島找過他的人一定知道他從何而來和該如何囘去。至於怎麼向那些人解釋他的失踪和重行出現，那還是讓智慧的神主樣去擔心踪罷。

親親心中思緒萬千地幫麗德把小船拖移到海裏。她爬上船，坐在船尾的老位置，等麗德上來，讓他那一雙堅實的大腿和膝部把自己的雙腿如常那樣夾在當中。麗德也坐上船，把槳按好。最後是大衛，牠跳上船頭，擺起一副王者的架子來。麗德估量一下海平線上別人船隻和自己相隔的距離，開始揮動雙槳。親親對他浮起一個親密的笑容。陽光曝晒在他那寬闊的背肌上。對麗德中校而言，今天萬里無雲的大好天氣正和往常一樣，並無絲毫不同。

當然，這小船上的划子安知道自己就是那蜚聲國際的麗德中校？他安知道這個名銜和魔法44的控制站海參威糾連起來所產生的意義是何等的重大？如果我們能借用田中老虎的語彙，那麼他在黑島的那一段生活，甚至他和鈴木親子間的那一本哀艷戀史，都將如『雀淚』那麼微不足道了。

—全文完—